

4

三
著水恨張

記人



讀者注意

1. 本書另租閱者三天逾期
不還概以每天二百元計
算
2. 包月期滿不還與月租同
3. 本書出借時清潔完好者
有撕毀或塗寫照價賠償

張恨水著

斯人記

下冊
大角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35 4153B

勿塗寫損壞
閱者注意請

上海百新書行
里社咀

上海市江口區
五和書行
地址：江西北路塘沽路口

513842

第二三回 書不療貧無錢難贖命 花如解語有酒可澆愁

這趙家的主人翁，是一個旅長，現在已經出征去了，北京公館裏，只有兩個太太和少爺小姐們。這天金太太來了，由趙家正太太外而各廳來相見。趙太太先道：「啲！今天下雨的天你怎樣也出來了。」金太太笑道：「我是無事不登三寶殿，今天有點事來相求，所以下雨也只好出來。」金太太和趙太太是對面坐在長椅上的，金太太却對着趙太太的臉平視着。見趙太太的臉，微微泛上了一點紅暈。她的頭也有一點偏，似乎是躲開人家的眼光。金太太胸脯一伸，輕輕咳嗽了兩聲，然後說道：「我們先生存在府上的一點款子，好久也沒有算過賬了。我想和趙太太算一算。這兩天家裏很短錢用，我想在你這兒帶一點款子去用用。」趙太太道：「啲！這件事，我倒聽到說過一點。不過這種款子，是金先生陸續續付過來，交給我們旅長的。錢是多少，是怎樣一個辦法，我全不知道。我們旅長出差去了，這種銀錢的事，我可是不能作主，怎麼辦呢？要不，讓我寫信問我們旅長呀。」金太太以為和趙太太從容商量，趙太太多少總要通融一點款子。若據現在趙太太所說，却是完全不管的神氣。本來這些款子，並不是自己送到趙家來的，也不會大家當面，結過一回總數目，如何能一定和人家索償呢？便笑道：「我們又不是外人，這還忙着問些什麼呢？我今天來，不過是因為手裏缺錢，想來通融一點款子罷了。」趙太太聽了這話許久許久，沒有作聲，然後笑道：

書不療貧無錢難贖命 花如解語有酒可澆愁

勿塗寫損壞
讀者注意請

：金太太難得來的。他們來往的賬目，且不管他，就是以金太太冒雨來到舍下而論，只要
可以幫忙之處，自然總要幫忙，但不知道金太太要多少錢。金太太心裏想，如此一說，分
明我是來借錢的，不是來索債的了。依着自己的脾氣，就想不要錢，可是自己家裏，這兩
天正用光了，況且金老先生又病着，不能不預備一點錢。便道：隨便罷。若是多通融幾個
，那就更好。趙太太笑道：請金太太等一等，我就來，於是起身入內去了。金太太一想，
就是讓她自己去籌畫，總也有個幾十元拿出來，不開口要多少，也是一個法子，少了，她
總拿不出手的。趙太太進去以後，約莫有半個鐘頭這才出來，手裏拿着十塊現洋，就送到
金太太面前茶几上，望着她笑道：我們旅長這個月的家用還沒有寄回來，手邊也是很恐慌
，就只湊付得了這一點子，真對不住。說話時，那臉上的笑容，越發的濃厚。金太太看見
這十塊錢，心裏非常的不高興，想憑着我們多年朋友的關係，來借個二三十，也不應該拒
絕，不料她把我們存款的事情，一筆抹煞，却只拿十塊錢出來，這分明是有心賴債。本想
不要這錢，一來手邊實在缺錢用，二來存了幾千塊錢在趙家，是沒有字據的，還是和他翻
了臉，他們索與不認賬，我們怎樣和他們打官司去？金太太心裏如此盤算着，只好懶洋洋
的笑道：蒙你情了。趙太太笑道：事情不湊巧，我們很慚愧了。王媽，給金太太雇一輛車
，要雨蓬不漏的。說好了，在我這裏來拿車錢。她說着這話，可就歪了子向着窗戶外。金
太太看到這副情形，便站將起來。趙太太笑道：別忙這一會子功夫啊！讓他們先雇好車。

金太太道：不必客氣，我一邊走着，一邊雇車去。趙太太便伸手一攔道：那可使得不得，胡同裏全是泥漿。王媽，快一點兒雇車去。金太太心裏，已是憤不可遏，那裏還肯多坐一分鐘，笑道：不要緊，不要緊，出門就有車。說着，就勉強走了出來，看到車子，也不說多少價錢，坐了車就回家了。到了家裏，金繼淵正放下了書，眼已望着窗戶外，見金太太推門進來，他先笑了，問道：拿了多少錢回來了，我想起來了，趙旅長不在家呢，趙太太能作主拿多少錢呢？金太太一聲也不言語，只板着臉，坐在一邊，半晌，歎了一口氣，金繼淵道：也許趕上人家手邊不便了，這無非多跑一趟，算什麼？金太太道：若光是跑一趟，那要什麼緊，可是據我看來，人家要把我們的錢，根本不承認了。於是就把趙太太所說的話，和他說話的態度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金繼淵一聽，也覺得情形有點不妙，但是說到賴賬一層，似乎還不至於，便道：太太們的眼光淺，自然只知道拿錢進去，不知道拿錢出來。這事等我病好了，和趙旅長仔細算一算。無論如何這多年的好朋友，總不能因為錢財上翻了臉。金太太原是一肚皮疑懼，現在看金繼淵的情形，却非常之鎮靜，似乎不至於出什麼事，自己又何必白操心，因此想開一點子，也就不說什麼了。不過金繼淵的病勢，到了下午，還是不大見好，他那瘦削的兩頰，竟淺淺的起了一層紅暈，伸手一摸，兀自燙手。金太太便道：你果然病了，睡是睡不好的，依我說，也去找一個大夫來瞧瞧罷。金繼淵頭睡在枕頭上，擺了兩擺。金太太道：你不要捨不得錢，只要身體好，多少錢掙不出來呢

書不療貧無錢難贖命 花如解語有酒可澆愁

？金繼淵閉着眼，沒有答覆。金太太知道他的脾氣固執的，也不能十分勉強他請醫生，只好給他蓋了蓋被，又燒了一壺熱水，預備給他泡茶喝，自己便坐在一邊來陪着他。可是金繼淵在這天下午就覺得病勢愈發的沉重。到了晚上，他的精神，已有些糊塗，熱度只管增加，人是只管要睡。金太太這不由得不着急起來，連夜就把一個同鄉大夫找來了。好在這大夫念同鄉之情，只要了五塊錢馬金，開了一劑發散藥方子而去。金太太看床上的病人，不敢耽誤，又親到藥舖裏檢了藥回來給他熬上，服侍着他吃了藥下去。金繼淵清醒了一會，見她進進出出，鬧個不歇，便哼着問道：太太，還在下雨嗎？金太太道：還在下呢，更下得大了。金繼淵道：這藥是你檢來的嗎？多少錢？金太太道：錢不多，三毛多錢罷了。金繼淵道：是誰替我瞧的病，大夫出馬，至少也是兩塊錢啊。金太太坐在一邊就着床頭邊桌子上的油燈作女工，只點頭哼了一聲，沒有答覆。心裏可就想着，這藥倒還見效，若是明天再請大夫來一次，這病就可以好了。但是一共只弄來十塊錢，連馬金藥費車錢，已經用去六塊多了，明日那裏找錢去？說不得了，明天到學校裏和會計商量，借個十塊八塊，看我們先生教書多年，又是害病，或者可以通融通融。一個人這樣想着，就沒有留神床上，猛然一抬頭，只見金繼淵臉上蓋着一本書不見一絲動作，這倒嚇得心跳到口裏，連忙書揭開，只見金繼淵睜着兩眼，長長的哼了一聲。因板着臉問道：你這是作什麼？金繼淵皺着眉道：我一點力氣沒有，書都拿不動了。金太太道：你弄到這一步田地，都是爲了書

現在病得手抬不起來，還要有什麼肯頭書？書還是能吃呢？還是能當一個大子兒用呢？說着，走了過去，伸手把金繼淵的書一把搶了過來，向地下一摔。金繼淵哼着道：你不要我看書，原是好意，你又何必把書來拋在地下，說着任枕上昂起頭來，只管側望着地下。金太太總覺他是一個病人，又不忍使他着急，只得將書極了起來。金繼淵在床上，長歎了一口氣道：甯可天下人負我能了。自這時候起，他的病勢，更覺得沉重，也不再要書看。過了一夜，到了次日早上，金太太看金先生的病，雖不十分危險，上幾歲年紀的人，究竟精神大為衰弱，不能不加意診治。可是家裏因為學校欠薪一年有餘，這一向過日子就是金先生在外面隨時張羅錢來應付的，家裏統共不過有三四塊錢，如何來調養這病人。自己一急，也不覺得五衷煩燥，好像有病一樣。不吃不喝。老媽子做好了飯，只讓兩個小少爺吃。納悶納到了下午，居然想起一條計來，私下把金先生常說的幾部明版書，用個包袱了，坐一車子，就到金先生幾位老朋友家裏作押賬借錢去。偏偏這日是星期，一個人也不在家，都沒有找着。半路走過一家當舖，發了癡心，送到當舖裏去當，當舖夥計將包袱打開，笑了起來，對她道：大嫂，自從盤古開天地，你聽說那家當舖當書的。金太太把一張臉臊得通紅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，將書包着，又夾了回去。老頭子頑固得糊塗，有了錢，既不置產業，也不存在銀行裏，偏說是朋友家裏穩，要存到朋友家裏。現在錢存在人家腰包裏，反客為主，倒要去哀求人家施捨。病了沒有錢醫治，也是活該，我爲他尋着什麼急

書不療貧無錢難贖命 花如解語有酒可澆愁

二六七

勿金寫攝
閱者注意請

心裏這樣想着，把想法子弄錢的心思，就完全打銷。回得家去，把書包放下，慢慢的走到金繼淵床面前來。只見他雙目緊閉，兩個瘦頰，却增了一層紅暈。顴骨高撐起來，把那兩個眼眶，越顯得凹了下去。嘴下那幾根稀疏的鬍子彷彿都現着枯焦，蓬亂起來。伸手探了探他的鼻息，越是急促而不自然。金太太心裏不由得劈！劈！又亂跳起來，便問道：驢兒爸爸，驢兒爸爸，你身體現在怎麼樣了？連叫幾聲，却不見金繼淵答應一聲。金太太將手輕輕的搖撼了幾下，金繼淵哼了一聲。金太太心裏一焦急，却只管望了病人發呆。還是老媽子進來問道：太太。我看老先生的病，今天很是沉重，你還得找大夫瞧瞧，這可不是鬧着玩的。金太太望着床上，本也就包含着一把眼淚，經老媽子這樣一說，不禁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老媽子連連搖手道：太太，太太，這不是哭的事，再說你也別當着病人這樣哭。金太太在身上掏出手絹握住了嘴，便到隔壁屋子裏去坐着垂淚。老媽子看見太太傷心，也走了過來解勸幾句。金太太兩行眼淚如雨一般，由臉泡上滾將下來。一面哽咽着道：說若有個好歹，這一家人怎麼辦呢？一語未了，索興放開聲音哭將起來。老媽子道：這不是哭的事啊，你還得趕緊找大夫啊，現在可是一刻工夫也不能耽誤了。金太太覺得也是，揩着眼淚，連忙打開箱子，挑了幾件衣服，交給老媽子去當，等老媽子當了錢回來，才親自出去找一位有名的賈濟世大夫。這位大夫在北京城裏，很有名聲，在普通社會裏。沒有不知道他的。金太太找到他家裏，倒是在家可是他家的聽差說，大夫這就出門，要看兩三

家的病。第一家是錢總長家，遠在後門，到你們那兒，要晚一點，回家去等着罷。金太太道：可不可以請大夫先上我們那兒呢？聽差瞪着眼道：掛號總有一個前後啊！你那麼着急，怎麼不用汽車來接我們大夫。金太太心裏有事，也不便和他計較，只好先回家去等着。過了三個鐘頭，天色已大黑了，這才聽到劈拍幾下敲門聲，接上有人說道：大夫來了。老媽子出去一開門，只見電燈光下，爛泥地裏，橫着一輛八成舊的馬車，拉車子的馬，把頭垂着要與膝蓋相着，似乎也就生了病，馬車門開了，下來一個穿長袍馬褂，頂着盆式呢帽的老先生。他用手牽着衣服的下擺，脚尖點着地，搶着走進門來，說道：是這家嗎？老媽子看他這樣，便是賈濟世大夫了，可不能怠慢。連忙答道：是是！我給你拿個燈來罷。賈大夫道：用不着，你在前面引路罷。老媽子於是把他引到書房裏來，讓金太太相陪。金太太本想謙遜兩句，那賈大夫却不讓他開口，先就說道：病人在那裏，先瞧病罷。金太太將賈大夫引到床邊，請他在一張方凳上坐下。床沿上已經壘了一疊書，金太太把金繼淵的一隻手從被裏引了出來放在書上，那賈大夫馬上俯着身子，伸過一隻手去按着脈。他那手上的指甲，準有一寸來長，黃黃的，黑黑的，活像一個烏爪子。只當金太太對他手指甲出神的當兒，他已把病人的右手脈看好。對金太太道：換他那一隻手來按按。金太太將病人的右手放進被去，牽扯了半天，只把他在床裏邊的一隻左手引出被來。賈大夫見他費事，便站起身來，迎上前去，執着金繼淵的手，按了一按。看他閉了眼睛，偏着頭，嘴上兩股八字

鬍，略動了一動。他似乎已探得了病源，點了一點頭，將病人的手捧下，便揚着面孔道，不要什麼緊，重感冒罷了。從前吃過那個大夫的藥？金太太便說沒有請大夫，是一個同鄉瞧的。賈大夫冷笑道：病也是鬧着這玩的嗎？怎麼把這個講起同鄉交情來。不是當醫生的，那裏可以叫他看病。一面說。一面走到書房那邊去。金太太看他情形，倒好像是這病治得有些不大對路，連忙在後面跟了上去，問道：先生，這病怎麼樣？不要緊嗎？賈大夫且不睬她，見桌上已經擺着現成的筆硯，就伏在桌上，行書帶草，開了一個藥方子。寫畢，對金太太道：馬上就檢了來給他熬着喝下去，明天上午，就可以好了。說着，金太太一看，這也用不着留茶了。便將一個五塊錢的紅紙包拿出來一伸手要遞給賈大夫。賈大夫看見並不接着，皺了眉將頭一擺道：你可以交給我的小馬車夫。金太太見他先一搖頭，倒以為他是貧病施診，並不要錢。後來他說交給小馬車夫，才知道，他是有一點不好意思。便將紅紙包交與老媽子，讓他送到門口，交給小馬車夫。小馬車夫接着那紙包，當面打開來，看了一看，見是五張一元的鈔票，便一張一張的點了，對老媽子用手一揮道：沒有錯。老媽子道那怎麼會錯呢？請了大夫來，能說不給錢嗎？說到這裏，恰好賈大夫由裏面出來了，小車夫搶着去開車門。老媽子也就沒有再說什麼，目視賈大夫坐上馬車，闔了門進來。金太太想，既是這藥吃下去就有效的，也不可耽誤了。因此吩咐老媽子看着病人，自己便上街去檢藥。趕着回來，還不過十點鐘，趕忙興了一爐子火，把藥熬好了。服侍着金太太

把藥湯喝下去。這個時候金繼淵病的越發沉重，人已昏糊裏糊塗的，一點什麼事也不知道。金太太想，幸而今晚上請了大夫，若遲到明天早上，又不知怎樣了？這一晚上，金太太以爲藥吃下去了，倒有個把穩，便放心去睡覺。金繼淵上半夜裏，還哼了一陣，到了下半夜，也就睡得很好。金太太覺得這藥果然有點效驗，也就寬心許多。次日清晨起來見金繼淵直挺挺的躺在床上。臉色由蒼白變成了瓦灰，那裏都不曾有一點挪動。自己站在床面前，先看着不免有些害怕，越害怕就越着急，伸手一摸金繼淵的鼻息，半晌，才覺得有一絲涼風拂着指尖。便伏在床沿上，連喊了幾聲驥兒爸爸。金繼淵似乎有點知覺，那珠兒旁邊一轉，兩粒豆子大的眼淚，由眼角流到臉上。金太太嘆道：驥兒爸爸，你要明白你去不得啊！老媽子聽到這邊屋子裏哭聲，手上拿了一把掃帚也站到床前來一看，病人雙目一閉，已經睡着了似的。伸手一摸，早是沒有氣了。扶起身上一隻圍襟角，擦着眼淚道：可憐的一位老先生！這一句話，打動了金太太的心，坐到隔壁屋子裏，頓脚痛哭起來。亂了一陣子，還是老媽子將她勸住，說不是哭的事，得設法辦善後。金太太也就想好了主意，讓老媽子坐了一輛洋車，分別到一些相關的朋友家裏去報信。自己抱着一個五歲的女孩子，坐在靈床前啜泣。那驥兒拿了一張紙錢，在房門口屋檐底下，有一張沒一張的燒，家裏並無第四個人，更顯着凄慘。過了許久，幾位朋友，才陸續來了。大家一看這種情形，料得金繼淵極身後蕭條之能事。便問金太太那裏還有款子沒有？要趕快辦後事。金太太事到於今

也就把存款在趙家的事說了。大家一想，既是有那些錢，說不得了，縱無借字收據，磕頭也要磕幾個回來。家裏的事，由大家料理，就讓金太太帶了兩個孩子，一路到趙家去要錢。到了趙家，依然還是那位正太太出來相見。金太太不會說話，先跪下去，口裏哽咽着道：這是怎麼好啊！我們先生今天上午過去了。孩子……：她帶來的兩個孩子，都讓教訓乖了，一聽到孩子兩個字，便到趙太太腳邊跪下，搗蒜般磕着頭。金太太道：多磕兩個頭罷。求求伯母，可憐可憐你們，幫一點忙了。趙太太扶起了這個，又跪下了那個，好容易把他母子三人扶起，對金太太道：這實在是不幸的事，有話慢慢說罷。金太太一面哭着，一面告苦，然後就提到存的那筆款子，現在非動用不可，請先通融一點子。趙太太聽了這話，默然了一會，然後說道：照理呢；我是不敢擔這個重擔子，不過金先生既是去世了，少不得要錢用；我多少可籌畫一點，靠我私人，百十塊錢先墊一下也不妨。至於那筆存款，那是金先生和我們旅長辦的，我可不知道。金太太聽她的口音，大有死不認賬之勢，這不急非同小可，又跪了下來，止了哭，硬着嗓子道：趙太太你總得幫我一點忙。不然，我回去也是不得了，我母子三人，就不回去了。趙太太正在騎虎難下之時，忽然有個長衣男子，背着手，口裏啣着玳瑁煙嘴，抽着烟捲，走了進來，就跟着趙太太一塊兒相勸。據趙太太說，這是二老爺。二老爺究竟是個男子，一口便認了賬，說是那筆款子，存在銀行裏，金太太打算怎麼辦呢？金太太就說，先挪移四五百元回去辦喪事，其餘的再說。二老

爺道：那又何必多此一道手續，你就今天一齊拿回去得了。這個數目，我知道，共是一千二百塊錢。還有幾百塊錢，放在手邊也好，就不必存在我這裏，又由我這裏存到銀行裏，金太太駭然，站起來看着二老爺道：二老爺，這話不對吧？這數目共是七千多呢。人還只死去兩個時辰，我就會忘了事嗎？二老爺聽說把臉色一頓道：什麼六七千，聽你的口音，不是說我們瞞你的賬嗎？你仔細想想！我們家兄做到旅長，何至於瞞你這幾個錢。你這話太藐視我們了，金太太氣得兩手交叉在胸前，一句話也說不出。二老爺頓了一頓，又笑道：這也難怪，金太太急糊塗了，說話有點不對，我們也不計較。你想這賬又沒有一個字據的，我們要不認，你有什麼法子。既是認了，又何必瞞數目。金太太被他一陣駁說，一句話沒有了，只是哭泣。二老爺和趙太太說來說去總說是一千二百塊錢。若是要就請寫一張兩清的字據，把這事收束，金太太想想，若是不答應，恐怕過了這個機會，一塊二毛錢也要不到。只得請二老爺寫了一張字自己畫上押。金太太拿出一千二百塊錢鈔票來，算是正賬。又另外拿出五十塊錢來算作利息。經這一番大波折，就到下午兩點鐘了。金太太掛記着家裏，把錢揣好，帶了孩子回家。二老爺格外的多情，怕她半路上出了岔兒，一直護送她到家門口才走了。到金家的這些朋友，聽說六千七千塊錢的賬，只一千二百塊錢就算了事，都說金太太太老實。然而事已做了，也只索罷休。那些朋友，本已代為買定衣衾棺木，現在錢來了，就可以拿錢對貨，大家越發的可以放手辦喪事。朋友中本都是些文人，便

書不療貧無錢難贖命 花如解語有酒可澆愁

和他作了一個哀啓，隨着計開印送。並且定了廿七那日。在泡影寺借他方開一個弔。那意思也是替他弔身後之名。但是這個日子，正值北京城一有度政變，市面上是十分的蕭條，差不多的人，都不大出門。金家這計開，不論新舊知交，只要稍微認識，就送上一分。幾天之後，也有一分寄到梁寒山那裏，梁寒山將計開一看，不由得拍着桌子，自己嘆了一聲道：怎麼一回事，他死了？只歇了兩個禮外沒有會着面，就永不見了。本要聽戲去的，這就掃興不願去了。到了金繼淵開弔的那一天，梁寒山想起老先生生前那一番折節下交，不能不去祭弔一番，於是抽出半天工夫，便專誠到泡影寺來。他想到金繼淵的朋友，自己多半不認得，若是去早了，遇到許多弔祭的，並無一個認識，對面並不招呼，板着面孔進進出出，却也無味，因此挨到下午三點鐘，方才前去。這地方本在南城，廟後是冷避的胡同，面前却是一片荒地，直連到陶然亭附近的那一片葦塘，交通雖然便利，究竟偏僻一點。金家本來是不主張在此開弔，因為金先生的靈柩，就停在這裏，而且廟裏老和尚和金先生生前是作詩寫字的朋友，將租用費奉送了。金太太爲着省幾個錢，就這裏舉辦了。當梁寒山走到廟門口下了車，却並不見門口有什麼車馬，也不見有人招待，心想莫非是錯了。正猶豫着，恰好出來一個小和尚，因就問是不是有金家在這裏開弔。小和尚道：是的，在偏西院裏，那不是他們的招待。說着，將手向廟裏一棵大槐樹下一指。只見一個五十歲上下的人，手上捏了一朵白紙菊花，背了手踱來躡去。他一抬頭見梁寒山，料是來弔祭的。

，就連忙把紙菊花插向馬褂子鈕扣上，拱手相迎，梁寒山先道：對不住得很，我來遲了。因爲有點事情耽誤。那人似乎也懂他的意思，連說不遲。那人說着，將梁寒山引到西邊院子裏來。梁寒山一看上面佛堂前，倒也橫門紮了一坐白色牌坊，有兩三個橫房裏的吹鼓手，都坐在門外邊兩條凳上說閒話。看見有人來了，這才一陣風似的，站了起來，手忙腳亂吹着喇叭，打起鼓來。那個打鼓的兩手拿了鼓槌，却向着梁寒山點頭嘆道：先生先生，請在院子裏站一站罷，我們還沒有吹打上，人家孝堂上，還沒有預備好呢。梁寒山一想這話也對，果然就在院子裏站了一站。那位招待員，本也就極躊躇的走着，現在梁寒山停住倒正中其意，也就在院子裏站着。約有四五分鐘的工夫，招待員這才將他引進孝堂。那裏面正中棹上，放了金繼淵一張大半身相架，供了鮮花香燭。棹子邊放着四個花圈。滿孝堂只有三幅孝帳，七八副輓聯，此外並無別物。棹上一對綠蠟，燒得只剩了一小寸了，檀香爐空擺着，也沒有烟，梁寒山走到供棹前，正待向上鞠躬，棹子邊走出兩個穿孝衣的孩子，倒先跪下了。還是那招待員聰明，搶上前一把扯住，說道：鞠躬鞠躬梁寒山行禮畢，就牽着小孩子的手撫摩了幾下，站着出神。還是招待員將他引到旁邊屋子裏待茶。這一所空蕩蕩的孝堂，竟沒有第二個客。梁寒山這也就明白了，並不是自己來遲了，原來的情形，大概就是這樣。和那招待員說着話，未免向四壁看看輓聯。究竟金繼淵的朋友，都是些文人，各聯都有各聯的好處。最後靠門的附近，却有一幅長聯，字跡寫得非常秀弱，掛起來，

書不療貧無錢難贖命 花如解語有酒可澆愁

未免有點不稱，因此格外可以注意，便站起來，上前去看，那聯是：

老去填詞，事業空追萬紅友，可憐春明門外，殘月曉風，知公夢醒何處？

窟還作客，宦家惟剩一青氈。請看泡影寺前，荒烟蔓草，有誰來哭先生！

因想道：何言之憤也。再看上款署的是繼淵師座大人千古，下款是受業張梅仙鞠躬。呵！是她，怪不得有這樣的手筆。然而這下聯倒好，是看到這廟裏情形，然後才落筆似的。因問招待員道：這是一位女士寫的啊！招待員道：可不是。這位張女士，原是送了一個花圈。到了這裏來以後，和師母一談，她也感傷起來，叫人去買了一副輓聯，和和尚要了筆墨，寫起來就掛在壁上。梁寒山道：我說呢，何以把泡影寺三個字都寫了進去？招待員道：也有幾個人看過了，却說這輓聯本地風光很切，只是有點罵人。梁寒山道：也不算罵人，不過有點不平罷了。她是學生，替老師說幾句公道話，却也不見得過分哩。招待員見他很和氣，也就跟着他的話敷衍了一陣。梁寒山看看這裏的孝堂，都有收拾的樣子，也不必在這裏多耽誤了，就告辭回家去。這個日子，已是陽歷三月將盡，天氣已不十分寒冷。出來的時候，天氣原是晴爽的，可是這時候回去，天氣便陰暗下來。車子在路上走，風吹到身上，愈顯得涼氣襲人。胡同裏，人家矮牆上露出幾枝雪白的梨花，讓風吹得抖戰，更覺有一種荒涼的意味。由荒涼這兩個字，又突然的想到那副輓聯上，所謂荒烟蔓草，有誰來哭先生，覺得這話雖然有點憤激，仔細一想，却有至理，我得寫一封信給她，看她是什麼

意思。回家之後，到了書房裏，果然首先一着，就是找了信紙信封，寫了一封信給張梅仙，大意說是今天也會到過泡影寺弔孝的，一先一後可惜失之交臂。但是那一副輓聯却看見了，可謂古道熱腸了。過了一天，接到一封回信，照例是謙遜兩句，說是當日一時憤激，說出了這種話，事後一想，也就覺得多事。信後又發了一頓感慨，說是中國舊文學，趕不上世風潮流，究竟不可學，吾儕自先就走錯了路，走到這不能回旋的路上來，很是後悔。梁寒山見這文中，有吾儕兩個字，足見她並不嫌棄有同病相憐之感，這總可算是個文字之交了。這個女子，究竟不知道是怎樣一個人物。看他由來的文字，彷彿不免落那中國女詩家的老套，善病工愁。若是照那副輓聯上的話看起來，她的性情，又是很剛的了。我倒要看看她，究竟是怎樣一種人物？只是並無緣由，如何要和一个陌生的女子見面，這也只好待機會罷了。他把這個意思，橫攔在心裏，老是解決不下。其間有一個星期，值着窗明几淨，也會寫過幾首詩，填過幾闋詞，寄給張梅仙。她還是那樣，有信必答，却沒有什麼切實的友誼表示。梁寒山因為她那樣淡淡的，自自並無認識這位女士之必要，不過是欣賞她的才調而已。那也就算了。恰好接連幾天，都有宴會，而且最後一天，又是輪到那個聚餐會。這一期會，是那位吳敏蓀的東。梁寒山已經作了一回東，答謝他們了，本來想不到的。但是這位吳先生，人很和氣，每次相會，都談得如流水一般的不斷。在一會之中，除了候

快軒而外，要算這人特別垂青，當他請客，若是不去，心裏有點不過意。因此不嫌東城之遠，就來赴這場宴會。這吳敏蓀先生因為家中還有長輩，在家請客，要減少好些趣味，因此和那位陶偉業先生商量好了，就借他的新居莫愁飯店取樂。他們且不上飯廳，就在陶先生屋子緊隔壁開了兩間房間，一間吃飯，一間却作為大家茶烟談笑之所，自始排場，就很熱鬧。當梁寒山到了莫愁飯店的時間，客是到的格外的早，人都全到齊了。而且事情很特別，在座却有一位女客，看那女客，不過十七八歲，短短的頭髮燙着一層一層的波紋。頭髮受着火的燙夾，不免都蓬鬆起來，所以她的頭髮，却格外的寬大，猶如一頂烏絲編製的涼帽。但是她臉上的脂粉，紅是紅，白是白，和這烏絲頭髮一比，恰是格外嬌媚。這個日子，到了晚上，天氣還是很涼的，看他却只穿了一件藍印度綢的長夾襖，袖子短短兒的，腰身緊緊兒的，便越發是看得她身子嬌小，她正斜了身子坐着。和他同坐一張沙發椅子上的，就是那政治家唐泰士先生。那女子將身子靠住在他身上，頭枕在唐泰士肩膀上，嘴裏吸着一枝烟捲，眼睛却斜望着進門的人。梁寒山進來之後，少不得一處一處向大家點頭，對於這女子料得有些來路不正，然而又不敢決定她是妓女，或者是唐先生的如夫人也未可知，這倒不能藐視人家，因此也就給她點了一個頭。她不站起來回禮，也不說什麼，不過是將眼睛望着人，又向人直噴一口烟過來，噴烟的時候，却微微一笑。在她這一笑之時，梁寒山明白了，這不就是和賈叔遙逛東安市場遇見的那個人嗎？日子太

久了，不能完全記得她模樣，現在她笑將起來，看她那種笑容，和那日臨去一笑相同，所以想起來了。當時梁寒山放在心裏，且不說什麼，只裝不知道，到隔壁屋子裏，找了吳敏蓀坐在一處。吳敏蓀一見，便笑道：梁先生，你看見那邊屋子裏一朵解語之花沒有？梁寒山笑着點了點頭。吳敏蓀笑道：我給梁先生介紹介紹，好不好？梁寒山一想，她是唐秦士的人，躊躇着了一會子，笑着搖了一搖頭，却對那邊望了一望。吳敏蓀會意，笑道：不要緊，她是無所屬的，說着便對那邊屋子喊道：老六，這兒來，我們給你介紹介紹。只這一聲，那女子哦的一聲答應着，就笑着走了過來。因對吳敏蓀道：要給我介紹一位朋友嗎？是不是這一位。說着向梁寒山一指，梁寒山笑道：是我，但是我想不着人介紹，我們也會認識的了。吳敏蓀瞧着那女子一會，問道：怎麼回事，你們早就認識的嗎？那女子紅了臉笑道：你聽他瞎說，我們那裏認識？梁寒山笑道：這話我得解釋，免得吳先生發生誤會。因為我常在東城這幾條熱鬧街上走，常常看見她，所以認識。吳敏蓀點頭笑道：這話我懂了，莫不是在王府井大街一帶看見她。那裏有一個學校，她每天得去上兩點鐘課呢。那女子一伸手扭了吳敏蓀的胳膊一下，吳敏蓀哈哈笑了一聲，人向後一退，那女子笑道：幹嗎你也和我尋開心呢。梁寒山跟着她們一處哈哈一笑，把這事就掩飾過去了。那女子倒是很大方，見梁寒山和吳敏蓀並坐一張長椅上，他就俯着身子，將手撥着兩人的腿道：分開一點，讓我也坐下。說着，在兩人中間擠着下去。吳敏蓀笑着將腿一縮道：慢點慢點，壓

着我一塊肉，痛得要命。那女子將腰扭了一扭，笑道：「不管，我來加拴。吳敏菴道：『不要鬧，好好的談一談罷。』梁寒山也笑道：『果然的，我還沒有請教貴姓哩。』吳敏菴道：『你這人太善忘了。』剛才你一進來，我不就說了，讓你會一會解語之花嗎？這四個字裏面，他的姓名全有了。』梁寒山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『有了，莫非肯姓是解，芳名是語花。這名字真是響亮得很啦。』她答道：『你別信他們損人，解我可姓解，名字不是這個。』說着，在身上掏出一個水紅線囊出來。綫囊裏面，是一面小粉鏡，她抽出粉鏡，却帶出幾張名片。她拿了一張，順手遞了過來。梁寒山接着看一看，不過二指寬，一寸多長，片子犄角上，各印了兩朵鮮紅的海棠花。正中印着解玉貞。旁邊有更小的字，是江蘇京寓水花胡同，借用電話六七八九。

• 梁寒山將那片看了許久，却是一笑。解玉貞道：『你笑什麼，名字掣得不好嗎？』梁寒山道：『不是不是。我笑這名片，倒是逢人只說三分話哩，說貴處是江蘇，可沒有說是鄰一縣，說京寓水花胡同，又沒有那一號門牌。說是有電話號碼，又沒註明那一局，真有趣了。』

解玉貞將他的腿一拍，笑道：『你這人真是認真。只說了這一個真字，只聽得那邊房子裏有人答道：『誰認真？』老六，解玉貞道：『四姐，你來這邊坐，介紹你見一個新朋友。』說着話時，又走過來一個女子，不是別人，也是那回在東安市場遇見，同解玉貞一同遊逛的，她倒和梁寒山點了個頭，笑道：『久違。』解玉貞伸了腳踢她的腿道：『別瞎說：，你在那裏和人家相會過，怎麼說上久違了？』那女子忽然省悟過來，倒紅了臉。陶偉業正坐在一邊椅子上那

抽烟捲，便走上前來，拍着她的肩膀道：我明白了，你也是。而在王府井大街一帶，遇着這位梁先生的，對不對？梁寒山站起來囑道：不要開玩笑，解小姐給我介紹罷。解玉貞道：四姐，你掏一張名片給人家罷，省得我介紹。那女子笑着，點了點頭，就在身上掏出一張名片給梁寒山，看時，形式也差不多，不過那片子上印的花，不是海棠，却是石榴。名字是沈冰清。梁寒山道：高雅得很，高雅得很！在那裏坐，我讓位罷。陶偉業笑道：不能啦，你那裏已經有一位，足夠措油的了，這一位還不該讓給我們嗎？說着，拉了他的手，就向懷裏拖將過去。沈冰清穿着高底鞋子，真有些站不住，就向他懷裏一倒，笑道：哎呀！要摔死我了。於是她便跟着陶偉業坐到那邊去。吳敏蓀道：不要鬧了，我看還是拿了胡琴來。我們先來上一段罷。那解玉貞聽到說要唱，他在這裏，好像格外內行似的，馬上跑到那陶偉業屋子裏去，取了一把胡琴來，雙手遞給吳敏蓀道：拉拉拉，誰唱呢？只她這一拿胡琴，兩邊屋子裏的人，都擁到一處來，異口同聲的說，老六唱，老六唱。解玉貞摸了摸額子，笑道：不行。今天我嗓子壞了。宋佩齋就笑道：解女士還拿嬌嗎？侯快軒口裏啣了一根雪茄，也是對着她微笑。解玉貞道：六爺，你笑什麼？侯快軒道：這麼些人說，怎麼你還不賞光呢？別是……解玉貞瞟了他一眼，笑道：你不許望下說了。我唱一段坐宮，還不行嗎？陶偉業笑道：這樣看起來，還是六哥的面子大。六哥說要她唱，話還沒有說完，她就答應了。我們這些個人，都是白說了。侯快軒笑道：沒有的話，沒有的話。你們不信

，我可以舉一個反比例。因笑道：老六，你不要唱罷。解玉貞笑着，正待說話。候快軒又道：你可不要借雨倒台，就說不唱，你這樣一來，我的嫌疑就更大。這樣一說，大家都哈哈大笑起來。還是陶偉華接過胡琴去笑道：誰也不要遷就誰，我來拉胡琴了。於是坐到一邊，左腿架在右腿上，先調了一調絃子，笑道：行了，唱罷。於是望着解玉貞就慢慢的唱了起來。她一面唱着她一面含了笑容，眼睛向大家瞟來瞟去。不必大家聽了心裏受用，就是這幾道眼色，大家就不由得跟在後面鼓起掌來。她把這一段坐宮唱完，大家圍着叫好，唐泰士還走上前伸手摸了她的脖子一下，笑道：你今天的風頭總算出夠了。吳敏蓀道：你不要動手動腳，這是人家有專利權的呀！解玉貞道：吳二爺，你這話，有點太對不住朋友呀！你簡直把我當了一種新發明的物品了。梁寒梁山點了點頭道：解女士很有普通常識。連專利權三個字都解釋得出來。吳敏蓀道：你不要錯看了人家，她的的確確，受過中等以上的教育，解玉貞笑道：別損我了。我若是有那樣的資格，我自己也能憑着本領去掙錢，何至於跑到這兒來，給諸位取樂兒呢？吳敏蓀道：別那樣說，我們大家都是朋友，這是社交公開呀！說着，也鼓了掌一陣狂笑起來。解玉貞道：說笑歸說笑，真話歸真話。我們四姐的字，很是寫得不錯，那兒有找女書記的沒有？請各位給她找一分事。那沈冰清聽了這話，果然將臉色正了一正，笑道：這事要找唐先生，我想總有個八成可成。唐泰士笑道：找女書記沒有？我倒有一位朋友，要另找一位時髦的太太，你的資格倒是很對勁。

說着對沈冰清渾身上下溜了一眼。沈冰清笑道：成啦！真有那樣的主兒，我有什麼不樂意的？吳敏揀笑道：老六，你這介紹人作成功了。你自己呢？我路上倒有個朋友，要學英文，你準可以去當英文教員。梁寒山道：原來解女士英文很好。解玉貞道：嘿！你別叫解女士了，叫得我怪難爲情的，乾脆，就是老六罷。你別信他，我懂的什麼英文，不過會說極簡單的幾句外國話罷了。陶偉業道：我們不是來談學問和職業，來罷，我們還是來唱上一段。這回該老四唱了。唱什麼呢？我想給大家來一段青衣，一定是很受歡迎的。沈冰清道：唱大嗓都對付不了，要唱小嗓，更不行了。解玉貞道：我都唱了，你爲什麼客氣？和我唱的那一段南天門就很好，我們就唱南天門罷。大家聽了這話，便應聲嚷起來。說是二位能合唱一齣，大家更是加倍的歡迎了。於是由向一個人勸駕，變了向兩個人勸駕，那里容得她二人不唱。沈冰清見大家都說解玉貞唱得好，也就不像先那樣推諉，因道：六妹，我們只好獻醜了。他竟不再等解玉貞表示同意，就向陶偉業笑道：就請你拉南天門罷，他原和陶偉業並排坐着，這時却略把頭偏了一點，微微咳嗽了兩聲。她的頭這樣一偏，却恰好和梁寒山視線相對，無緣無故，對着展齒一笑，然後低下頭去。她雖然濃抹着脂粉，實有幾分丰韻，梁寒山無故受她一笑，未免心裏一動，因此情不自禁的，也對她一笑。這個時候，胡琴過板拉完，她已經開口唱起來了，梁寒山斜坐着，呆望了她，等她耍了花腔的時候，大家鼓掌叫好，梁寒山也跟了叫好。沈冰清看了一看解玉貞，又看了一看梁寒山，

抿嘴微笑，梁寒山一見，不由得臉上通紅。站起來要倒一杯茶喝，搭訕着就走開了，當他走開的時候，宋佩齋却在隔壁屋子裏，對他一招手。他走了過去，宋佩齋笑道：這個聚餐會，與我們原來的意思，大相違背了。我們原說聚餐的意思，是集合一班朋友來作詩，現在詩作不成，專門是吃。吃還不算，另外還帶這種臨時加入的女賓。梁寒山笑道：作詩究竟是苦事，現在有吃有鬧，比原意就有趣得多。可惜這聚餐會，是限於私宅的，若是都像今日，假座飯店，一定一天比一天熱鬧。宋佩齋笑道：梁先生是第一天得了這種趣味，所以說好。若是你真鬧長久了，恐怕也會煩膩。梁寒山道：那不見得。宋佩齋道：你看陶先生吳二爺和他們都很好嗎？但是據我所知，他們都沒有什麼大關係。梁寒山道：那個老大，和吳二爺如何？宋佩齋口裏啣了半截雪茄，微笑着半天不作聲。梁寒山道：我看若即若離的，倒似乎關係很深呢。宋佩齋將雪茄取下來，背了手在背後彈灰，在屋子裏踱來踱去。梁寒山見他臉上帶着微笑，似乎這裏面，含有深祕的作用，就不好說什麼。他突然站住，向梁寒山笑道：然則先生其有意乎？梁寒山連連搖着手道：不不！而且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宋佩齋笑道：不必相瞞，剛才閣下坐在那裏，她秋波微託的時候，我已經看見了。這也無所謂奪人之好。吳二爺不過和她姐姐認識，她姐姐上天津去了，今天她是來代表的。她的意思，未嘗不想在羣客之中，找一個對方，只是我們都太熟了，她不好怎樣進行。梁兄和她初次相識，她正好施行催眠了。梁寒山笑道：這也不見得。宋佩齋笑道：這又何必

客氣，若是有意句話，只要我暗暗給他一個信，他就會喜歡得了不得。梁寒山道：不必不必！那樣辦，未免太不文明，我要先告辭了。宋佩齋點點頭道：也好，我們留到將來再說罷。他二人在這裏談着話，那邊二人合唱的南天門，也剛剛唱完。陶偉業拉的得意，還接上的向下拉。吳敏蓀道：別鬧了。別鬧了，大家沒有吃飯，肚子都餓着呢。吃了再來罷。於是那邊屋子裏的人，都擁到這邊來。那邊架起圓桌面，就安排宴席。安排好了，除了下面上菜的一方，是主人翁坐了以外，其餘的人，並不謙遜，各各坐下。梁寒山因為和在座的人，比較的都生疏些，所以等了一等才入席。然而等他入席的時候，只空了鄰座解玉貞身邊那張空椅子了。梁寒山本想謙遜一下子，無奈這在座的人，都是不謙遜的惟有自己一個人謙遜太多禮了，也是不好。正躊躇着，解玉貞就伸手連連拍着椅子道：坐下坐下。梁寒山道：你不是和吳先生坐在一處的嗎？我怎樣坐到這裏來了？解玉貞一伸手拉了他的衣襟，笑道：別難爲情了。我都不客氣，你還客氣一些什麼呢？說着，將梁寒山的衣服，使勁的拉！梁寒山一想，若是不坐下，也拉的難看，只得一笑之下，就坐下去了。別人都不覺得，惟有宋佩齋是坐在他當面的，却對他微微一笑。那解玉貞身上的脂粉香，正是濃厚，梁寒山坐在他身邊，一陣一陣送到鼻子裏來，雖然坐在烏履交錯之間，然而聞到這種香氣，就不由得自己會起一種奇異的感想。那解玉貞却又偏是不怕鬧，只管向梁寒山勸菜勸酒。梁寒山笑道：你怎麼只勸我一個人喝酒？在桌上的人多着呢。陶偉業道：那是她特別

優待啊！還不好嗎？梁寒山道：這一層特別優待，我恰是受不了。因為我就不會喝酒。解玉貞聽說，偏過了身子來，右手在上面斟酒，口裏說道：這一杯酒，無論如何是要喝的，若是不喝，我就……：她左手却暗暗的由椅子邊伸了過去，擰了梁寒山的手胳膊一下，梁寒山待要說什麼時，解玉貞却又瞟了他一眼，嘴角微微的一欠，梁寒山這就無可說的，只得默然端了杯子喝了一口。解玉貞見他受勸，就不時的給他勸酒。勸到最後，梁寒山自己覺得酒力不勝便用手將酒杯子按住，笑道：對不住，恕我不能從命了。解玉貞手裏拿着一柄小提壺，只管伸到梁寒山面前，不肯拿回去，笑道：你總得喝了這一杯。梁寒山道：那爲什麼？解玉貞由侯快軒面前看起，向桌上其他人面前同時掃了一眼，笑道：諸位都不是大詩家嗎？這有兩句詩的典故非喝不可的。梁寒山笑道：什麼？你知道兩句詩的典故？解玉貞笑道：你不要看小了我啊！我們就不懂詩？說着這話，向侯快軒又抿嘴一笑。梁寒山道：我知道了這是有師傅教的。解玉貞道：當然有師傅教的，誰是一生下地，說什麼就懂什麼呢？況且這作詩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怎樣不要人教？梁寒山笑道：算你說得有理了，你說出來了，我就喝這麼一杯。喝醉了也不要緊，反正是回家睡覺去。解玉貞不慌不忙先把自己面前半杯酒斟滿了。然後要了梁寒山的杯子，也給他斟上。就舉着杯子笑道：勸君更盡一杯酒，與爾同消萬古愁。說着，端起杯子，一仰頸子，一口氣喝了。然後翻過杯子來，向梁寒山亮着底，叫了一聲乾！梁寒山道：這兩句現成的集唐，你是那裏買來的？

解玉貞道：「不管是集糖還是集鹽，你既然有約在先，我說明了，你就得喝。不然我這杯子翻了出來，我就收不回去。梁寒山也覺這兩句話用得很恰當，一高興，也就端起來乾了一杯，照樣的向她亮着底。桌上的人除了唐秦士而外大家都鼓起掌來，就是這一杯酒喝得痛快！梁寒山本來就有七八分酒意，一滴酒也添不下去的。現在突然又乾了一大杯，酒量便超越過去了，當時還覺得怎樣，約莫過了五分鐘，頭腦子就昏沉沉的有些坐不住。因站了起來笑道：「我有點醉了，對不住，我要先走一步。席上坐的人，看他的顏色，似乎確是醉了，由他走了也好，便沒有人來強留他。他站將起來，大家都隨着站起來這便是送客的意思了。聽差打了一條手巾送上來，梁寒山擦了一把臉，晃蕩晃蕩的走將起來。不過心裏很明白，極力的將身子鎮定着。走出大門，坐上車子，人便向後斜躺着坐住。那悠悠的晚上吹來，鑽進鼻子裏嘴裏，越是把一肚子酒興，一直提到胸口以上，在車上幾乎要栽將下風，向臉來。到了家裏，便是撐持不住，馬上回房，倒在床上睡了。人雖睡在床上，恰是飄飄蕩蕩，如騰雲駕霧一般，也不知身子在那裏。他覺得若干年來，沒有作過這樣好的夢，那似乎是灑下相思種子了。」

此
页
空
白

第一四回 生女耀門楣閭閻側目 迎賓易冠服鷄犬皆仙

一直到次日上午，紅日滿窗，被太陽光將人逼醒，已是大半上午了。他因爲自己工作的時候，受不住家裏人紛擾，與家中分東西兩院而住。他家裏，竟另是一個簡單的家庭，只有一個年老的僕人管理門戶。所以睡到這般時候，他並沒有人來驚動他。還是他坐起來了咳嗽了幾聲，那老僕才給他送將茶水來。坐定了一會，才來用茶水。然而看了那太陽光，黃騰騰的，竟和平常不同了。坐一會，站起身來了，一看掛鐘已有四點多了。那老僕人陳忠，便笑道：梁先生，昨晚上您在那兒喝酒，醉得很可以了。梁寒山笑了笑道：生平一百零一回的事。陳忠道：這位勸酒的主人翁，會把梁先生灌醉了，本事却是不小。梁寒山笑道：我也是這樣說，可不是本事不小嗎？我這人身上還像有病，不能作事，今天要休息一天的了。你給我打個電話，到書局裏去請假，我要到公園裏去散散步了。說着便走出門向公園來。到了公園裏，在陽光下面一照，覺得精神爲之一爽，走一截路，便在路邊露椅上坐着休息。忽聽得有人在身後輕輕的笑道：就是一個人嗎？梁寒山抬頭一看，却是昨晚同席的沈冰清女士，站在椅子後面。連忙站起來道：你也是一個人嗎？昨晚我醉了，今天睡得是剛剛起床。老六實在會勸酒啊，以後我不敢見駕了。沈冰清笑道：你不敢見駕嗎？巧了，她現在一個人坐在來今雨軒喝咖啡，得找一個人陪着她，你若不敢見駕，我就不對

她說看見你了。梁寒山笑道：她一個人在那裏嗎？恐怕還有男朋友吧？沈冰清道：你不是不敢見駕嗎？管她和什麼人在一處，反正妨礙不着你什麼。梁寒山笑道：妨礙是妨礙不了什麼，她既然到公園裏來了，我要躲着不見她，倒不好了。沈冰清看了他一眼，又笑了一笑，說道：你等着罷，我去叫她來。這裏只你兩個人，才好談心哩。梁寒山道：不必叫她來罷，我精神不大好，我要在這裏休息。沈冰清並不會理會他的話，竟自走了。一會兒工夫，那解玉貞果然來了，隨隨便便，就挨了梁寒山一張椅子上坐下了。梁寒山覺得在這路邊和她同坐，讓人看見有點不雅。可是人家剛走來坐下，又不便自己突 站起，倒很是躊躇。解玉貞倒看破了他的情形，將腿輕輕敲了他一下道：你不好意思和我同坐嗎？那要什麼緊？公園帶着愛人的多着哩！梁寒山笑道：但是你並不是我 愛人啦！解玉貞道：誰那樣說着？我當然是高攀不上。但是，我們總算是朋友啊！說着，斜睨了梁寒山一眼。梁寒山點了點頭道：你真聰明，也很會說話，只是很可惜。解玉貞聽到這裏，默然了許久，坐了一會，站起來笑道：我還有事，得先走一步，明日下午三點鐘，我們在來今雨軒會面吧？梁寒山道：你明天還來嗎？解玉貞斜瞧着道：陪你談談啊！你不樂意嗎？說畢，一笑走了。梁寒山心想這人叫解語花，真算名符其實的了。當時心裏很痛忪，次日，就按着時間，到來今雨軒來了。由三點等到五點，那裏有點影子，正待起身要走，茶房才讓梁先生電話，姓解的找。梁寒山一接電話，解玉貞在電話裏，千說對不住萬說對不住，約了明天下

午三點，準先到來等候。您若是怪我呢，您就不必來了。梁寒山連說笑話，又答應準來。這天雖然等的時候還多，也就不在意了。到了次日下午三點鐘，高興興的來到來今雨軒，然而那裏有解玉貞。梁寒山不高興，這人一次失信，二次又失信，豈不是拿我開玩笑？不過她雖約三點鐘以前到，也許爲一點小事，有點前後差移，不能斷定她就毫不延誤。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我就在這裏吃一點東西，等她一等。因此就挑攔干邊着來往走廊下一張椅子邊坐下，眼光却只對那前來的行人注意。但是一直又等了一個鐘頭，依然沒有解玉貞的影子。昨日還打了一個電話來，向自己道歉，到今日，連電話也不打了，只管把人丟在一邊，絕不理會。這種女子，本來是以金錢爲轉移的，只要能用手段，就無所不用其極。自己一時解不開，竟爲她所迷惑，實在太冤。當時一氣憤，突然站起身來，交了茶賬，憤憤而去。自這天起，把這事就丟開了。那解玉貞也就不會向自己打電話，也不會給什麼信息，只不知她爲何而來惹人，惹人之後，又不理人，這總算是個疑問了。在一個禮拜之中，也曾到公園來散步一兩回。有一次走到來今雨軒居然將解玉貞碰到了。但是並不是她一個人，除了她以外，還有一個五十上下的老頭子，同席而坐。那老頭子倒梳着光溜的分髮，穿了閃閃作光的綢緞衣服，只管和解玉貞斟茶遞點心。解玉貞分是這邊望着的，看見了梁寒山，她洋洋不睬，却突然的轉過臉去。梁寒山却故意慢慢的在走廊外走，看她怎地。後來走過一個女僕樣子的人，走到解玉貞面前，却對解玉貞叫了一聲太太。這一

下子，更是給梁寒山一個重大的疑團了。她分明是一朵無主的名花，怎樣成了太太？既是太太，那個老頭子，便是她的老爺了。她既有了老爺，何以還作這種生意，這真是不可解。人家既有了老爺，這是不可沾染的，且自讓開她。於是背挽兩手，一步一步的走去。忽然覺得手掌心裏，有了一塊重顛顛的東西。拿過來看時，是一塊石頭，接上有一人在身後嘆嚙一笑。回頭一看，又是那沈冰清女士。她笑道：我早看見你，所以先彎到這屋子後等你。我有幾句話對你說，我們走着談罷。於是挽了他的手，就在柏樹林裏走着，梁寒山將胳膊抽了回來，見路邊有一張露椅，就請她坐下。自己靠定一棵樹站住，很自在的樣子說道：什麼話？請說罷。沈冰清扭着他微笑道：你怨她。連我也怨上嗎？梁寒山道：我怨誰？我看不懂你這話。沈冰清道：你要真是不懂，我也不必說了。你今天看到六姐和那老頭子坐在一處，不理你，你一定很納悶。我告訴你，那就是他的人兒。梁寒山微笑道：你就是告訴我這個話嗎？我早知道了。沈冰清對他凝神望了一望，搖着頭道：你知道嗎？這話靠不住。你既知道，你說六姐嫁過去多少天了？梁寒山道：據你說她還是新嫁過去的嗎？沈冰清笑道：可不是你不知道嗎？坐下來，我告訴你罷。於是拉了他的衣服，讓他坐下。梁寒山便坐下來道：你說罷，我就靜靜的聽着。沈冰清笑道：傻子啊！你別以為她上次約你兩回，她是冤你。她實在也是有意於你啊！可惜你沒有緣分……梁寒山道：不要胡說了，我和她有什麼緣？你只說她爲什麼嫁人嫁得那樣快吧？沈冰清道：她就是約你的第二

天嫁的啊！他們這位老爺，從前並不會和他相識。有人把他引到六姐家去了，他一見就說好，一口氣出千兩塊錢，要把六姐討去作姨太太。六姐的媽，想到老讓她混，也不是事，有這樣能出錢的人，倒不能放過，就加了一倍討價，要老頭兒出四千。說來說去，老頭兒出了三千，她媽就答應了。六姐當面不便推却，背後就對她媽說，砍了頭也不能嫁給老頭子。又哭又罵，鬧了一宿。第二日，那老頭子帶了她坐了一天汽車，又送了她一隻鑽石戒指，也不知怎麼樣，她就委委屈屈答應了。先嫁過去，都不很大出來，老頭子新買了一輛汽車，就常常同坐着出來。我也措過幾回油，常同她們玩呢。梁寒山道：他們夫妻感情很好的了？沈冰清道：人心都是肉做的，老頭子只管在她身上花錢，她怎樣能不和他好呢。梁寒山點了點頭，問道：老頭子姓什麼？他的大太太呢？沈冰清道：大家都叫他周督辦，大太太在天津住，不上北京來。他們有條件，老頭子不帶六姐上天津去，六姐也不許一個人背着老頭子出門，她不是看見你不能招呼，昨天聽戲，吳二爺在隔壁包廂裏，她也看不看一眼呢。梁寒山道：原來如此！復又笑道：那兩天算我自等了，你怎麼樣，也找着這樣一個老爺沒有？沈冰清道：窮一輩子，也只認命，這樣坐烏籠的太太，我才不想做呢，梁寒山起身道：再會吧，我回去了便和她作別而去。經過這一回事，他就有很長久的日子，不會到公園去，無聊的時候，只是邀一兩個朋友去聽戲。這聽戲朋友當中，有一位龍伯高先生，乃是一位道地的戲迷。若是有好戲，打個電話去約會，那是十有八九，不會推辭。

的。有一天星期，趕上好幾家戲院子有戲，梁寒山一早便將報上的戲目廣告一看，便覺得今天這戲，不能失之交臂，總得到一家去看看。但是一看棹上今天預備編撰的文稿，又比平常爲多。若是放下來抽一點工夫去看半天戲，回來稿子不齊，又得大趕而特趕，因此把出門的念頭，完全打消了。吃過午飯，正在伏案構思，龍伯高却一直撞進他的書房內。一見他伏在棹上寫字，便皺了眉道：咳！今天星期，也是這樣趕，你打算發多少錢的財？聽戲去，聽戲去！梁寒山道：我這樣子，能發財嗎？龍伯高道：不能發財，依人作嫁，還要這樣幹，更是不值得了。今天戲的確不壞，是連環套帶盜鉤。說着他兩手牽了哩襪袍子的大襟，身子一轉，來了一個亮相，便唱道：黃天靈，好大膽，獨自一個來探山。梁寒山笑道：連唱帶做，怎麼倒不帶鑼鼓？龍伯高並不理會這話，接着唱道：俺李逵作事太莽闖。梁寒山要攔也不行，一直等他這段丁甲山唱完了，才問他道：你是不是要去聽戲？你不去，我倒贊成，因爲我已經在家裏聽戲了。龍伯高這才把唱癡過足，因道：當然去，不過這個時候還早，現在就去，太沒有意思了。最好是二點鐘到戲館子裏，六點多鐘聽完戲，然後到小館子裏去吃東西，花錢不多，却很是舒服。梁寒山道：果然常是這樣，也不能說是花錢不多呢？龍伯高皺了眉道：猶太人！猶太人！梁寒山笑道：我至少聽你把這話批評人，在一百次以上。猶太人何其多也？龍伯高也起來了，說道：你不要看猶太人亡了國，然而他們還握着世界上的一部分經濟權呢！我可以隨便舉幾個例。梁寒山道：我很相信你的

話，何必要舉什麼例？既然決定去聽，錢是花定了，聽一兩齣戲。不強似在家裏閒談嗎？說着，先找了一件馬褂加上，又在衣架上拿了帽子，拿在手裏，龍伯高道：你忙什麼？還坐一會子罷。無論什麼時候，我總可以找個位子的。梁寒山索興將帽子戴在頭上，站在房門口去。龍伯高一見，這才跟了他出來。到了他們要去的天樂戲院裏，且不問人多少，那半空中的空氣，已經是霧氣騰騰的。梁寒山笑道：不要看人多少，你看這烏壓壓的空氣，就知道滿座了。這戲大概是聽不成功了。龍伯高道：不忙。龍先生來總有人替他找出一個座位來的，決計不能就這樣回去。正說時，走來一個人穿着藍布衫，外罩黑布緊身坎肩，三個口袋裏，都是包鼓鼓的。下面那個口袋裏，許多零包茶葉，一直漲到口外來。左肩上垂着一個藍布長褙襖，左手五個指頭縫裏，都夾着整張的鈔票。梁寒山一見，知道這是看座兒的了。正待上前招呼他找座位。他見了龍伯高，早是連連點着頭道：龍先生您剛來，給您留着坐兒啦。龍伯高道：魏三，我是兩個人，有嗎？魏三躊躇着道：今天可真沒想到您是兩位，您等着，我給您去遷換遷換罷。說着，他轉身去了。龍伯高笑道：你看怎麼樣？坐位還能發生問題嗎？一抬頭，魏三站在前排又點頭招手。於是二人便一同走將過去，果然在許多觀客擁擠之中，却有兩個空位置，二人安然的坐下。眼見得許多進來的看客，要和看座兒的通融一個位子，都不要領掃興而去。但是坐的這一排，還不過空兩個位子而已，比這更前一排，却有幾個人在那裏坐着，其餘的位子，就全是空的。梁寒山道：

這戲院子賣坐的，真有些不講理。先來的沒有位子，後來的走了來就坐下，這是什麼玩意？龍伯高道：那個座位嗎？是不賣的了。我回回來都看見如此，不知是誰永久霸佔了。梁寒山道：怎麼不賣？是戲院子留着送人的嗎？龍伯高道：送人？那戲價恐怕比買的票還要貴個十倍百倍千倍。待了一會兒，你看着就明白了。這時，好戲已經上場了，梁寒山圍着看戲，就沒有把這個問題向下研究。這個戲班子裏的台柱，就是那鼎鼎大名的華小蘭，一直等壓軸連環套唱過去了，是華小蘭四郎探母的大軸，那場面就已經更換了。就在這個當兒，也不知事情如何那樣巧，前面那空椅上位子，都讓人坐滿了。有兩個人還是剛剛落座。梁寒山認得那個瘦子，就是有名的銀行家馬子明。馬子明身邊，有一個白胖子，那是國務院參議張宦棧。張宦棧身邊，一個小鬍子，正站在他座位邊，左右前後和許多人點頭，有些人和他點頭的，還跟著叫一聲戚三爺。這人更容易知道了，乃是編劇大家戚雨峯先生。梁寒山因他看到這邊來，也和他點了個頭，他落了座，龍伯高問道：這個人大概是戲園通。怎麼這裏的人全認識。梁寒山輕輕的道：你聽戲成了戲迷，怎麼連他全不認識？他是華小蘭的導演者。華小蘭在皮簧上的創作，都是出自他的手筆。龍伯高正待說話時，却爲了一陣鼓掌之聲，將他的話頭打斷，原來是華小蘭唱着搖板出了場了，那鼓掌之聲，正是以前前一排的聲音爲暴烈，大概那一排的人，是沒有一個不鼓掌的。龍伯高：你該明白了，這是一派高等捧角家。唱戲唱到華小蘭這種樣子，還是少不了人捧，可見他也不是真本

事。正說時，過來一個看座兒的欠了一欠身子，滿臉堆下笑來道：您啦，我候了。龍伯高皺了眉，將前靠椅的茶托，用手一拍，輕輕喝道：混蛋！唱得最好的時候，就來要錢。於是將兩塊錢四角毛票，向茶托上一摔，喝道：拿去。看座兒笑道：是，是，叨光，再賞幾個茶錢。龍伯高突然身子向上一站，輕輕喝道：一個也沒有。後來魏三搶着過來，將他一拉道：龍老爺，你不認識，過去拉着他便走了。龍伯高這才安然的聽戲。一直等那兩個把關的國舅上場，那魏三才走過來，將茶壺給龍伯高斟了一杯茶，然後笑道：我們那夥計，他是新來的，龍老爺，您原諒。龍伯高道：我今天不給小賬了。魏三笑道：不要緊。茶價不給也不要緊。龍老爺常照顧我們，照理就得請請，可是不夠資格，我們不敢說。明天戲更好，給您留幾個座兒？龍老爺。龍伯高拿出來的錢還不曾收回去，便將四角角票收到面前，另換了一塊錢，一推道：拿去，拿去。魏三笑着請了一個安道：龍老爺，別計，別計，您那回一個人來，也沒有少賞過我們。今天大禮拜六的，又是兩位老早給您留着座兒。毛票您還收回去？說着又是一笑。龍伯高只得將毛票又一推道：拿去。魏三笑嘻嘻的，請了一個安，取得一塊錢小賬去了。梁寒山笑道：由此看來，同一弄小賬，這裏面倒大大有個分別呢。龍伯高却沒有理會這事，他聽了戲，只輕輕的替戲台上人背戲詞。無論生旦那一個人出台，台上還不會開口，他已經把戲詞告訴人了？甚至於那一句唱要耍腔那一句唱要平平而過，他都預先知道。正看到熱鬧處，忽然前面這排座客，接二連三的，一個個

都溜之乎也。龍伯高看到心裏好生奇怪。恰是看座的由這裏過，便問這是什麼意思。看座兒左右一望，並不見人，才走過來低低的笑道：華大奶奶來了，他們去見大奶奶去了。您瞧，那不是？說着，將嘴對樓上包廂一努。龍梁二人同回頭向包廂裏看時，只見一個華菱少婦，被許多人衆星捧月似的，擁在一個包廂裏坐着。那婦人瘦瘦的臉兒，眼眶子也很大，倒似乎害了瘡病。可是她左右前後，雖有許多擁着她並不理會，一雙眼睛，只管望着對面包廂裏。那包廂裏，坐有一位十八九歲的女子，也有三四個人陪着。鵝蛋臉兒，淡抹着脂粉，倒很有幾分姿色。梁寒山明白了，回過頭來，對龍伯高笑道：這裏要戲外演戲了。龍伯高道：只有戲內演戲，那來的戲外演戲哩？梁寒山道：這兩包廂裏，快要演雙搖會了，你說是戲外演戲不是？龍伯高道：相公是誰？就是這位華老板嗎？梁寒山道：當然啦，難道華大奶奶還能跑到你龍府上去唱雙搖會不成？龍伯高聽了這話，也覺得是件有趣的事，立刻回着頭向包廂裏看去。當他們向包廂裏注意的時候，那個少婦却向台上看着戲，回轉頭去，對同座的人說話，並不以為有人注意她。後來笑站起，好像是說不聽戲了，就和同廂的人，一陣風似的離開了包廂。再看回頭這邊華大奶奶時，扳着臉一陣冷笑。龍伯高回轉頭來對梁寒山道：這一幕戲，實在是好，可惜我們不得其究竟。梁寒山笑道：要打聽別的事我不能辦到。要打聽西樓包廂裏那個人，却是極容易的事了，我家裏的老聽差，家裏和他們是街坊，只要我和聽差一問，就全知道了。龍伯高道：你說了半天，她是誰

？梁寒山道：她也是大名鼎鼎，因為你向來不聽坤角的，所以對於她們很欠認識。說出來你或者知道：她就是與華小蘭齊名的芳芝仙。龍伯高這才明白。正待向下說時，台上正唱起來，便停止談話聽戲了。散了戲，二人邀一處吃小館子，吃飯的時候，龍伯高笑道：回家無事，你把這一段新聞打聽打聽看，我倒願意打聽個水落石出哩。梁寒山點頭道：行，過兩天我就可以把這件事很詳細的告訴你了。龍伯高點着頭，笑着分手而去。這晚上梁寒山回到家裏，就將老管家陳忠叫到面前，把今日所看見的告訴了他。他笑道：這個容易，明日我回去一趟就明白了。到了次日，陳忠告了一天的假，回家去看看，一進胡同，經過燒餅攤子，那個賣燒餅的張三，便和他點頭道：喝！陳二爺，好久不見，今天您也回來了嗎？這算是趕上了。陳忠道：我趕上什麼？張三道：這一擋子事，您會不知道，這可就真怪。今天壽老太太也拜訪舊街坊來了。還是在他原住的老地方，招待咱們。一來是不忘舊的意思，二來是補喝喜酒。因為她辦喜事，咱們這兒的窮小子，可沒敢去送禮。現在她倒是不受什麼，光請咱們喝幾鍾。待一會兒我也去，聽說是四海春的菜，我就愛吃個炸丸子，咱們鬧他兩杯好不好？陳忠笑道：我的三哥，核桃拌豆腐，一囉一塊，你鬧了這大半天，我簡直沒有明白。張三道：我對您說了罷。壽老太太，就是您那老街坊壽二爺。她的閨女芳芝仙，和華小蘭在一處吃過兩回館子。華老板的老斗一捧場，這芳芝仙就給他作二奶奶了。芳芝仙一鬧，壽二爺也就抖起來了，大家都叫她老太太。陳忠道：有這麼一回事

生女羅門楣閭側目 迎賓易冠服鷄犬皆仙

二九九

勿金寫撰
閱者注意

嗎？怎麼沒聽見說，喜帖兒也沒下一封。張三道：都快嫁過去兩個月了，您老沒回來，所以不知道，這一條胡同，簡直把這一擔子事，編成了鼓兒詞啦，真別，提窩心，要說添閨女都能像芳芝仙一樣，誰也犯不上養兒子了。您瞧我那三個小淘氣的幹麼了，兩個大的檢煤核，回家來，渾身上下一瞧，簡直不昞他媽人的，小的放着不要錢的書不念，整天價在街上追電車。我就罵我那口子，這樣的兒子，當年爲什麼不拉在坑裏了。我要有芳芝仙這麼一個姑娘，馬上死了也閉眼睛。胡同口上停着五六輛候主顧的人力車，車夫都坐在腳踏談天，聽見張三這樣抱怨了一陣子，大家哄的一聲，就笑起來。有的道：三哥，不是我說你，栽花也得有個好苗兒，栽樹也得有個好秧兒。張三笑道：你別往下說，我明白了。你說我那口子長相不好，養不了好的。對不對？你瞧芳芝仙的媽壽二爺，她又是什麼腦袋瓜子。古言說得好，破窰裏出好貨啊！又一個車夫道：三哥！你別賣燒餅了，回家燒破窰去，好不好？這一說，大家又笑起來，陳忠也忍不住笑了。因道：你們這些年輕的哥兒們湊在一處，總沒有好的話。我問你們，這壽家的喜酒，怎麼補到今日才喝？張三道：這有兩層說法。聽說，芳芝仙先嫁過去，沒有賃房，不過住在旅館裏，這是湊合的局面，事先可沒對人說。再說華老板的那個王大奶奶可真厲害，華小蘭那敢把討二奶奶的事告訴她。直瞞到現在，房子是賃了，家也安了，大奶奶那兒，還沒有十分說明，不過說是要討芳芝仙罷了，對外面說，芳芝仙可姓了華。壽二爺也是住在那裏，回頭你瞧瞧。正說到這

裏，胡同口上，嗚都都一陣汽車喇叭叫，陳忠趕緊一閃，閃到燒餅攤子後來。一輛藍漆光亮的汽車，飛也似的開了過來。汽車裏坐着一個五十附近的老婦人，顛得身子上下簸動。大家對她望時，她也對着燒餅攤子和人力車停歇處，只管笑着兩面點頭。汽車過去了，張三道：陳二爺，瞧見沒有了這就是壽老太太。從前在我攤子上吃燒餅麻花的時候，穿了一件藍布大褂，腰一挺着，咱們都說他女帶男相，沒有十八個爺們，也送她不到老。現在呢，你瞧，穿緞子袍子，手上帶了一副金鐲，就覺得她那個大個兒是福相，飯碗似的胳膊生成了要金子來配的。這一坐汽車，更了不得。那邊拉車的，就有一個接嘴說道：你別瞧她以先女帶男相，這就是她的福氣。要是一個小個兒，吃慣了窩窩頭，現在陡然餐餐吃起肥鷄大肉，真架不住，也許吃個三天五天的，就得蹺辮子。又一個車夫道：別說她，要說她的閨女芳芝仙，真有個長相兒，這前後幾條胡同裏，無論那一個大宅門裏，也挑不出這樣好看的一個人來，照說，她就找個好主兒。張三道：真是七十二行，行行中狀元。芳芝仙臉上雖說是長的好，要是不唱戲，也沒有今日。像華小蘭這樣的角兒，以前的事不能提，而今家私幾十萬，家裏像貝子府一般，媳婦娶上一個，又是一個，多麼好？陳忠見他們說得那樣高興，自己也插不下嘴去問，便慢慢地走回家去。他的婦人和他的女兒，正在院子裏和同院的大談壽老太太的事。他女兒大姐一見父親，嚷了一聲爸爸回來了。他婦人劉氏便笑道：你是忘了家的人，今天也趕着找酒喝來了，誰告訴你的？你成了順風耳了。陳

第十四回 斯人記

三〇二

忠笑道：你們這樣說，我這人饞的都不成人了。兩個月也不回來一趟，回來了就是趕吃趕喝。大笑道：上次壽老太太回來對着我們再三的說，要請您談談。我想找您，媽說您那個脾氣、人家越將就，您是越不愛湊合的，別爲這個招您生氣，又得罪了壽老太太，所以我也沒去找您。陳忠道：我們雖然給人家當奴才，可沒有當壽家的奴才，你幹嗎左一句壽老太太，右一句壽老太太，叫得酸溜溜的。大姐笑道：你瞧，這樣就生了氣嗎？別提了，回頭人家來請吃酒，我們就說您沒有回來得了。陳忠道：這又不對了。你們知道，我回來作什麼？我就是打聽芳芝仙的事來了。她家既然是請我去喝酒，我順便就去叨擾她兩鍾。他老婆劉氏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才是道理。雖下地來就是當奴才的，還是看各人巴結的本事。就說他芳芝仙。他要不是會巴結華小蘭，她那兒能夠住洋樓坐汽車。要像你老跟着你那窮主子，我們娘兒倆，只吃一輩子窩窩頭了。陳忠要想再辯兩句，又因她是母女兩個，未必可以說得贏她；只得忍住一口氣把這事含糊過去。約莫過了兩個鐘頭，那芳芝仙的義父大禿牛，却親自拜訪來了。他穿了藍花緞袍子，外罩團花青緞大襟馬褂，頭上也戴了一頂墨綠厚呢的盆式大帽，一進門就兩手取了帽子，一路作揖走了進來。笑道：二爺二爺，咱們好久不見，您好？老要找您喝一鐘，總爲着我那姑娘要我照應。我抽不開身來。陳忠笑道：大喜啊！我聽說你招了個女婿，怎麼不先知會我一聲？我也要道個喜兒才對。大禿牛笑道：人家都是這樣說，我招了個好女婿。老實說像華老板這樣的人，給咱們作女婿

，咱們還有什麼可說的？雖然說是二房，可是他們原來的第一位，又沒有添一男半女的，那兒撐得起家來。咱們姑娘過去，給他傳上後代香烟，也就是和原配一樣了。況且兩下裏並不見面，也可以說是兩斷大了。陳忠道：古來二夫人作起大事來，多得狠，那要什麼緊，就戲上說，你瞧那珠簾寨的李克用，他不就是聽那位二皇娘的支使嗎？大秃牛將帽子向頭上一碰，騰出兩隻手來，不住的拍着，腿笑道：你這話是真對。咱們不在那什麼名分，名分兒能值多步錢？再說要名分，也不讓姑娘唱戲了。這年頭兒咱們就是得想法子，怎麼弄上這兩頓窩頭來。只要讓兩頓窩頭有了着落，其餘的事，就好說話。今天我是來接二嫂子大姑娘過去喝兩鐘，趕巧二爺也在家裏，真是難得的事。您這就請過去，咱們多喝上兩鐘，好不好？陳忠笑道：我正也要找你談談呢，您先在我這裏喝一碗水。大秃牛笑，把一雙肉眯眼，笑得合成了一條縫，然後一伸右手大母指道：咱們哥兒們，不許吹牛，也不許裝孫子，我那裏有上好的香片和龍井，這還不算，今天請客我另外挑了兩桶自來水。要喝，您就到我那裏去喝罷。陳忠見他如此說，也就趁機而入，跟了他一路到他裏去。果然他家裏煥然一新，換了一個世界。門口那些洗衣作坊的東西，都收拾了一個乾淨。一進屋子，白紙糊得光一般亮，整堂的榆木桌椅，齊齊整整擺列。堂屋正中畫案上，還列着幾樣古董。就是主人家裏，也不見這些。陳忠正要誇耀兩句，大秃牛一拍他的肩膀道：你別在這裏坐，到我書房裏瞧瞧罷。陳忠倒是一忙，他的肚子裏認識的字，也不會多似我的，怎

樣也有了書房。笑道：牛大哥，怎麼着？您是越有錢越懂禮，現在發了財，倒用起功了。大秃牛笑道：那裏用什麼功？我是拾掇出來一間屋子，看個小說兒，記個賬兒。他們因為我們姑爺那兒有書房，給我這間屋子，他起了書房的名字了。說着話，走進那書房，只見橫窗擺了寫字檯，旁邊，還有三張半新舊的沙發。寫字桌正中，放了一本孟姜女尋夫，一本六言雜字。陳忠一伸手，方要去翻，大秃牛就讓他在沙發坐下，笑道：咱們痛痛快快的談談罷。說着，就嘆道：小四兒，把我買的那個好葉子沖一壺來，華老板在巴黎公司買的那洋餅干點心，裝兩碟子來。說時，大秃牛將他那顆腦袋，接連幌了幾幌，那一分得意，在這面上，也就十足的表現出來。不多時，果然有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，捧了茶壺點心進來，恭而且敬的一樣一樣，放在茶几上。大秃牛斟了一盃茶，送到陳忠面前，笑道：真有一股清香，你聞聞？陳忠笑道：這茶葉果然好，大概又是華老板那邊分來的了。大秃牛道：可不是？那一回到上海去，都有人送東西給他，這茶葉還是打上海帶來的哩。陳忠笑道：找了個好女婿，真比生個好兒子還強。你瞧，吃的喝的穿的，你那一樣沒有？大秃牛伸起一隻手來，在腦袋上搔了一陣，只忍不住微笑。陳忠呷了一口茶道：這件喜事，我老早就聽到了消息，我想憑大姑娘那個模樣，成功是一定成功的，可料不到成功有這樣子快。大秃牛笑道：咱們是自己弟兄，沒有什麼話不可以說的。老實說，我也想不到有這樣快。不料小蘭他一樂意，馬上就辦。外頭人都說，沒有辦喜事，就是隨便住在旅館裏的。這話

，可有些委屈人。我們姑娘也是用汽車接過去的，而且他們那些好朋友，都在新賃的屋子裏，鬧了一宿。隨後我和她媽，因為她短人照應，我們也搬過去住了。小蘭那一邊，原是没有什麼可說的，就是那邊的親家也說，小蘭這大年紀了，應該要添個孩子，我們姑娘嫁過去，那是十二分歡迎的。不過我們姑娘，她那個脾氣，也是太執拗一點，什麼什麼……說着，端起茶盃來呷了一口茶。然後說道：昨天晚上，她們已經在戲院子裏會了面，據說，也就沒有什麼了。陳忠笑道：這個我明白的，昨天我們先生去聽戲，他也說都見了。大秃牛還要說時，只聽到外面一片喧嘩之聲，說是姑奶奶回來了。這就一二十個男女，和衆星捧月一般，簇擁着芳芝仙進來。芳芝仙已不是從前穿藍布大褂的那種裝束，除了渾身錦繡而外，這織花緞子旗袍由脖子上垂下來一掛渾圓晶亮的珠圈，兩隻耳朵下，又綴着兩朵銀光，正是一對極的大鑽石。陳忠已是讓大秃牛讓着走到門外。陳忠笑着叫了一聲姑奶奶。芳芝仙笑道：呀！您別這樣稱呼呀？您好？您好？說時，芳芝仙抬手撫了撫鬢髮，又露出手指上那一顆鑽石戒指，陳忠也道您好！您好？華光板好？芳芝仙道：他可忙着啦！昨天晚上，由館子裏回來，聽說還到那個總長家裏吃飯。今天他也說到這來瞧瞧諸位的，又讓一個外國人請着去了。陳忠還要說時，那位壽二爺，手牽着旗袍的大襟。笑着道：別站着說話啊，屋子裏去坐着吧。我算着你該到了，屋子裏已經給你泡好了茶，進去坐罷。說着捧了芳芝仙一隻胳膊，帶擁帶捧的，就把她捧進屋子去了。只在這一會，左右前後的街坊，就

牽線不斷的進門，尤其是婦女們，還不會進堂屋門，在院裏先就喊上老太太大姑奶奶了。大秃牛有位從前洗衣的夥計馬老，如今穿嗶嘰袍子，花緞馬褂，替他當招待，夥計的媳婦馬嫂子，從前的衣服，補釘加補釘，而今也有一件大緞花絲葛袍子。手腕上還帶着兩隻筆管粗的銀鐲。她那一雙又粗又黑的手胳膊，現在也讓香胰子擦得又光又白，露了一大截子在外面，提着一壺開水，進進出出。陳忠忍不住叫了一聲馬大嫂。馬大嫂放下開水壺，笑嘻嘻的向陳忠請了個安。叫了一聲二爺您好？說着，站立起來，將手腕子上的銀鐲子，向上攏了一攏，然後才走了。陳忠將這些事，都看在眼裏。還是大秃牛爽快，笑着，一拉陳忠的肩膀道：小馬幫了我多年，我也沒有什麼幫他的地方。咱們都好，就把他一個人摔下來的，我心裏也怪難受的，所以我託小蘭給他在銀行裏找了一份小事情，一個月却也掙個五六十的。說不得，咱們私下又津貼他一點兒。瞧他公母倆，不是過得挺舒服不是？陳忠笑道：這是您好心，提拔他。怪不得我們先生常說什麼有飯大家吃呢。大秃牛聽道：我算什麼？夠提拔人的嗎？這全是咱們姑娘的力量。陳忠笑道：那還是您的力量。要不是您讓姑娘學戲，又那裏能夠攀上這一頭親呢？大秃牛聽了，兩手捧了大肚子哈哈大笑。這個時候，客就越來越多了。壽家也就像辦喜事一樣，後院子裏也搭上了棚，擺下許多席面。大秃牛要親自出馬招待客人了，陳忠也就走到院子裏，找了那個馬夥計坐在一邊閒談，他原是洗衣服的時候，就喜歡閒談，出名的綽號話匣子。這時陳忠一坐過來，他先笑道陳二爺，

咱們作夢也想不到有天啦。陳忠笑道：那也不見得，我早就瞧你像是個發財的樣子。馬夥計一聽這話，禁不住樂了。因道：我從前算命，算命先生也是這樣說，說我上了三十歲，就要發財。我當時實在不相信，而今看起來，算命先生，算得是真靈。陳忠笑道：他們這一搖子事，可說郎才女貌，別說你得了好處，很是高興，就是我們作老街坊的，也是高興的。據牛大爺說……說到這裏，四週一望，身邊並沒有什麼人，因輕輕的笑說道：和那邊是兩頭大。馬夥計笑道：那有那麼容易的事？先說這件事，那邊大奶奶，直鬧直哭，鬧了好幾天。華老板你別瞧他在台上那樣能說能做，在家裏就像傻子似的，大奶奶一鬧，他是一點辦法沒有，可是華老板這班朋友，都在一邊生氣。說華老板掙這些個錢，不嫖不賭，再討一房人，不算過分。况且大奶奶又害着癆病，身體太壞，直到現在也沒添一個孩子。讓華老板討一個人，添兩個孩子，也是大家的好處。這不是很有理的話嗎？你瞧她怎麼說？她說添孩子是別人的，與她有什麼好處？再說添了孩子，那新的的人有了這一層把柄，那更要了不得，我幹嗎把天下讓人家坐。那班朋友又說了，照中國習慣說，不生兒子，是犯七出之條的。就是外國的拿破崙，因為皇后不生兒子，把那又有愛情又好看的約瑟芬，也離了婚呢。陳忠笑道：你真是福至心靈，連外國的故事你都知道。馬夥計笑道：我那裏又知道什麼外國故事，中國故事，這全是他們那班朋友說的。他們一到這邊來談天，就會提起這話，至少我聽到他們說過五十回了，我還記不住嗎！陳忠道：既然如此，那

邊大奶奶應該答應？馬夥計道：他那裏肯答應？她說，有錢的人，沒有兒子就可以討小。若是沒有錢的，那怎麼辦呢？據她這樣說，是把主意拿定了，決計不肯讓這件事成功的了。後來還是華老板的老太太出來說，你這是什麼成心，難道要絕了我華家的後代根，你才甘心嗎？你真要是這樣，我自有的地方找人和你講理去。這樣一來，她沒有話說了，才生氣說，不管了，隨大家去辦。陳忠笑道：原來拿出這樣一個大題目來壓迫她，她當然沒有什麼話可說的了。不過這兩頭大的話，恐怕不容易通過。馬夥計笑了一笑，然後說道：這話現在不說也罷，那邊原先還只肯當着不知道，以為不是華家人。前幾天才說了幾個條件，每逢星期二四六，讓華老板上這邊來，其餘的日子，都不許。只要華老板把這件事答應了，其餘的事，都好商量。其實華老板晚上不在這兒，白天是在這兒，沒有這條件，半天還不敢明明的來。有了這個條件，華老板就可以放開了胆子在這邊睡了。那邊提的條件，真是有些苛，陳忠笑道：要據你這樣說，這邊的大姑奶奶，不但是兩頭兒大。恐怕這一個小字兒，還沒有十分巴結上呢。憑她現在的地位，就能給你們湊合得這樣熱鬧，若是她再向上升一步，你們就更闊了。這可是一人得道，全家登仙了。馬夥計笑得只搔着脖子。他正想說什麼，一個黃瘦面孔的女子，穿了一件八成舊的藍布衫緩緩走了過來。看她那欲前不前的樣子，倒像是很害羞。陳忠想起來了，這是芳芝仙的師姊妹呂芝仙。她原來的名字，就叫呂大瓣，和芳芝仙是跟着短腿李學戲的，馬夥計一見，笑着先說道：大瓣你怎

麼這時候才來？我們大姑娘等着要和你談談哩。呂芝仙因馬夥計當了許多人叫她的小名，未免臉上一陣緋紅，對馬夥計瞧了一眼。陳忠便站起來點頭笑道：大姑娘，我們好久不見，您好？呂芝仙點頭笑道：您好？今天回家來的嗎？陳忠笑道：剛才回來，不多大一會兒。大姑娘今天沒有上戲館子嗎？呂芝仙慢慢走過來，走得挨着桌子邊，靠了方凳子，屁股挨着一點凳子邊，笑道：現在不到天橋去了，在天樂園趕夜場呢。陳忠道：那很好哇！只要這樣慢慢的幹下去總會爬起來的。早就聽見說您學會汾河灣這一類的戲，呂芝仙連連點頭笑道：我現在不唱衫子，改丑行了。陳忠笑道：拿多少戲份呢？呂芝仙紅了臉，只低了頭不作聲。陳忠見她有些難爲情的樣子，料得有不便出口之處，也就不向下說了。坐了一會，芳芝仙自己出來了，向呂芝仙一招手，呂芝仙趕快跑了過去，拉着她的手道：大姐，你好？我早就要看看你，總沒工夫去。芳芝仙笑道：多久不見稱呼都改了。大姐怎麼改了大姐呢？呂芝仙道：現在你還比從前啦，我怎樣敢叫你大姐呢？芳芝仙道：咱們好姐妹們，別說這樣的話了。拉了呂芝仙一隻手，就向屋子裏去了。陳忠對馬夥計歎了一口氣道：你瞧，她們是同窗學藝的人，一個就爬得那樣高，一個就跌得那樣低，天下兩事，真是難說得很。馬夥計道：咱也不怨人，誰叫她自己不爭氣學不好戲呢？陳忠應了一聲是，點了一下頭，因為賓客已紛紛的入座，就不便再和人家說什麼。吃酒的時候，大禿牛壽二爺都出來陪席，芳芝仙只站在台階上，笑着說了一聲沒有菜，就避開了。有人說大姑奶奶也不

第十四回 斯人記

三一〇

來喝一鐘？大秃牛就代答道：她不成？華老板還等着她回去吃飯呢。諸位沒有看見門口那一輛汽車嗎？那就是等着她回去的。大秃牛說着，那顆禿腦袋只是搖擺不定。酒至半酣，芳芝仙果然告辭。在席上的人，聽到她要走的消息，大家都放了盃筷一齊送到大門口來。芳芝仙上了汽車，汽車開出了胡同口，大家方才回轉身來入席。陳忠看在眼裏，又不免歎了兩口氣。不等席終，就推有事告辭了。

第一五回 冒雨過荒邱尋盟黑夜 飛箋謔文友盛會華堂

陳忠在家繞了一個彎，就回了梁宅，梁寒山一見，就向他連連招手。陳忠走到書房，裏先歎了一口氣道：梁先生你要打聽的那個事，已經是眞的了。這樣看來爲人倒不可以不生個好閨女。於是將今日經過的事說了一番。因笑道：打是打聽清楚了。但不知梁先生和這事有什麼相干，爲什麼要急於調查出來？梁寒山道：我不告訴你，你一定很奇怪。其實告訴你，你也未必明白。現在上海有個朋友要調查戲子實在的情形，編一部書出來。第一個要調查的就是華小蘭。你想他有這樣好的材料，我爲什麼不調查？陳忠笑道：他們這種人，你別瞧他坐汽車住洋樓，實說出來，一個大錢也不值。放了正經工夫，幹嗎去替他這種人作書？書一作出來，那他們更要了不得了。梁寒山把手一揮，笑道：你懂得什麼，去罷。陳忠去了。梁寒山拿出一疊仿古精印的宣紙正要寫信，窗子外面，却有人連連叫了兩聲梁先生。梁寒山回頭看時，乃是九州日報的記者仲啓聖。還不曾答話時，仲啓聖推門進來了，笑着道：梁先生，好久不見，我要來請教請教，不耽誤工作嗎？梁寒山迎着到書房裏坐，因道：仲大哥，你未免太客氣了。仲啓聖因主人讓開了寫字桌的地方，就隨身坐在主人的椅子上見一個水晶鎮紙下，壓一張信箋，上寫梅仙先生文鑒；朔地苦寒，榆楊晚葉。他連忙將信箋和鎮紙一推道：原來是信。梁寒山道：信也不要緊，不過是給朋友平常

的僧罷了。仲啓聖笑道：是不是女朋友？起首就寫得這文縷縷的。梁寒山道：這話有些不對，難道說給男朋友寫信，就不許文縷縷嗎？但是我不瞞你，這信我的確是給女朋友的。聽說你也有一個女朋友，過從很密吧？仲啓聖道：冤枉冤枉！不過是一個平常同業罷了。我因爲她是個弱者，可是常幫她一些忙，後來朋友有點誤會，我就避開了。梁寒山道：是不是叫薩愛仁的那位女新聞記者？聽說她常光顧到你們貴社裏呢。仲啓聖道：真是沒有辦法，我既不能不見她，又不能當面和她絕交。只好讓她麻煩了。我今天來着你就特意來請教，有什麼法子可以擺脫開來？梁寒山道：朋友還怕多嗎？爲什麼要擺脫開來？你就是說她是個女子，正大光明的交朋友，男的也好女的也好，要什麼緊？老實說，你這人太客氣了。弄得人家認爲你實在靄然可親。凡是女子，最喜歡的就是溫存。你這樣客氣，正是投了女子所好，叫她怎樣不來將就你？仲啓聖道：你說的全不對題。我並不是怕交朋友，我是怕她糾纏我，讓我作不好事情。梁寒山道：果然如此，我倒有個辦法。就是從此以後，你見了她就生氣，她說什麼，你就噁什麼，她請教什麼，你就回絕什麼，不到一個禮拜，準保她要和你絕交，不認爲朋友了。仲啓聖道：法子果然是好，但是叫我怎樣拉得下面子來？梁寒山道：你既怕和她親近又拉不下面子來，那可沒有第二個好法子了。仲啓聖笑道：我和別人提起，別人都開玩笑的。惟有你倒多少給我出了一個主意，管他呢，我也就姑試爲之罷。我現任到國務院去一趟，弄一點打電報的新聞，她一定在那裏的，我就可以把

你告訴我的法了實行起來了。說着拿了帽子戴上，就向國務院而來。今天因訪友談話，却是來晚了一點，新聞記者招待處，已是寂無一人了。自心裏深自懊悔，爲了不相干的事，把正經事給耽誤了。在屋子裏周旋了一會，正待要末，這裏專任的茶房，却搶着進來，笑道：仲先生，您剛來，我在這兒，候着您啦。一面說着，一面伸手到衣袋裏去摸索，就摸索出一張紙片來。仲啓聖一見連說勞駕。茶房道：我也是拿了諸位先生的稿子，照抄一份的，您要是還不能來，我就要打電話報告給您了。您瞧我抄得不太清楚吧？仲啓聖道：很好很好，我們抄的也不過如此。口裏說着，手上便拿了紙片來看。見頭一行十二個字，就有四個錯字。也不多看了，就向身上一揣，茶房笑道：我有一件事要求求仲先生，昨天想說因未得便，今天這兒……說着又望了他一笑。仲啓聖道：只要辦得到的，總可以，請你說罷。茶房又笑道：本來過年，仲先生就賞得多，現在又要……太什麼了。仲啓聖道：是了，你短零錢，要多少？說時，便伸手到衣袋裏去，茶房躊躇了一會子，然後微欠着身子笑道：一氣發了薪水就奉還的。不知道仲先生身上便不便？我想借兩塊錢。仲啓聖道：有有。爲什麼還要說借？話不會說完，已經就掏出兩塊錢來，交在茶房手上。茶房笑着鞠了一個躬，連道謝謝。仲啓聖因爲時間晚了，沒有弄新聞的機會。就打算要走。茶房見他有些失望的樣子，便道：仲先生，您別忙走，也許還可以找點新聞。我給您到裏邊瞧瞧去。仲啓聖道：好極了。你看宋祕書在裏面沒有？最好能找他和我談談。茶房答應是去了。

仲啓聖一人坐在很大的招待室裏，很覺無聊，就把茶房拿來的紙片掏出來，一個子一個字，給他來改正。看了幾行，門一推進來一個人，仲啓聖以爲是茶房來了，連忙起身向前相迎，原來却是薩愛仁女士。她不等仲啓聖開口先笑道：我算定了，你不能不來的，所以我和大家走出去了。又轉回來。仲啓聖想到梁寒山的話要冷冷的對待她，因之一點笑容也不放出來，却只鼻子裏哼了一聲。算是答應她話。她笑道：你得了消息沒有？我怕你今天趕不上，給你抄了一份，正打算親自送到你報館裏去，你不是要打上海的電報嗎？晚了可不好。但是我又怕你來了，未免兩下裏撲個空，所以我又轉回來。再遇不到你，我就只好不辭路遠親到貴社去了。她這樣說了一遍，仲啓聖却不好意思再用冷面孔對待人家了。因道：謝謝你，我太忙，薩女士到我那裏去，我又不能好好的招待。薩愛仁道：我們都是新聞記者誰也知道誰的難處，何必客氣？仲啓聖再要說時，那茶房已經來了，笑道：仲先生您快去吧？我剛才和宋祕書說了，他說請您進去談談。仲啓聖心裏很自幸，以爲可以借這個機會脫身。跟着茶房到裏而去，和宋祕書談了半點鐘的話。回頭又在衙門裏遊蕩了半個鐘頭，前後整有一小時之久，心想，那位薩女士，這應該走回去了。不料走到重門下。薩愛仁正在門下徘徊着。她一見就迎上前來，笑道：得的材料，一定不少，談話談了這麼久了。仲啓聖笑道：瞎說一陣，並沒有什麼材料。薩愛仁笑道：這應該回去趕稿子了。有功夫談談嗎？仲啓聖笑道我這分忙，薩女士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薩愛仁望了他一望，又微笑

。於是把手上拿着的那條縐紗圍巾，向脖子上一繞，圍巾起了一個旋化，因為他並沒有拿住這一頭，圍巾就在肩膀後面溜下去了。仲啓聖恰在身後，看到人家丟了一條圍巾下來，總不能完全置之不理。便彎腰拾了起來嘆道：薩女士薩女士，丟了東西了，薩愛仁回頭來看，笑道：喲！圍巾怎麼丟了，說着却不用手來接，倒背着手向後退了兩步。仲啓聖看她站定了，將背朝着人，分明是等着人給她圍上了。若是裝着不理，未免拉不下面子來，只得兩手拿了圍巾，搶上前一步，給她披上了。薩愛仁這才回轉頭來半鞠着躬，給他道了一聲謝謝。仲啓聖笑道：太客氣。說了這三個字，就走出了門，跳上自己的包月車。薩愛仁在大門外台階下，却連連對他招手道：仲先生，仲先生！仲啓聖見他那種慌忙的樣子，以為有什麼要緊的事，只得喊住了車子，從車子上走下來，問薩愛仁有什麼事。薩愛仁站在仲啓聖當面，咬了牙，低頭想了一想，微笑道：沒有什麼事，回頭再說罷。仲啓聖見她說不出所以然來，便又回身要上車，薩愛仁情不自禁的，却伸手扯了一扯仲啓聖的衣襟，低聲問道：今天下午，仲先生在貴社嗎？仲啓聖道：今天下午不在家因為有個約會呢，薩愛仁道有個約會嗎？幾點鐘到幾點鐘？仲啓聖道：自下午四點到晚上九點。薩愛仁笑道：沒有這樣長的聚會。仲啓聖道：並不是光吃酒，還有許多事情要商量哩。薩愛仁道：明天下午，我再來拜訪你罷。仲啓聖隨便點了個頭，自上車回去了。一走進編輯部，有位同人甄伍德，正斜靠了躺背椅子上，擷着短鬚着心事，他一見仲啓聖便笑道：嘿！你那位愛

人，今天連打三四個電話來找你，你到那裏去了。我接的電話冒充你，她不肯信。說時，連擻着短鬍子道：我非把這個取消不可了。仲啓聖正忙着要作事，他這樣說了，也並沒有去理會。這天過了，次日薩愛仁的什麼約會，却也沒有留心一早有事，就出去了。到了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，薩愛仁就打了一個電話來。甄伍德正在家裏無事，要找一個什麼事關心。聽了電話鈴響，便搶着來接電話。一聽是女子的聲音，便極力將聲音放低道：我啓聖啦，你那一位？薩愛仁並沒有料到有人走來就冒充，因笑道：我是愛仁，你這時候能在家多等一等嗎？我就來。甄伍德連說決計等，決計等。薩愛仁聽這口音，却有點不像仲啓聖說話，正想追問幾句話時，那邊的電話，又掛上了，好在九洲報社是常去的，就是碰了一個釘子，也沒有多大關係。也就不怎樣疑惑，馬上就由公寓門口雇了車子，一直到九洲報社來。到了編輯部裏，這是上午，當然寂焉無人。走到仲啓聖的臥室外，見門是虛掩着。將門一推，伸頭一望，屋子裏也是沒有人。橫擺下一張寫字樣上，一管銅鎖尺，却壓了一張字條在下面。薩愛仁心裏一動，便走進房來，伏在桌上將字條一看，只見那字條寫着幾口大的字，是：

電話悉，我有事。不能久等。社中說話亦不便。如有事相商，今晚六時，在陶然亭外候我。餘面詳。

薩愛仁一見，一喜之下，那一顆心幾乎由脖子裏跳到口裏來。這字條上沒寫明誰給誰的，照口氣說，當然是爲了我留下之約了。她又怕這字條讓別人看見，有些不大好，連忙將字條一抓，揣在身上收起，輕輕悄悄的就出了報社。依然回寓了。心裏想着，這人的行動，也是奇怪。男女朋友，大大方方的談話，要什麼緊？爲什麼要我晚上跑到陶然亭去。不是他另有什麼用意？噯！真是一個傻瓜。想到這裏，就不由得一笑。這也就不必出門了。一個人回公寓，先且休息休息，到了晚上六點鐘，換了衣裙，就叫茶房雇輛車到陶然亭。茶房雇了許久回來說，這時候了，拉車的都不肯到那兒去。說是路又遠又黑，回來又沒有回頭生意，都不願去。要不然，您可以雇車到南橫街。那兒到陶然亭路不遠，雇車容易些；您先坐到南橫街，到了南橫街再換車罷。薩愛仁雖有些不願意，然而實在雇不到車，也是無法，這也只好先坐了車到南橫街再說。坐上車子，出了胡同，街上的電燈，已經都亮上了。心裏一想，陶然亭是去過一回的，那地方荒僻得很，現在就是這樣晚了，若是到了那裏，豈不完全是黑夜了。一個女子，黑夜跑到那種地方，怕有一種危險吧？但是轉身一想，若是不去的話，便是自己失了約。屢次三番，要約仲啓望認誠，都不能夠。好不容易今天得了這樣一個機會，倒又不去，連自己也對不住了。陶然亭那裏雖然荒僻一點，也是有人家的所在，難道那裏的人，晚上就不出門嗎？他們既然可以出門，我當然也可以去了。她這樣想着，心裏也就坦然，於是就讓車子拉到了南橫街。在南橫街下車之後，站着一望

恰是十字街口。東西兩頭，零零落落，還有幾盞如早星的電燈。由南看去，乃是一條冷胡同，黑洞洞的，並沒有燈，由此向前，好像越上前，越開闊，是荒野的地方。一面付着車錢，一面躊躇起來，若是就由這裏向南，未免太可怕了。正在怔着。恰好這個時候，却有一輛人力車拉到面前來，便問要車嗎？薩愛仁道：陶然亭多少錢？車夫道：你是上陶然亭嗎？薩愛仁頓了一頓道：我家就住在那兒。車夫道：不錯，前兩天有人搬到廟裏去住，那就是侯府上，怪不得了。要不然，這時候，誰到那兒去？天怪黑，又沒有回頭生意，你給兩毛錢罷。薩愛仁不知由此往陶然亭，還有多少路，看這車夫，臉上撑起兩方高顴骨，滿腮斑白的短樁鬍子，分明是個老人家，比較可靠一點，也就不和他講價，就依了他道：就給兩毛錢，你拉快一點罷。坐上車去，車夫扶起把來，正向這一條胡同裏，直拉將走。斜斜的拐了一個灣，已經不見一點燈光，胡同兩邊的矮屋，散了開來，有一家，沒一家，已經成了不成片段的敞地。又過去一點，索興一家人家也沒有了。眼前只是黑沉沉的一片，抬頭一看天上，也不過四五顆星，在半空裏一閃一閃，正看着他閃動時，忽然又不見了，別的地方；倒同時冒出一叢很小很小的星來，不覺失聲道：今天怎麼這樣黑，一言未了，迎面吹來一陣冷風身上如涼水澆了一般，不由得兩隻手合抱胸前，緊緊的捧着。在這時候，恰有幾點冰涼的東西，打在臉上，薩愛仁道：噯呀！怎麼辦？下雨了，有雨布沒有？車夫一面拉着車，一面喘氣道：太太……我沒有打算今天下雨，我沒帶雨布。前面更沒有蹤

雨的地方，要不，我拉你回去。薩愛仁道：既然拉到這裏，那裏還有回去的道理。你快一點拉罷。車夫聽說，依然還是喘着氣，一步一步的向前拉去，那迎面風，一陣接着一陣，吹的更緊了。風裏的雨點子，也頃以前更密，不斷的打在臉上和手背上。車子已經拉到了南下窪子；那蘆葦地裏的蘆葦樁子，讓風拈得息息瑟瑟的作響。向前一望，一片黑沉沉的大地，其中常雜些高低不齊，一叢一叢的黑影子。像喝醉了的人一樣，在地下只管顫動，心裏本想問車夫一聲，那是什麼？可是又怕問出來了，車夫落井下石，更要來恐嚇劫持，便坐在車上咳嗽個不了。心裏也就跟着梯突，跳個不了。這車子一步一步向前拉，拉得和黑影慢慢相近，及至定睛看時，原來是人家墳墓上的小柏樹，樹底下，隆隆高起兩個墳堆，堆前有一塊短石碑，遠望着，儼然是一個人蹲在那裏一樣，莫不是墳墓裏的鬼出來了？正想着，又是一陣風，挾着地下的沙土，就那墳邊打了一個胡旋，向車子上，直撲過來，薩愛仁毛骨悚然，哇的一聲叫了起來。車子正對着風向前拉，忽覺得薩愛仁大嚷一聲嚇了一跳，幾乎把車子仰得翻轉過來。連忙回過頭來問道：太太！你這是怎麼了？薩愛仁道：時全副的精神，分作兩半，一半是怕鬼，一半是喜歡要得着愛人談天，車夫雖然叫了她兩聲太太，她也並不爲這個注意。因問道：這裏到陶然亭，還有多少路？車夫道：現在也不過走了一半，您要是回去還不遲。若是再向前走，遇到了大雨，可沒有辦法。薩愛仁道：你這人怎麼了？我花了錢坐車，我說要到那裏，你就得拉我到那裏，遇着雨遇不着雨，你

就必管了。車夫因她如此說，扶起把來又向前飛跑。跑不了多遠，又遇着一所古冢，古冢之外，有一塊長方形的東西，擺在地上，很像是一口未曾掩埋的棺材。薩愛仁也不敢仔細去看了，坐在車上只閉着雙眼，但是這一條路，左右前後，不斷的都是墳墓，睜開眼來，便可以看見。加上半空裏的雨點，又慢慢密起來，打在身上，由溼成了一小塊溼成了一大塊，外面這件薄棉襖差不多都溼透過去了。車子剛剛拉過鸚鵡塚，早又嘩啦啦一聲，下來一陣急雨，淋得人體無完膚。所幸這就到了陶然亭大門外，薩愛仁也來不及給車錢了，操着兩隻手，就順着石階向上飛跑，在大門洞子裏站着。車夫以爲她忘了給車錢，一面囑着，一面追了上來。她匆忙着付了車錢，車子拉走，就只剩她一個人了。這陶然亭的古廟門裏，向來有一條大惡狗，平常來了客人也就是亂吠。現在風雨橫天，又有人亂囑，怎樣不急，早已隔在裏面大吠起來。這廟裏的南屋，新進駐了一隊兵，聽到犬聲大作，就打開廟門來看。見一個婦人，操手靠在大門洞裏，台階下面，有一輛人力車，在風雨裏拉着走了。因問道：這般時候，你到這兒來作什麼的？薩愛仁見一個穿制服的人，手上拿了一盞玻璃燈，向自己一照，知道他未免要干涉。答道：我是新聞記者。兵道：新聞記者？陶然亭出了什麼無頭命案，要你這女訪員來訪。薩愛仁道：我是來逛逛的。那兵大笑道：黑漆漆來逛什麼？來逛南下窪子的夜市嗎？薩愛仁道：我逛我的，關你什麼事？要你這樣追着問幹什麼？她說這話時，已是冷氣侵心，兩手捧胸脯，哆嗦個不住。兵看了她這情形，便

道：我看你滿身都是水，你走了進來罷。薩愛仁道：我不進去，我要站在這裏等人，兵道：你等誰？薩愛仁道：我說了我的事，與你毫不相干，你老要追問幹什麼？他們正這樣交涉時，把其餘的兵：和廟裏的和尙，都驚動了。薩愛仁受不住簷下的冷風吹襲，也走到大門以內來，大家團團將她圍住，見她淋得落水鷄似的，頭髮紛披到臉上，實在難看。這裏的人，十之七八，就都認她是瘋子。一面讓她到廚房裏去，讓她一人在灶前烘衣服。一面打了電話到附近的警察區裏，說這裏來了一個形跡可疑的女子，請派一個人來查問查問。區裏得了這個電話，立刻派了一名巡長，兩名警士，一路到陶然亭來。警士見了薩愛仁，便問她是那裏人？到這裏來幹什麼的？薩愛仁一看警察來了，知到這事情已經鬧大。待要無理會，他們真把人帶到區裏去，那也是件麻煩事。只得直說出來，是九洲日報的仲先生約在這裏會面。若是你們要交涉，我不會他，我就回去了，警士問來問去，居然問到了一個實的人，便道：既是有人約你來此的，那更好，我們這就打電話問他去。於是一個電話。就通到九洲日報。仲啓聖這時剛剛回社來用晚飯。聽差說是陶然亭有人找仲先生說話心裏好生奇怪。陶然亭那地方自從初到北京，爲了慕訪名勝，去過一次而外，以後總沒有到那里去過，那地方那裏還會有人打電話來找我，心裏納着悶。一接電話，却是女子的聲音着道：我是愛仁啦，你不是約着六點鐘在這裏會面嗎？我一個人冒着雨，從墳堆裏跑到這裏來，你怎麼還在家裏待着？現在這裏的軍警，把我當犯人一樣，團團圍住，你快來罷。

冒雨過荒邱尋盟黑夜 飛箋謔文友盛會華堂

三二一

勿塗寫損壞
閱者注意請

裏不然，他們會把我帶區呢。仲啓聖一聽，心裏嚇了大跳，便道：你不要胡鬧，我幾時約你上陶然亭的？薩愛仁道：怎麼沒有呢？今天上午，我到你報社裏去，你在棹上留下一張字條，上面寫的明明白白，叫我在陶然亭等你。這張字條，我還留着在身邊呢。仲啓聖想，現在且不必問她去的原因，先把她弄回來要緊。就對她道：好罷，我就來，請一位警察過來和我說話，警察過來接話了，仲啓聖就告訴他那女子有神經病，請好好的看住，馬上就來接她。陶然亭的電話打完了，仲啓聖就打電話叫了一輛汽車，獨自坐着，直向陶然亭而來。仲啓聖坐在車子裏，隔着玻璃向外面張望，只見大野沉沉，其黑如墨。自己心裏不住的暗忖，這種地方，就是一個壯漢，這時也不敢來，何況是個女子呢？她真是有神經病，好端端的要跑到陶然亭來幹嗎？一路上如此思量，到了陶然亭剛一停車，早有幾個人接將出來。巡長巡警見仲啓聖是坐汽車來的，把原來一同帶區問話的意思，便已取消。巡長先問道：你這位先生是爲着那位薩女士的事情來的嗎？仲啓聖道：是的，她現在什麼地方？巡長道問我們也看不出她怎樣一個路數，不好怎樣辦。況且她又是一位女士，我們那裏強迫得？現在客廳裏待着呢。仲啓聖道她有病。今天下午，還送他到醫院裏去瞧過的，不料他一人晚上跑到這裏來。諸位想想，若是一個好人，誰有這樣大膽。巡長巡警都說這話不錯。一直把仲啓聖引到廟裏的接待室裏來。只見薩愛仁背着一盞煤油燈，披著頭髮，臉子黃黃的，眼圈兒紅紅的，縱橫着淚痕，倒像是個瘋婦，她一見仲啓聖，滿肚子委

屈，不知從何說起，索興哇的一聲哭將起來。她這哭，倒添仲啓聖一個主意。便將巡警拉到屋外低聲道：我看她，今天的病，發的更大了。不能再惹她，這裏離醫院很遠，可真沒有辦法，你讓我騙着她先上了車子再說罷，請二位在門外等一等。巡警們聽他這樣說，果然在外等着。仲啓聖在屋子裏輕輕的對薩愛仁道：形勢嚴重得很，你趕快走罷。要不然，恐怕連我都跑不脫身。薩愛仁本來有些害怕。見人家慎重其事的說着，眼淚都嚇乾了。站起，就跨出房門來，竟不用人招呼，直奔大門，仲啓聖也在後面跟着，就讓她上車。巡警們多管一場事，就多一場事的麻煩，既是她有人領回去，樂得不追問。所以也並不來攔阻。仲啓聖和薩愛仁同上了汽車，直待開走了，便問道：你今天怎麼弄出這樣一個大笑話，幾乎把我捲入漩渦，都帶帶區裏去。薩愛仁道：只怪你不好。那裏也可以敘會，你爲什麼約我到陶然亭來呢？仲啓聖道：你真有些精神病嗎？我幾時約你到陶然亭來？薩愛仁也不多辯，就在衣袋裏掏出一張字紙來交給他看道：這不是你寫了，放在你棹上留給我看的嗎？車蓬頂上這盞電燈正亮着。仲啓聖一看，唉了一聲道：怎麼你連誰的筆跡都分不出來了？你仔細看看，這是我的字嗎？這是我們那位甄先生和你開玩笑的。你怎麼也不打量一下，糊裏糊塗，就跑到陶然亭來了。我果然約你隨便什麼時候，都可以和你當面說妥，何必留一個字條在桌上，多此一舉。而且你又怎會知道你會到我報社裏去找我？想一定是甄先生留好了字條，冒名打電話把你叫去的。薩愛仁道：對了，我到你報館的時候，不瞧見人

。我以為你一定在自己屋裏，所以到總屋子裏找你，不料人沒有，桌上倒留一張字，好像你知道我會來似的，和打電話正是一事，我怎樣不相信呢？仲聖啓道：冤枉，冤枉，我今天一早就出門去了，直到天快黑才回報館。我接了陶然亭的電話，我倒嚇了一跳呢。今天你這回事，作得多麼荒唐，不但你自己會發生性命的危險，就是我，也有口難辯冤枉。萬一發生事故，我跳到黃河裏去也洗不清了。仲啓聖一向對她很和氣，說到這裏，顏色未免正了一正不能再和她和氣了。薩愛仁默然了半響，然後一笑道：這樣一來，足見得我這人作事，是實心實意的了。豈不因此增長我們……仲啓聖道：我們的友誼，本就不錯，那還用得要這事來證明？說着話時，車子已經到了大街上。仲啓聖却叫汽車夫送薩愛仁回家，回頭到九洲日報來拿錢。自己逕自先下汽車，另雇人力車回報社去了。回到報社來，只見甄伍德歪躺在一張軟椅上笑嘻嘻的望着人，仲啓聖覺得他這個玩笑，開得太大了，本來想見了他，說他幾句的。及至一見他種樣子，也只得笑道：你害苦了我了。花一筆汽車費，還是小事，設若她出了什麼意外，我要負多大的責任？甄伍德笑道：我是試試她的誠意如何？與你很有利啊！說畢這句話，不等仲啓聖再說，一個人就走到編輯部去了。幾個同事的，正動手要編稿子，先坐着閑談。有一個道：在電影上看到她很漂亮的。可是本人的臉子，並不怎樣好，臉上還有許多雀斑。一個道嘿嘿！你認識她，怎麼不給同事的介紹介紹。那個答道：那有什麼難？過兩天，她就要親自登台的，花幾毛錢買票，你可以看到她了。

甄伍德笑道：你們說的是誰？說的是電影明星柳愛梅嗎？你們不要着急，準可以和她會面。不但可以和她會面，而且還要擾她一餐吃的呢。大家都問道：她要請客嗎？甄伍德道：可不是？昨日我會到她，她當面和我說的，就是要和大家領教領教。大家都說，大概她也不能都請。但是她請一個，我們就到一個，不能辜負人家這種盛意的。說時，大家哈哈一笑。笑了過去，各人作事，也把這事丟開了。到了次日，甄伍德却起了一個早，私自跑到南紙店裏，買了一百二十封請帖，揣在身上，帶回家來。這時，還不過七點鐘，所有編輯部的同人，都沒起床。進得屋將房門關上，便把一本北京新聞調查錄翻了出來，按着表上的報館通信社，每處至少下一封請帖。寫明星期日正午十二時，潔樽候光，席設北海漪瀾堂，柳愛梅訂。並在幾封名記者的帖子上附註兩行小字，是日梅當恭自歌唱以助餘興。按着表，共寫了八十多張，其餘未寫的三十幾封請帖，就以本人的熟人填上。帖子笑得好了，仍舊揣在身上，見同事的還不會有什麼人起來，於是悄悄的走出大門，就一直上郵政分局來，買了一百二十張半分郵票，將請帖一齊貼上，然後投到郵箱子裏去。辦妥了笑嘻嘻的回來，便打了一個電話到漪瀾堂去，自稱是北京飯店，柳愛梅女士，後天要在你們這裏請客先定十棹。若是臨時人到的多，也許再添一兩桌。漪瀾堂得了這個電話，來了這一宗大買賣，心裏自然歡喜的了不得。但是買賣太大了，不能憑電話就辦。先墊下錢本，預備了東西，臨時若是有什麼變化，這個虧怎樣吃得起？因此在電話裏就順便問一聲柳小姐是

住在多少號房間？甄伍德在電話裏聽了這句話，倒爲之愕然，難道他們還看出我們真情形來了，就隨便答應一句道：柳小姐住在三百八十號，你若是要打電話找她，要在晚上十二點鐘以後，因爲太早了她沒有起來，起來以後她又出去了。漪瀾堂的夥計聽了，放在心上。不過晚上十二點鐘以後，早就收了生意了，誰還來打電話？可是生意如此之大，也不敢胡答應，過了一點鐘，就打電話到北京飯店去，問你們這兒三百八十號，住的有一位演電影的柳小姐嗎？那邊回話說，我們這兒住的中國人很少，沒有柳小姐。說畢，電話機早擱下了。夥計對櫃上一報告，帳房先生便罵道：他媽的這是那絕了後代的，給老爺們開這樣的玩笑。我們要不一問，把東西照辦了。我們做給誰吃，自己來過一個熱鬧年嗎？我們若是訪到了這人，我非灌他吃一餐大蠶不可。大家說一陣笑一陣，也就算了。不料到了禮拜日十二點鐘陸陸續續的，就來了不少的客，店夥也不解，何以今天的生意，格外好起來，正要上前招待，來的人都問，柳小姐請客在那裏？夥計待要說沒這回事，人家可是先打電話來了，定了座的，回頭柳小姐來了，一定要見怪。要說有這回事，偏偏又一點沒有準備，馬上那裏忙的過來？只得說道：您先砌一壺茶喝吧？柳小姐還沒有來呢。大家以爲柳愛梅縱然沒有來，請客的這件事已證實的了，大家就照着熟人，分組而坐。人越多，到了後來就有八九十人。可是時間快一點鐘了，不見主人到，也不見有代表到，大家都急了。有幾位刁鑽些的，心想主人儘管緩到，吃過了，不怕你主人翁不給錢。因此要包子

的，要雞絲麵的，要三砲台烟捲的，要的非常的熱鬧。不料一直快到兩點鐘了，主人還不見到，大家覺得此事有些不妙。有人知道柳愛梅住在西安飯店的，就打電話去問，柳小姐請的客都到齊了，何以還沒有到？柳愛梅這時起床而後，洗過澡，正拿了一疊日報來看，在好幾份報上，都看到柳愛梅今天請客的新聞。她不由得驚訝起來，就問她同伴的人道：這是那裏來的話？我們幾時說要請客？大家都疑惑起來，不知誰開這麼一個大玩笑，造了這一個謠言不算，而且猗瀾堂還真有人打電話來催主人翁，玩笑未免太奇怪了。只得告訴飯店裏茶房，說是柳小姐本打算請客，但今天沒有請客。這電回話到了猗瀾堂，所有來的一些新聞記者，有幾個機警些的便也覺得有些破綻，柳愛梅果然請客決不能下了帖子，又置之不理。唱戲演電影的，他們聯絡新聞記者還來不及，那有拿新聞記者開玩笑之理？她既住在飯店裏，若要請客，大可以用飯店裏自製的請柬發出來，爲什麼還到外面去買那些很粗的紙張。於是就把茶房叫來，仔細盤查一下。茶房也覺今天的事，有點不妙，櫃上費了許多的茶點烟捲，還找不着主人是誰？見客人一問起來，只得把那天有人冒充北京飯店打電話來定座的話，詳細說了一遍。大家一聽，面面相覷，這何消說，一定是有人和柳愛梅搗亂，替她發請帖，好把新聞界得罪了，種下冤仇。無論如何，今天的這一餐是漂了。漂亮些的，各人掏本錢來，還了各人座上的茶烟點心錢。那幾個刁鑽些的，原來想揩點油水再說，所以敞開來要這樣要那樣，像一個會東的樣子，現在到了會東的時候，當然義不容

辭，只好拿出錢來。大家耗了兩三個鐘頭，高興而來，掃興而去。有幾個工夫較閑的人覺得今天上了這樣的大當，非圖報復不可。這事雖不知道是那個作的，但是就北京新聞界遊嬉好弄的人算起來，總不外幾個人。再除了今天到場的，可猜的人更少了。因此便有人，猜這事是甄伍德作的，回得家去，翻出甄伍德舊來的信札，和請東上的字跡一對，筆畫完全相對。這是甄伍德所爲，斷然無疑了。大家一傳說，不免大爲埋怨。都說你要和柳愛梅開玩笑，儘管去和柳愛梅開玩，誰也不會來干涉，可是拿了許多新聞界同志作陪筆，耽誤半天的工夫，也不過給柳愛梅加上一個失信的名兒，這是何苦呢？有人說主張把甄伍德找了來，然後上當的朋友，大家將他當面審判一下，罰他將所有下了車帖的朋友，通通補請一次。不然，就把他逐出新聞界。這個議案，說是說了，還不會實行，話就傳到甄伍德的耳朵去了。甄伍德聽了這話，倒嚇了一跳。自己作事，作得很機密的，怎樣會讓別人知道。若是新聞界同志，真照那個議案實行，就算認罰，在北京也站不住腳。可是在人未質問以前，又不便先行否認，心裏只是估量，要怎樣的安排？他正在這樣盤算之際，這天晚上，新聞界忽然一陣有七八個人，到九洲日報奉訪，這不是來興問罪之師，却是爲何？自己雖然是個智多星，也就忙中無計，一看房門是開的，連忙將門掩了，便靠近窗戶，聽來人說些什麼。他住的是北屋子，東屋子是客廳，客廳裏人說話，是聽得很清楚的。只聽得有一個人說道：甄次公府的堂會，真是不壞，把北京所有的男女伶人，都搜羅殆盡了。辦事

的人真想的到，除了點心不算，下午七點鐘，還備有酒席讓聽戲的人去吃。免得看好戲餓肚子，美中不足。我們是公正無私，每家報館送入門券兩張。甄伍德聽了這話，來不及由屏門走了。這是新式的窗子，將兩扇玻璃窗門向外一推，一腳踏在窗門便跳了出來。一個不留神，腳讓大鐵鈎掛住了，來了一個鸚鵡倒掛，由窗台上直撲下來。口裏喊道：是那幾位來了？我還沒有出來招待呢。有什麼東西，請交給我。說着，才慢慢的將鐵鈎擺脫爬了起來，拍了一拍身上的灰，就跑到客廳裏來。笑着問道：票在那裏？票在那裏？這時來賓中有一位袁伯謙先生笑道：要什麼票？火車票呢？輪船票呢？甄伍德道：你們不是說公府堂會，券發招待我們嗎？那不行。你們想包辦嗎，非給我一張票不可。他這一爭執不打緊，把所有的來賓，一個個笑得彎腰曲背，直不起來。甄伍德見大家發笑，以爲人家看見他摔了一跤，便道：你們這些人，真是幸災樂禍，這有什麼可笑，袁伯謙道：甄先生，你打一生的雁，今天讓雁啄瞎眼睛了。他們與我打賭，說是你今天不見客，無是誰，也沒有法子把你請出來，我不相信這話，倒要試一試。不料偶試小計，居然把甄先生請出來了，甄伍德一聽這話，才恍然大悟。笑道：你們都了不得，撒謊也能夠合作，這是人家所不及料的，今天你們是以多許勝少許，不足爲奇，袁伯謙笑道：這樣說來，前大猗瀾堂的那一回事，你是以少許勝多許了。甄伍德不等第二個人再說起來，向大家拱了一拱手道：這件事與我完全無關，那種無稽之談，都是誤會，不要提了，不要提了。說畢，人已早到了門

第十五回 斯人記

三三〇

外，轉身便不見了。大家都笑起來，說是可惜得很，未曾以其人之道，反治其人之身，最好花點成本做一張入門券，也讓他碰去一回壁。袁伯謙道：公府堂會，這是何等易於宣傳的事，有與沒有，只可朦混他一時，時候久了，他豈有不知之理的嗎？今天這小小手段，也就夠他丟面子的了。諸位不見他窗戶上一個倒栽葱，栽將下來嗎？於是大家一陣哈哈大笑。有幾個笑得厲害些的，還居然鼓起掌來。甄伍德在自己屋子聽了，好個難受。一個人咬着暗道：姓袁的，今天總算我上了你一個當。但是此仇不報非君子，總有一日，叫認得我甄伍德把這計劃想在胸裏，只是待機而發。

第一六回 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 兩番晤對心影證無言

過了兩天，愛梅這一場公案已經烟消雲散，他又照常的高起興來。這天編輯同人吃晚飯的時候，甄伍德閑談，就說袁伯謙這個人在報界裏很活動，不見他有什麼嗜好，這人將來一定要發財。在桌上吃飯的人，沒有注意他的話，他就不會有人來理會這事。甄伍德道：啓聖，你知道他有什麼特別嗜好嗎？仲啓聖坐在他對面正計畫着。今天的消息太多，要怎樣的編法。就隨口答道：有一種很特別的嗜好。甄伍德聽在心裏，過了飯之後，就特意到仲啓聖屋子裏去，問剛才所說袁伯謙有一種特別嗜好，却是什麼？仲啓聖一想，自己原是信口開河的話。爲什麼能對於這事，却如此注意？不要他對這位先生又要開什麼玩笑吧？這只好對他說一個不關金錢的事情才好。因笑道：他這種嗜好，的確是特別得很。甄伍德道：這事雖然與我無干，但既是特別的事情，我就要研究研究。讓我來猜猜看。於是風雅的如玩古董，特別的如打咖啡針，猜了有七八樣，仲啓聖都說不對。最後告訴了他說，是袁伯謙喜歡打燈虎。甄伍德道：這也不成其爲嗜好啊！你知道他還有別的嗜好沒有？仲啓聖道：他的確就是喜歡這個，差不多比穿衣吃飯還要看得重，怎不算嗜好呢？甄伍德見仲啓聖說得如此斬釘截鐵，料想不會錯，笑道：這也是無獨有偶了，這個人的嗜好，竟和我很相同。我這些時候，正把我十幾年來做的燈虎，清理了一清理，本想登報招股印一

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 兩番晤對心影證無言

三三一

本小冊子，不曉得爲了什麼事，把這事擱下來沒有辦。現在經你一提，我就要登廣告了。仲啓聖一聽他這話，就知道他要害袁伯謙的一種什麼玩意。好在袁伯謙並不愛燈虎，有廣告儘管讓他登去，料是礙不着什麼事的。也就並不理會。當日晚上，甄伍德很高興，就擬了一則廣告，在報上發表。大約說，有某君擅製謎，空靈巧妙，每一揭底，聞者無不拍案叫絕，現某君將其生平所製之謎，擇其最佳者，編爲專集，以供同好。集中有謎三千餘則，分爲廿四類，按類研究，足以引起無限趣味。惟某君困於經濟，無力付印。現願將此書讓給同道中有財力之人出版，該書並不索酬，以結文字因緣，有同好者，可與九洲日報甄伍聽先生接洽一切。這廣告擬好了，發給了排字房。一面就告訴前面門房，從明天起，若是有個姓袁的來找我，或者找報館的人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你就說不在家。直等他來過三四回之後，再給我一個信。又告訴裏面作事的聽差，若有姓袁的打電話來找人，你總想法子回斷他，不給他傳話。聽差們因爲他在報館裏有權，都答應了。甄伍德心裏想着，袁伯謙既是一個喜歡燈虎的人，看了這種廣告，他一定要來牽訪的。不料這廣告登出快一禮拜，也不見袁伯謙前來，心裏好生奇怪。一個極好燈虎的人。見了這樣一個廣告無異尋得了一個金礦，何以竟不理會這件事？莫非他沒有看到這個廣告。既然如此，我索興就把這廣告剪了下來，用信寄給他，看他態度，究竟如何？正這樣想着，聽差却拿了一張名片進來，說是這人是專門前來會甄先生的。甄伍德拿了名片一看，乃是梁寒山。躊躇着道：終

年也不見面三次的朋友，他來專門拜訪我作什麼。這個人向來不會和我有過什麼糾葛，和他見面，當然不會有什麼壞處，因此就吩咐聽差，直把他請到書房裏來談天。梁寒山一進來，便笑着聲說道：無事不敢來吵鬧，乃是看了廣告而來的。甄伍德一想，糟了，怎麼把這個事外之人，引了前來；因道：是不是爲了那三千則燈謎來的？梁寒山道：對的，不知道要什麼代價？敝書局很想借去印行。甄伍德既不便說沒有，又不能說可以拿去印，便只管一味的敷衍。談到最後，梁寒山道：這一次來，我一半是爲公，一半也是爲私。既是不能給書局裏付印，這底稿在什麼地方，借來一觀，可以不可以？甄伍德道：當然可以。不過底稿並不在我這裏，等我去和前途接洽。直待商量好了，我再寫信通知梁先生，到我這裏來看底稿。梁寒山心裏很是詫異。既然登了廣告去招攬主顧，有了主顧上門，又要將他來擺脫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可是人家既說另有前途，不能逼着人家就在這時拿出來，只得閒談了一些別的話，把這事丟開。至於甄伍德每以要這樣轉個大彎，自己却始終不能明白。好在這種事情，書局當事人，不過附帶的想辦一辦，有與沒有，不生什麼關係。既是辦不到，也就不再談這事了。甄伍德見他臉上頗有些不快樂的樣子，便笑道：梁先生不要誤會了，並不是我故意推諉，說東西不在這裏，實在因爲前途是個固執的人，他怎樣說了，只好怎樣的辦。梁先生若是不肯信，明天中央公園開書畫展覽會的時候，你不妨去參觀一下。其中有署名雙駝館主的，就是這位先生。而且他本人，也必定在會場的。你只要對他的

第十六回 斯人記

三三四

作品作出羨賞的模樣，他自然就會出來招待你。梁寒山道：他是怎麼一個樣子？甄伍德頓了一頓然後笑道：乃是一位鬚髮皓白，鬻然可親的耆者。梁寒山見他說這話時，是沉重的樣子，似乎不至於撒謊。便問道：那位老先生姓什麼？甄伍德將手伸到後腦下，搔了幾下，笑道：因為這位老先生窮且益堅，且不許人隨便宣布他的姓名的。好在梁先生久在文壇上的人，一見面也許認得他，用不着我來多事了。梁寒山因為他如此鄭重聲明，這人或者也是個淪落的老文人。這人既弄得連自己編製的燈虎，都不能出版，其窮可知，同病相憐，未免加上一番欽慕意思。當日和甄伍德談了一陣子，越覺得這人，也是斯文一脈，人家說他是刁滑好弄，却是靠不住。因之談得很高興的回家。過了兩天，中央公園，果然有一個書畫展覽會。這日適值天氣晴和，又沒有刮風，令人自然的遊興勃然而生，因此吃過早飯，就逕到中央公園來。這時已到了春光七八分的時候，公園的樹木，多半放了芽，尤其是那水邊的楊柳，都拖着丈來長的條子，稀稀的綴着許多綠中帶黃的芽葉，讓太陽光一照，顏色格外嬌媚。柳條拖着，擺起一層浪紋來，便有一陣風拂面而過，令人精神為之一爽。且不要去看書畫展覽會，這景色動人，可以先在柳樹下，消受消受這一種清新的空氣。於是慢慢走到小池邊來，見兩棵柳樹綠陰最濃之下，放了兩張露椅，正對着一渠清波水裏的柳樹影子，倒轉過來，夾着水塘欄干，一齊蕩漾起來。在這水裏面，却有一個穿了淺霞色長衫女子影子，也一般的搖擺着。更有一陣細微的香氣，由上風頭直吹過來。抬頭看

時，只見一個細長身材的女子，手扶着一把白綢花傘，側着半面身子，只看了那蕩漾作波的春水出神，良久良久，身子不會移動一下。梁寒山也奇異起來，莫非這水裏有什麼特別的東西，可以玩味，不由得也就注意水裏影子，但是始終不會看到水裏有什麼，而水裏那個人影子，却仍舊是倒站在水裏頭，讓那不定的水紋來搖動她。她是一副鵝蛋臉兒，長睫毛裏大大的眼睛；那前額的劉海髮直置到眉毛上來。當她注意水裏的時候，斜靠小橋的朱色欄干上，真像一軸仕女畫。這時，却聽得一個人在身後突然叫了起來道：張，你還這裏等着嗎？真對不住。梁寒山回頭看時，見又是一個女郎，從走廊欄干上跨越過來。直向着那站的這個女郎，迎將上去。分明她們是朋友，而原來這個女郎是姓張的了。那姓張的女郎，便道：我愛這一塘春水很好，所以站在這裏看呆了，你來了，何不也在這裏坐坐？那個女郎道：走罷。到了公園裏來了，應當散散步，幹嗎老坐在這裏？說時，他二人攜着手就走開了。梁寒山倒讓女郎一句話提醒了，就面對池水，在露椅上坐下，消受那一陣陣的碧柳風柔。坐了許久，也就站起身來，向書畫展覽會慢慢而行，遠遠的就看見那走廊上的男女，絡繹不絕的向會場裏面去。心想，這時候，一定是會場開得最盛的時候，趕快到會裏去看看，也許會碰到那個雙駝館主。這樣想着，已是到了會場門口，左邊的地方，橫了一張小棹，上設筆墨紙簿，牆上貼了白紙帖兒，大書參觀諸君，請在此處簽名。棹邊又坐着一個人，見人來了，就站起來笑着請人簽名。梁寒山覺得直挺挺的走了過去，並不理會

人家，未免不好意思。況且簽一個名，也無傷大雅。便將簽名簿展開，寫上一行名字。在簽字之間，來了一陣風，將簿子一刮，刮過一頁來，忽然看到簿上有三個秀弱的字，簽名是張梅仙。梁寒山不由得猛吃一驚，心想她也來了。莫非剛才站在水邊那個女郎就是她？這個問題，倒急於要解決，簽了名走進會場，首先注意的，便是參觀中的女賓。果然那個穿淺霞色綢衫的女郎，正背着人，昂了頭，看壁上掛的一幅雪景中堂。同時在她身邊的，還有一個女子，正是剛才在走廊上叫她的。自己知道她姓張，在會場裏的女賓，不知道還有姓張的沒有？若是沒有，簽名簿有了一個張梅仙，會場裏只有一個姓張的，那就是她無疑了。張目四望，會場裏雖還有幾個女賓，老的老了，小的又太小了，都不像是自己想中的張梅仙。由自己看來，十之八九，張梅仙就是這位女士。依着常通信說起來，已是很熟的朋友，向前去招呼，不算冒昧。然而此張非那張時，這一請教就非碰釘子不可。心裏這般逡疑着，就無心賞鑒書畫，更無心去物色那有三千燈虎出售的雙駝館主了。於是遙遙的站在一軸畫下面，不時的看那穿淺霞色長衫的女郎。又怕他一定是張梅仙，還不時的望着別處。她看了那軸雪景之後，沿着這張列字畫的牆壁，四週巡覽了一下，似乎感不到什麼興趣，因為同伴的女郎，連說了兩聲走罷，她也不再堅執，就攜手走出會場去了。梁寒山越看那女子，越猜她是張梅仙，不過沒有十分證實，總不敢上前說話。一直等人家走了，這才覺得無緣對面不相逢這一句話，真是大大的有點道理。這個人本來是不期而遇

，既無人介紹，把她放下了也罷，還是來找找這燈虎大家雙駝館主。自己於是將所有畫下的款，都仔細看了一看。那裏有這一個名字，不但畫上沒有這個名字，就是甄德伍所說的髮鬚皓白的老者，又何嘗有這等人。莫非他是平空撒了這樣一個大謊。據許多朋友說：甄伍德是個撒謊的大王，一樁事情，到了可以稱王，決非等閑，自己見他說話時那樣誠懇，就以爲果有其事。焉知那誠懇樣子，正是撒謊以內必具條件哩？那末今天這一次公園，又中了甄先生一個說上加說的妙計了。因此在會場裏，無須乎留戀，也就轉身要走了。到了會場門口，另有一張棹子，還是擺了筆墨紙簿，壁上加貼了一張黃紙，大書特書歡迎批評。梁寒山見椅子邊站着一個身懸紅綢條會人，料是會員了，又向他請教，會員裏究竟有雙駝館主的作品沒有？會員說並不知道有這樣一個人。所有參與人的作品，都陳列在會場上，先生要找什麼人作品，可以隨便去調查下款。梁寒山見他說得如此乾淨，當然沒有所謂雙駝館主。自己這也用不着再問了。當時出了會場，就在柏樹林下大路上徘徊。正走着，忽轉身邊有一種輕脆的聲音道：那不是梁先生？梁寒山回頭看時，却是同鄉郭春華女士。因笑道：我眼睛不管事，對不住。郭春華道：梁先生遊園總是孤獨者，我砸到過好幾回都是這樣的了。梁寒山笑道：那也是事出偶然罷了。郭女士今天是幾個人？這路邊相樹之下，是茶社設座的所在。說着這話，就向她剛才坐着的地方看去，還有兩個女士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初在水邊，次在會場見到的那位女士，不覺得心裏卜通跳了一下。郭春華就笑着對

那兩位女士道：我給這位介紹一位朋友罷。因便告訴她們梁寒山的姓名。又道：這是邱勝男女士，這是張梅仙女士。當郭春華從中介紹的時候，張梅仙對梁寒山一看，也不覺臉色爲之一驚。但立刻鎮定住了，兩手扶了傘柄，微微一鞠躬。在她的長眉毛簇擁着，知道她是俯視地面。郭春華笑道：你二位都是文學大家，應該讓二位認識認識。張梅仙道：文學大家四個字那是不敢當的。尤其是當着文學大家不能說這話。梁寒山也不知怎樣謙遜是好，連連彎腰，只道得一聲客氣二字，就說不下去了。因郭春華說請坐下，就把這句話牽扯過去。梁寒山一時莫明其妙的，當在張梅仙對面，却不便向人家平視只是側着身軀，閃向郭春華說話。偶然之間，才和邱勝男張梅仙各說一二句。張梅仙端坐着，倒是比邱勝男所答覆的話較多。而所談的，只是這三位女士學校裏的情形如何。自己是個久和教育界隔絕的人，問的話，總是隔靴搔癢，連問了幾回，都是不對，自己就也不好意思再問。因之沒有和張梅仙談到一句彼此交際的話，很不合適，只得首先站起來，和三位女士告辭。覺得老是如此很感到無聊，而且還阻礙別人的談話。只有掉上碟子裏的瓜子，是自己解圍的東西，不住的抓起來嗑着。瓜子完了，郭春華心料得他是爲了和生人坐在一處，談不下去，這也就不挽留他，由他告辭而去。梁寒山拿着帽子在手，和大家點了一個頭，將手挽在背後，慢慢的離開了那裏，向河邊石欄干邊走來。這裏有一張露椅，不由得隨身就坐下來了。心裏却想着剛才坐在茶座裏，只覺那裏有一種極濃的香氣，不知從何而來。論到那位

郭女士，她除非平常用些粉，不會帶那一種香氣。至於那邱女士，很帶着男子氣，也不像是她身上帶着的。那末，這香一定是佩帶在張梅仙身上的了。她人是極沉默的，可是裝飾却偏在艷麗方面，這倒可以說是煙莊流利兼而有之。她初見我的時候，發出那種驚異的樣子，她似乎對於我有點不像理想中所揣摸的人物哩。梁寒山想到這裏，又不覺將剛才同座時她那種沉靜的態度，清秀的面孔，復又溫習了一回。覺得她說話時，雖極力的表示大方，但是每值我一望着她，她就有一點害臊的樣子，臉上兩朵淺淺的紅暈，始終也不會減退下去。她是向來如此呢？還是見了我才如此呢？若說向來如此，在現時這種男女社交公開的時代，她又是一個中學堂教員，似乎不應當如此。若說是見了我如此，我們雖然有書信往來，除了討論文字而外，不會有一個字涉及兒女私情。難道信上可以說得落落大方，到了見面，又是羞人答答的嗎？此中情形，好生參解不透。我未曾知道她和此兩位女士交情如何，我自然不便將彼此通信的事，先提了出來。偏是她却也毫不現於顏色。果然就像我們是未曾通過函件一樣。我倒不解，她爲什麼要把這事守着祕密，像這樣文字、神交的朋友還不能公開嗎？不過男女交誼，若帶着一點神祕的意味，這事就顯着有點可貴重。就以我而論，本來可以在一處多坐一會子的，只是爲着愛了那一種濃厚的香味，有點不能支持的樣子，於是就溜開那裏了。我並沒有什麼急事，不必忙着要走，我又並不怕什麼香氣，刺激了腦筋，爲什麼要躲開香氣。就以此點而論，似乎我自己的無端避嫌，還有甚於張女士，

這是我舍了光明之路而不走了。他一個人沉沉的想着，便不禁得想到所學相同的人，固然是容易交朋友，就是結合一個家庭，也會比較能圓滿一點。一個學文學的人，花前月下，每到有所興感的時候，不用自己說出來，先有一個人代你說了，那是多麼痛快！譬如捧了一本優美的詩文，在燈下慢聲吟誦，就有一個人，站在身後，隨聲附和。回頭一看，於是一個玉立亭亭的人兒，含了笑容，靠住身子站定，這一下子，也就不覺得其人於高山流水之間的了，想到此處，心曠神怡，果然就有一陣脂粉香氣，習習而來，彷彿是有其人站在身後，而自己在燈下讀書了。回頭看時，只見張梅仙背着一把綢傘，一個人順着御河橋的欄干，走將過來。他身後却並沒有郭邱兩位女士，梁寒山猛然向上一站，待要招呼，她這才看見了，好像吃了一驚，突然站定。梁寒山笑問道：還有二位呢？張梅仙定了一定神，才道：她們由後門走了。我是由前門回去便當一點，原來梁先生還不曾回去。梁寒山道：原是有點事情，急於要回去的。但是一看時候不早，回去未必趕得上。我愛一灣清水，兩行楊柳，帶着這些皇城，一角箭樓，大有畫意，就坐在這裏賞鑒賞鑒。張梅仙道：如此說，也許是梁先生在這裏作詩，我走了過來，未免打斷詩興了。說着，將綢傘拿下收了。剛收下，臉上似感到不妥又撐開背在右肩上了。梁寒山知道她是要走的表示，據理說應該向她謙讓一兩句，講她坐着談談，或者說一句到貴校去奉看。然而這兩種話，似乎都不大合適，其餘的：又不是急促的時間所能說的，只怔怔的望着張梅仙。張梅仙道：梁先生還坐

一會嗎？我要先走了。於是點着頭說了一聲再見，她就走了。梁寒山望着她冉冉而去，那一陣濃厚的香氣，却是還在身邊醞釀着不曾吹散。平常自己是不大喜歡濃厚的香味的。每次到洋貨店裏買東西，偶然聞到一種香氣，便覺有些薰腦子。但是這香氣一從女子身上吹下來，雖然十分濃厚，也不覺討厭。而且越濃厚就越令人沉醉，這究竟是什麼原因，也就參解不透了。這樣想着眼望着那一柄綢傘，在那柏樹林子裏越走越遠，漸漸的就看不着了。自己想着人都走了，一個人站在這樣發呆作什麼？於是也就一步一步的向前門走去。心裏好像是今天得了一樣什麼東西，同時又好像今日失了一件什麼東西。兩種不同的思想，只管在心裏起伏，人就不知所之，也不知是幾時出了公園，自己正是要向西走的，抬頭一看，出公園向東邊走來，已經有一里路了。這才站定了脚，重雇着一輛人力身向西城而來。回到家裏，打開棹子抽屜，將保存着張梅仙以前來的幾封文字應酬信，都拿出從頭看了一遍，這信封紙上，有也一股香氣，正是和她身上的香氣一樣的了。那些信，有是最近日子的，有是最遠日子的，也還不過爾爾。這最遠日子的，從頭至尾一讀，回到當時先去的一封信，和後復的一封信，那個時候，對於彼此的交情，似乎太幼稚。惟其幼稚，才感到今日知道她的深切。因此，讀這過去的信，也就不亞於看小說之有味了。他先是將一捧信拿出來，先抽了幾封看看。後來又將信的次序理齊，再從第一封至最後一封，挨次的看來。不過這一看之後，却不由得令人轉入疑陣。由着信的成績說，似乎是很熟的朋友。


十日沈吟衣香如未去

兩番晤對心影證無言

三四一

勿金馬樓
閱者注意請

然而今天見面之下，落落若不相合。其初還以為她是礙着那郭邱二女士的面子，後來單獨的遇着她，她也是和初次訂交的朋友一樣，怪乎不怪。或者她理想中的梁寒山，不像是我這樣子的。所以書札往來，意思之間，很願作第一個朋友。及至見面，不是她理想中所見認識的那一種人，她自然就淡下來了。一個同性的朋友，在人家不屑與交時，還不應當去將就。一個異性的朋友，人家不願訂交，那更還能勉強？如此想着，自己也不由得清淡下來。本來想一回家之後，就寫一封信給她，說今天此會，屬於幸遇的。現在把寫信的這一番意思，就完全打銷了。於是把信收起，放在寫字檯最下一個抽屜裏，將暗鎖鎖了。一時高興，將桌上的紙條，信筆寫了封檯大吉四字，塗一點膠水，就貼在抽屜的鎖口上。達了這一道手續，把自己一番妄想，都已付之流水了。不料到了次日早上，又接了張梅仙的一封信。在未開封之前，只看那信封上寫的字跡，下面又寫着東城張緘，便知道是張梅仙的手筆了。拆開那信來時，信上就是說：日公園相遇，很是幸會。自己向來拙於言詞，見面之時言詞不到，都請原諒。梁寒山讀了這一封信之後，把昨晚一番懊悔之意，都付之流水。將信看了兩遍，還是把寫字台末了那個抽屜上的封條撕去，打了開來，將網了一束信封解開，把這一封信還加到一處去。這樣一來，還是和她恢復文字之交罷。於又找了一張信紙，就立刻回了張梅仙一封信，內容無非說見面之後，愈覺欽佩，來信那樣謙遜，更是不敢當。將來如有機會，願到貴校來爽談。若是不以這種要求，過於冒昧，就請回賜一封信



，約一個日子。這信寫好，不敢多耽誤，馬上貼好郵票，就叫聽差送到郵筒子裏去。而且爲着求速到起見，吩咐聽差須送到郵政局門口的郵筒子裏去，信已經投去了，復又想到來的信，還有幾句話，不會記得，於是把那封信再拿出來又從頭至尾看了一遍。在這看信之中，微微之間還含一種襲人的香氣，拿着仔細嗅了一嗅，覺得這香氣是沾在信紙上，也覺得香氣是沾在信封上。不過覺得沾染的香氣並不是洒了香料在上而已。梁寒山只管把一封信用，顛倒去的看着，到後來，只覺拿着信封的手指上，都沾染了一些香氣了。於是這一封信，且不入那最下一個抽屜，就隨便的放在西裝的懷裏口袋內。過了一天，又是一天，這封信始終放在袋裏。有時在袋裏掏東西，隨帶着將那封信帶了出來。嗅覺就極端的靈敏，把在公園裏見面時那一種衣香，又彷彿在左右了。因爲這樣，便想到那一回沒有和張梅仙陽談，未免是憾事。一時興來，就以這番意思寫了一封信給她。而且說雖以文字之交，猶厄瓜李之嫌。言外之意，自是說不能面談了。這一封信去後，次日一早，就來了一封回信。回信說：

奉讀來示，彌見誠摯，梅落落寡交遊，殊不自今日始，亦不限於異性，一迫於教課，二由於疏懶，三又實不善言詞也。苟爲衣冠之會，何有瓜李之嫌？竊以爲男女之限，當始於周公，姬周以前，應不如此之甚。所謂亂臣十人，有婦人焉。則三代之間，女子且參政，何限於交際乎？吾人信札往還，本久爲精神之交，先生如以不乘，能進而

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 兩番晤對心影證無言

教益之，則耳提面命，固所樂從。日來公園綠陰如蓋，芍藥未謝，不妨一尋北方未盡之春。敬訂日曜正午，候駕於今雨還來之畔，不必有煩杯鐙，而把茗臨風，當亦不辱雅人致也。敬候

寒山先生起居

梅仙謹啓

寒山將這信看完，却是出於意料的事，自己屢次想約她會面，都不曾開這個口，她卻大大方方的先約起來了。據她的意思看來，竟是像和同性的朋友相會一樣，也許她還要約個幾位到一處，所謂衣冠之會，一定是客客氣氣，說兩句不相干的話就算了。這就算相會，又有什麼意思。不過有這個約會，倒是極好的機會，萬萬不可失却，當然把來作個極好的成績去獲得了。看信之後，馬上查一查日歷，今天是星期四，還有三天便是星期了。於是將信揣在身上，就逐日的將日歷撕下。原來像撕日歷這種小事，終年也不會按着辦一回的。向來都是陳忠去撕，這幾天陳忠一來撕，便見早已撕去一頁，大概很急於等那日子來了。那一天要日歷不撕了，這件事那天就辦過去了。陳忠是如此想着，索興就不撕這日歷，專讓梁寒山去撕。梁寒山撕到了星期這一日，心裏先是一喜。心想今天也不知道有些什麼人，衣服是愈樸素愈好，寧可讓人疑我窮酸，不讓人疑我輕佻，便預先將西裝脫了，換了一件布夾袍子和青呢馬褂。到了正午，又躊躇了一下子，還是先去等人呢，還是讓人家

去了等我呢？人等我固然不妥，我等人又嫌情急，只有折衷兩可，先上公園在裏面散步，等遇到了她再坐下。他終於決定用這個法子，就上公園來，繞着社稷壇紅牆外柏林散步。初來之際，不曾有張梅仙，直待繞了三個圈以後，就坐在走廊上休息休息。剛坐不多時，忽聽到有人輕輕的道：有勞久候了。梁寒山這才看清楚是張梅仙來。原來她今天是換了綠色的衣服，同時也換了一把清綠色的綢傘。自己心目中，只印下一個穿淺霞色衣服和拿綢傘的人，却不曾料到她今日又是這等裝束的。因笑道：我正望着遠處，却不料張女士已來了。說着話，隨站起身來，信着脚步向來今雨軒走。茶房見有人來，早上前伺候。張梅仙却一直向前，挑了行人路邊，靠欄干下的一副茶座，將綢傘和手上夾的書包一齊放下。梁寒山正躊躇着不知要揀怎樣清靜的地方才好，見她竟是擇座在軒敞的所在，覺得她的大方，倒有過於自己，便相對坐了。因看見書包，便問道：張女士是剛下課來嗎？張梅仙笑道：梁先生莫非是看到我帶了這一個包袱？裏面書倒是書，可并不是上課用的。若上課還帶這些參考書，學生們會早把我轟起走了。說時，她已將包袱打開，裏面大大小小，有上十本線裝書。因指着書道：雖不是珍貴的版子，却是新從南方寄來的，奉送給先生，塞塞書架。而且，今天是星期，先生發憤忘時了。梁寒山感到失言，笑着紅了臉。便拋開前話道：君子不奪人之所好，這些書，既是張女士千里迢迢從南方得來的，怎又好分給我？張梅仙道：若就是這一份，我也不見得能割愛。當我寫信託買書之時，就是請人一

幾本來，早就有意以供同好的。這時，茶房已經將茶泡了來。梁寒山斟着茶分飲了，然後才接過書來，翻着看了一看，有兩本是詩集，其餘的都是詞集，版子都很好。因道：這書若在北京買，便是一種骨董，很可珍貴的。好書人人所愛，張女士既是送我，我就愧領了。張梅仙便了，自去飲茶。梁寒山看這樣子，竟是她一人前來赴約，并未邀人前來的。應該怎樣說話，自己也不知道，只好等她先開口，讓她說了，照着她的話因轉，那末，也就不會露什麼破綻了。於是默然不語，靜等張梅仙開口。不料張梅仙慢慢的呷着茶，却是一語不發，兩下裏都沉寂起來。梁寒山先也呷了兩口茶，然後却抽了一本書來看。這正是一本詞集，翻了兩頁，翻到了白石填的疎影，口裏隨念一句：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，飛近蛾綠。張梅仙才問了一句道：先生對白石的詞，很喜歡嗎？梁寒山笑道：要是不撒謊的話，說了出來，我簡直是蜻蜓撼石柱。張梅仙笑道：這樣說，先生對白石，是反對的了。梁寒山道：以言反對，那未免太不自量了。但是可以說一句非性之所近罷了。張梅仙道：如此說來，梁先生當然持之有故的，我願聞其詳。梁寒山正苦於對坐此地，無辭可措，有了這個題目，正好發揮，便笑道：好在不是當大庭廣衆之中說話，便算說的不對，也不過張女士一個人見笑，那倒是不要緊的。說到詞，誰也知道要空靈而不寫實。但是我想空靈二字，空是詩家的超脫，靈是詩家的流利。合起來說，就是言外有意，文從字順，不要拖泥帶水。或者是死板板的。張梅仙笑道先生作詩，是主張性靈的，於此益信了。白石

果然是不走此道的。梁寒山道：我們生在數百年之後，也不敢說他不走此道。可是他的詞，人家說是空靈，要對不懂詞的人說，恐怕也可以說是含糊。譬如暗香疎影，是千古絕唱了。這疎影第一句，便是猶記深宮舊事，那人正睡裏，飛近蛾綠。因為壽昌公主，是梅花點額的，用那人暗射壽陽，用蛾綠暗射眉黛，用近蛾綠暗射額，用飛近蛾綠暗射額上的畫梅，再用全句暗射疎影，而疎影本射的是梅花影，可是梅花之影，還是遙有寄託的。他本來慨然於南末已事不可爲呢。這個彎子，繞的實在不小。張梅仙怔怔的聽着，不覺得嘆喟一笑。梁寒山道：設若這人不懂梅花點額這個典故，就會不知道這句說的什麼，就算懂得這個典故，這也不過是個燈謎的謎面，說破了一點餘味沒有。張梅仙道：這真是不謀而合了。我從前曾有這樣一個感想，以爲白石的詞，有許多處可以割裂，來作幾個謎面。不料梁先生今天談到白石的詞，却也是說他可以作謎面，真湊巧之至了。梁寒山道：那末張女士也不是趨重這一派作家的了。但不知女士愛好的是那一派？張梅仙道：我是愛婉約一路的詞，倒不專重那一家。梁寒山道：圭張儘管不同。那辦法是很對的。於是兩人又由這上面將研究詞的範圍，放開了出去，話也就越談越多，把欲談無題的這個困難，總算解決過去了。談了半天的詞，張梅仙笑道：與君一席話，勝讀十年書。梁寒山道：這個我倒不用謙遜，是彼此共之的。學問本貴在討論，以言討論，師徒之間，又不如朋友之間，因爲師徒是傳授的，朋友是互相交換的。若有不合的地方，很容易指摘出來。張梅仙笑道：可是我

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

兩番晤對心影證無言

三四七

還要補充一點意思。朋友互相討論，必須要對於一樁事情，有相當的明瞭，而且還正在繼續的讀書。那末，可以互相糾正發明。若是不然，彼此均閉門造車，那就越說越遠了。梁寒山道：要說對於文學，有相當的明瞭，不敢自承，可是書總不會間斷着看的。所以我相信能常和張女士研究研究……說到這裏把字音拉長，一面却去觀查張梅仙的顏色。張梅仙便接着道：我也很願領教的。不過我有工夫的時候，先生未必有時間。先生有了時間，或者我又不得空。我很願和先生多多以書函來往討論。梁寒山道：很好很好，那樣辦時間是非常自由的。我的工作無所謂，也就不必爲了閑談，妨礙張女士的工作。張梅仙沉思了一會，笑道，教書匠的工作，無所謂妨礙，根本上就不容你抽身，將來如有功夫，我與電話約先生而談吧？梁寒山見她說着這話，已是將那柄綢傘，由棹子邊拿了過來。便道：張女士大概是功課很忙。張梅仙將傘又放下來，笑道：也無所謂。只這四個字以後，她又不說什麼了。梁寒山覺得談了許久的話，還是默然起來，未免不好。還是將詞的內容舉出了幾點，慢慢的談起，復又談了一個鐘頭。張梅仙談着話，已是將手表看了好幾次。然後站起來，綢傘提到手裏，笑道：還有三十分鐘。就要替一班四年級補課，她們快畢業了，讀書很認真，我不好意思無故請假。梁寒山笑道：這是我冒昧了，我不知道張女士今天星期是有課的，那末，不必客氣，就請便罷。我今天得了許多新書，我要在這裏先看幾頁。張梅仙道：那我也用不着虛偽的客氣了。於是一點首而去。梁寒山斜靠籐椅子，望着張

梅仙冉冉而去。人去得不見了，還是向那邊望着。鄰座上的人見這人呆望，不知有了什麼事，也有些人跟着望。梁寒山一回頭，見人家向自己看看，又向前面看看，這才知道引起別人的注意，於是乃改爲翻書消遣。看了幾頁書，忽然有人在石欄外喊道：寒山，怎麼是你一人在此？梁寒山抬頭一看，却是賈叔遙，因笑道：今天沒有去聽戲嗎？賈叔遙道：這樣好的天氣，不到花前柳下去坐坐，跑到烏煙瘴氣的舊式戲園子去作什麼？難道這雅人深致的事，就只許你姓梁的做嗎？說着話，他就走過來，加入茶座。梁寒山道：我並不是說你就只應當到戲園子裏去消遣。不過我這裏是另有說法的。我覺得你到戲場，不是到戲場，乃是到情場，和別人聽戲的目的不同，趣味也就自然不同。賈叔遙道：我說給你聽，你會不相信，我已經對她請了兩個月的假，在我假期中，我是到南方去了。梁寒山笑道：去就去，不去就不去，何必撒這麼一個謊？賈叔遙道：撒謊本來是不應當的，但是她撒謊也撒得太多了，我就只撒這一回，那是很對得住她的了。梁寒山道：據你說是公平的。不過彼以謊來，你以謊去，愛情之道苦矣。賈叔遙道：你這話不對，難道男女交朋友，就有愛情寓其中，然則你承認你認識的女子都是愛人嗎？梁寒山笑道：生在這年頭兒的人，難道這一點事都不知道。不過一個捧角家和一個女伶交朋友，這裏面多少總有些問題。賈叔遙道：這也不能下這種斷語。譬如我和薛愛青是朋友，總不能說我和她也是戀愛人。因爲她在坤伶裏面，已算得是大王了，我決計沒有和大王去談愛的資格。梁寒山笑道：我彷彿

聽見誰說過，坤伶家裏，佈置得最好的，要算是薛家。這話確嗎？賈叔遙道：確！這其間有兩個原因。其一，因為她很認識幾個字，以文明種子自負，不肯和其他坤伶一般，弄得俗不可耐。其二，她是跟了她師傅學的。她師傅就是一個好排場的人。梁寒山道：她師傅是誰？叔遙道：也該明白一點了。梁寒山道：人家都說她的戲像夏秀雲，我看不但像，而且青出於藍。難道夏秀雲就是她的老師？賈叔遙道：她也並沒有拜門。不過經人介紹之後，夏秀雲常是盡義務和她說戲。梁寒山笑道：那太危險了。像夏秀雲這種人，還屑於作柳下惠不成？至於薛老板呢，她又何嘗不是個多情。賈叔遙笑道：這是人家兒女私情，我們就不得而知了。不過夏秀雲以師兼友，對於她確是愛護備至。經濟方面，少不得也有點幫助。梁寒山笑道：居然還有經濟上的幫助嗎？這關係就更覺得深切了。賈叔遙道：惟其是這樣，所以她屋裏的陳設非同等閑。她不但陳設得好而已，真個還有點雅人深致。若說是一個文人來拜訪她，或者作一首送她，她却是很高興的。梁寒山道：文人我們不敢自負，若說僅抓詩，這却非難事。你上次約我，可以介紹和她見面。現在到了時候沒有？賈叔遙沉吟着道：去倒可以去。不過這薛老板和他人不同，她有些孤高自賞。我們若是不得她的同意，突然而去，她有些不樂意的。最好是我先去和她說一說，過兩天我再和你去。她雖不見得有盛大的歡迎，我相信她對於你，一定是十分存氣的。梁寒山笑道：據你這樣說，這倒有些像去觀見太總統，先要向傳達處掛號了。賈叔遙道：這也難怪，我們設身處

地，和她想一想。像她這種人，那，還少了甘心拜倒石榴裙下的。設若她又抱開放主義，來者不拒，她家裏豈不會鬥庭若市？只要是規矩人，她決計歡迎的。你想，一個唱戲的，有不願人家捧場的嗎？梁寒山笑道：你真能代她善爲說詞，那末，我就相信你的話，請你去先容，我就靜候你的佳音吧？賈叔遙笑道：今天去，倒真是個機會，今天沒有戲，她是在家裏休息的。我去見她，就說你有幾首詩要送她看。賈叔遙坐着閑談了一會，當真就告辭向薛愛青家來。這又引起了一段韻事。

十日沉吟衣香如未去
兩番晤對心影證無言

三五

此
页
空
白

第一七回 三次走奔車忙中得趣 雙方佩珍物戲外傳奇

果然在這個時候，薛愛青因今天沒有戲，是清閒得很，正手上拿了電話機，和人打着電話。聽到老媽子說有一位賈先生來會，便向電話裏笑道：別說了，我來了客了。停了一停。又道：你可別瞎說，人家是很客氣的朋友，掛上吧。有什麼話，回頭再說罷。說畢，將電話逕自掛上，就到前面客廳裏來，見着賈叔遙，因笑道：讓您久等，真對不住。賈叔遙道：剛剛到，並沒有多候，我知道薛老板今天無事，所以過來談談。這兩天看什麼小說沒有？薛愛青道：這兩天跟着夏老板學兩齣戲，簡直沒有工夫看書。賈叔遙道：夏老板倒是一個熱心朋友。薛愛青臉皮一紅，頓了一頓，然後一笑道：要說他幫我忙的，那可幫大了。不過這也就止於朋友交情而已。有幾家小報上，前兩天，造了許多謠言，說是我們要結婚，這可成了笑話了。坤伶拜男伶的門，那有的是。況且現在社交公開，男女交朋友，都是不成問題的了。賈叔遙道：我這話問得冒昧一點，夏老板也知道這事嗎？薛愛青笑道：你是個文明人，怎麼也說這話。我瞧報上和雜誌上，外國人那些女明星，常常就有報館裏人當面去訪問她的婚姻問題。說到這裏，她又微笑一笑道：我雖然比不上那外國的明星，可是情形總是一樣。問上一問，那要什麼緊？賈叔遙笑道：既然如此，我就敞開來問了。夏老板雖然談不上婚姻問題，他對於薛老板難道一點愛情也沒有嗎？薛愛青笑道：若是

據我的意思說，我覺得要論愛情，還談不到。至於夏老板的意思，或者他會連想到愛情兩個字上去。可是真要這樣辦下去，我們的友誼恐怕是要受影響的。賈叔遙一聽，心裏暗想，這位姑娘，總算大方到極點了，對一個平常的異性朋友，却肯把這種話都說了出來。薛愛青見他立刻沒有話答，似乎在想什麼，便笑道：賈先生你想我這話有點不對嗎？賈叔遙笑道：不是不是。我想到夏老板對薛老板那樣熱心，恐怕不是沒有緣故的。只可惜他是早有家眷的了。要不然，倒也算是郎才女貌。薛愛青笑道：大概外面人都是這樣猜吧？不過不過……不過……她說到此處，沉吟了一會，又微微一笑道：可是很奇怪，我對於他，儘管覺得我很好，可是一點愛情之念，也生不出來。她說到這裏，就搭訕着把面前的茶杯拿起來慢慢的呷茶。賈叔遙一想，這個問題，不宜再討論下去了。因道：聽說薛老板又要到漢口去，是嗎？薛愛青放下茶杯。在脇下掏出一條紫手絹，在嘴唇上按了兩按，笑道：要論到成績，大概是在漢口的成績最好了，不過我不願意。那裏有幾位捧角家，真有點死心眼兒。賈叔遙道：大概銀行界的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只說了這句，心裏不由得想起來，剛才自己覺得說冒昧了，怎麼又把這種話直截了當的說了出來，因之突然頓住，偷看了一看她顏色。薛愛青笑道：倒是有幾個銀行界的人捧我的場，後來我回北京，恰好又有一個銀行經理同車，這話傳到了北京，又不免滿城風雨。老實說一句，惟有我們吃戲飯的人，行動最容易讓人注意。像賈先生所問我的話，我早已知道了。而且外面所說的話，恐怕比

賈先生所說的還要過分十倍哩。賈叔遙見她都是這樣直率答覆，却也不好再問了。因道：「有一個會作詩朋友，想來見見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？特意讓我來爲之先容。薛愛青笑道：「這個歡迎之至。是賈先生的朋友，那還有俗人，何必還用先容呢？賈叔遙聽她今天說話，痛快極了，很是歡喜，正還想談些什麼？老媽子來笑着說：「有電話請薛老板說話。薛愛青道：「叫他回頭再打電話罷，我這裏有客呢。賈叔遙一看那神氣，料定是夏秀雲打來的電話，自己很不必在這裏久坐，就誤了人家的情話，便起身告辭。薛愛青笑道：「沒關係，沒有什麼要緊的事情。賈先生難得來的，來了也不談一談就要走。賈叔遙只笑着，也不說什麼，已經就走出客廳門了。薛愛青因他已堅決的表示走，也就不必再留，只送到院子門，就不送了。她回到上房，電話耳機正掛在一邊的釘子上。她於是接過話機來問道：「你這人怎樣了？叫你等一會兒再打電話，你還是等不及。你這一打電話不要緊，把我的客也給催走了。一邊就說客走了很好，我來陪你談談罷，你可別出去。我來了，你要是不在家，我非等着你回來，我是不走的。薛愛青笑道：「你愛等到什麼時候，你就等到什麼時候。等急了也是活該。說畢，就把電話掛上。可是真不到十五分鐘，大門一陣汽車喇叭響，這就是夏秀雲到了。他下車走將進來，他也並不要什麼通知，一直就向上房而來。他隔着簾子先笑着嘆道：「客來了，讓進來嗎？薛愛青笑道：「你這不是廢話，我不讓進來也得成呀！夏秀雲這就打着一陣哈哈，自掀了簾子進來笑道：「剛才是一個什麼客，讓我一個電話給轟跑了

。薛愛青笑道：不是捧我的，是一個報館的人來談戲的。夏秀雲一面說着，一面坐在薛愛青附近一張椅子上，兩手扶了椅子靠，兩脚向地下一伸，人向椅子背上一靠，伸了一懶腰，望着薛愛青笑道：也不知道怎麼了，這幾天是真倦。薛愛青道：這一個禮拜，你也沒上台，爲什麼倦？說着話看他時，只見他穿着月白印度綢夾袍，外套青紗花馬褂，真個是黑白分明。因笑道：穿這樣漂亮的衣服，你就是這樣隨便的躺下，你又不怕壞了你的衣服。夏秀雲笑道：我只顧着和你談話，什麼也都忘了，你信不信，薛愛青望了他一眼，什麼也不說，抿嘴微微一笑。夏秀雲道：我知道你總不肯相信我的話。薛愛青笑道：我又沒說什麼，你怎麼知道我不信你的話？夏秀雲笑道：一個唱戲的人，從小兒就學的是做手做脚，豈有看不出人家臉色的道理？薛愛青笑道：不要胡扯了。今天你規規矩矩坐在這裏把娥媚將軍那齣新戲，給我說一說罷？夏秀雲笑道：你一個聰明人，這句話可說得有一點過於老實。人家正說我去了事情不幹，教你的戲。我們應該避一避才好，幹嗎還要把我自己編的戲讓你去演。以後你要學戲，還是讓我給你說些老戲罷。薛愛青道：我糊塗嗎？你才糊塗呢？你教給我的腔調，你教給我的身段，上台一演出來，都像你唱的一樣，不唱你的新戲，人家就不知道嗎？夏秀雲道：你這話也有理，不過一唱我新編的戲，那就更明白了。今天我一不來說戲，二不來撩天，我想和你一塊出去溜達溜達，你贊成不贊成？薛愛青道：我正像在家裏休息，你又要我出去？像上次和你到湯山去碰到了熟人。多不方便。夏秀雲道：

：今天去的一個地方，無論是誰也不會碰到的。我有一齣帶外國味兒的戲，快要唱了，我想到印度洋行去買點印度綢來作形頭，這件事兒，到沒有你在行，你替我去挑一挑好不好？薛愛青笑道：那也不見得。不過我也想去看看，倒可以給你去作一作參謀。夏秀雲一聽說，馬上站立起來。將那頂巴拿馬草帽戴在頭上，說道：最好是就走。薛愛青笑道：瞧你穿得這樣花花公子似的，我不換一件衣服，就好意思和你一處走道嗎？等着罷。她於是進房去，從從容容的換衣服。夏秀雲在外面屋子等了許久，不見她出來，在院子裏走走，走了一會又進屋子來，進了屋子來，復又出門拐到她的窗子外來。薛愛青在屋子裏嚷道：瞧你急得這個樣子。她家人對於她的朋友來了，向來是不敢有所過問的。這會子她的母親，薛奶奶就回答道：你就快點兒吧，讓人家夏老板老等着。說了這話，便由這邊廂房裏走出來，對夏秀雲又點頭又招手，囑道：反正玩兒去，遲早沒關係。要不。你到我這兒來坐一會兒吧？夏秀雲連連搖着手，只對她微笑着，却沒有說出什麼來。薛愛青這才笑着出來，兩隻手可還在扣脖子上那高領的扣子，因瞧着夏秀雲道：你越是急，我越是不忙，看你擺來擺去，擺到什麼時候？夏秀雲說：我又沒說什麼，我擺來擺去，你就讓我擺着得了。薛奶奶道：是呀！人家可沒說什麼呀。薛愛青道：我就不信他這一股勁兒，真能忍耐，倒要瞧瞧他耍老整着呢？可是媽又給他說上了話了。夏秀雲道：這也不算受整呀！我那樣事又不能等着你呢？薛愛青此時已走出屋子門，便道：走罷，別廢話了。她說着話，還是在

前面走。夏秀雲覺得薛愛青是極富於藝術的。她縱然是生氣或者小罵，似乎都含有藝術性，值得人去賞鑒。所以薛愛青一說他廢話，他倒樂了。眼見得她上了汽車。夏秀雲也就跟着上來，不多一會，到了印度洋行。這家洋行，只賣外國貨物與綢料的，對外國人自然歡迎，中國人去買東西，却不大理會，然而上門的，倒是以中國人爲最多。夏秀雲的汽車停在門口，和薛愛青一路進那洋行，見兩個店夥，正陪着兩個外國兵，半鞠着躬，笑嘻嘻的和他們說話。這邊却只有年輕些的，似乎是個學徒的樣子，望了一望道：買什麼？夏秀雲道：我們買一點印度綢。那小店夥將頭一偏道：那邊去買。看那情形，很隨便的樣子。另外有一個店夥，看到門口停了一輛最精緻的汽車，料想是夏秀雲的，這才一點頭道：請上這邊來罷。夏秀雲和薛愛青一路走過去，在玻璃格子裏，挑了幾樣顏色的，各剪了一件料子。這時另有個店夥。微微一點頭道：先生，你今天來剪點料子。你好久不來了。夏秀雲道：我和胡總長來過兩次的，你還認得？那店夥立刻滿臉是笑道：怪道呢？我說好面熟了，你是我們的老主顧。說畢，一回頭，向小櫃台裏一個正寫賬的外國人說了兩句外國話。那外國人，也就放了筆，走將出來和夏薛二人點了點頭。夏秀雲向來沒有和外國人作過交易，這倒楞住了，不知道要怎樣才好。那外國人倒很客氣，連說我們東西好，真正西洋來的，請你多照顧，夏秀雲也不知道說什麼好，只是對了他微笑。薛愛青一看這樣子僵得厲害，倒成了不受抬舉了，便拉着夏秀雲的手道：你瞧，這料子不錯。說着向玻璃窗子裏一

指。借了這個機會，這才把夏秀雲的窘狀遮蓋過去。夏秀雲因為外國人親自都出來招待，這給了面子不小，因此又挑選不少的材料。最後一結賬，共是三百多元，他一點也不躊躇，就在身上掏出錢來給了。二人上了汽車，綢料堆了一大堆，薛愛青笑道：你說是叫我來給你揀材料，我買的倒比你多。夏秀雲道：你說這話，我要罰你。我們還能分個彼此嗎？我這不能說是送你的東西，要送你的東西，恐怕你又未必肯呢？薛愛青道：這話可怪，你送我的東西，總是好意。聽你這話，好像是不樂意你送似的。夏秀雲有一句話要說出來，想了一想，又停住了。薛愛青道：我聽你有一句什麼話要說似的，說呀！怎麼又忍回去了。夏秀雲笑道：不說了，等着送你東西的那天再說罷。薛愛青聽他的口音，也就猜個七八，他既不說，也不問了。車子復回到了薛家，夏秀雲便吩咐車夫，把車子裏的東西送了進去。車夫以為所有買的，都是薛老板的，一件也不留，完全送了進去。夏秀雲只管和薛愛青說話去了，他就沒有留心到汽車裏攔的綢料，却是兩分。這時汽車夫完全拿了進來，他才省悟過來，分明是自己一份，也讓拿進來了。多送薛愛青一分綢料，這倒不算什麼，只是今天上印度洋行去買東西，算白跑了一趟了。偏是薛愛青的母親見拿了許多東西進來，就笑嘻嘻的上前去，將綢料一包一包的接了過去，口裏還說道：這是怎麼好？要夏老板送這些東西。夏秀雲道：這又值什麼呢？不過是幾件衣裳料罷了。薛愛青母親道：啣！我們這一禮全收嗎？夏秀雲笑道：這又不是過什麼虛套，送人的禮，還要自己留下一半

○要送自然是全送的。薛愛青道：你不是說你剪料子嗎？怎麼全送我呢？夏秀雲道：我要不那樣，你不肯許多的，那豈不要和你費許多唇舌嗎？薛愛青對於這話，不再回問，就讓他母親把東西全收了。談了一會，薛愛青笑道：你多坐一會兒罷，今天晚上，我請你吃飯。夏秀雲見她自動的請吃飯，這一喜非同小可。只是和家裏說了，一定回家吃晚飯的。若是不回去，家裏一疑惑就會推想到是到此地的，說話不應點，以後出來就更不方便了。便笑道：你請我吃飯，我一定到的。可是我在五六點鐘，還有個約會，要應酬一下才好。唱戲的人，都感到應酬是一樁很要緊的一件事。所以夏秀雲說，要去赴的，薛愛青倒很諒解。因道：那是自然要去的。我就叫家裏緩點作菜，等一等。夏秀雲見薛愛青並不見怪，心裏很歡喜，因為要早來，馬上就告辭出門。他坐汽車到了家裏，表面上一點也不露形跡，等着和家人同吃晚飯。飯端上了棹，只推心裏不七舒服，只隨便吃了一點東西，就放下碗了。飯後推說上胡同口王小仙老板家裏去坐坐，也不坐汽車，就步行到王小仙家來。王小仙是個唱花旦的人，倒常是和夏秀雲配戲，他二人無論公私，作事都是共同行動，所以有許多事，夏秀雲不便在家裏辦時，就到王家來辦，王小仙家裏，局面小得多，遇到請人吃酒，或者請人打牌抽頭的時候，也假座夏秀雲家裏。這時夏秀雲一人走到王家來，王小仙道：這兩天，你正和小青兒上勁，怎麼還有功夫到我這裏來。夏秀雲道：女朋友得上勁，男朋友也得上勁才好。一面說話時，一面掏出懷裏的金表來看一看。王小仙道：別挨罵

了，來給我上勁，又不知道有什麼事，要在我這裏繞彎兒哩。夏秀雲笑道：總算你聰明，讓你猜着了。勞駕，給我打個電話到汽車行裏，給我叫一輛車來。王小仙道：自己有車不坐，幹嗎又要到外頭去找車？夏秀雲道：小青兒請我吃晚飯呢。我是剛才由她那兒坐了汽車回來的。這會子，又坐了車子去，讓家裏知道，又是個麻煩。王小仙道：怎麼樣？我就猜着這裏頭有文章。吃飯是很公開的事情，能不能夠帶上我一個？夏秀雲道：我倒沒有什麼，可是我沒有先給她說明，多帶一個人去，怕人家不樂意。王小仙道：我說着玩罷了。誰真要去呢？他說着，就去打個電話叫汽車。當他打電話的時候，夏秀雲趁他離不開話機，伸手摸了一摸他的臉，笑道：這孩子越過越要好，你瞧，在家裏都抹上這些個粉。王小仙儘管讓他摸着，把電話打完了。然後將夏秀雲的手拿着，笑道：幹嗎摸我，摸得我怪癢癢的。這兒姓王，不姓薛，別在這兒出了神，拿我開心。夏秀雲笑道：我爲什麼出了神？你拿鏡子瞧瞧，你臉上的這粉，夠多麼厚。你這衣服裏的小襯衫，又是粉紅色的。由脖子望上瞧，白的是肉，黑的是頭髮，真會想你是個大姑娘。王小仙道：我那裏擦粉來着，不過是抹上一點雪花膏。你在家裏就不使這個嗎？你要是說我這個脖子白，別到薛家去吃晚飯，就在我這兒瞧脖子吧。夏秀雲道：這孩子一張潑婦嘴，真夠應的。打此以後，我真不敢和你說話。二人鬧了一陣，門口就是汽車喇叭響。王小仙道：車來了，去罷。問問薛老板好。夏秀雲道：幹嗎要你帶個好去？她和你有什麼交情嗎？王小仙道：交情這兩個字，

可是你說的，怪不着我胡說。老實說，咱們交情是有，向來是很祕密的，可不知道怎麼樣讓你把這件事調查出來了，是小青兒對你說吧？夏秀雲道：好孩子，你真會沾我的便宜。王小仙道：這話怪了，怎麼會是說我沾你便宜，嘿！真你的，這小青兒就算是你的人了。夏秀雲一伸手，將王小仙的粉臉，又搯了一把，笑道：得，算你說贏了，現在我沒有功夫和你瞎聊，回頭有功夫，我再來和你算賬。說畢，也不等王小仙的回話就忽忽出了大門，上了汽車。到了薛愛青家，她正背了手，昂着頭，站在院子觀望天色呢。夏秀雲就笑道：現在日子長，別望着天還沒黑，可是已經不早了。我真對不住，讓你等久了。薛愛青的妹妹薛愛芳，就比姐姐喜歡說話。她看到夏秀雲就一腳踏出了屋子來遠遠的向着他笑道：你既然知道時候晚了，幹嗎不早來，我們老等着，餓得肚子直噓噓。現在你雖然是來了，非罰你不可。夏秀雲就愛聽他姊妹倆說俏皮話，當時就答道：真該罰，但是罰我什麼呢？別罰我的酒，喝了鬧嗓子，怎麼上台呢？薛愛芳道：罰酒，那是好過你了。要罰你五大碗飯。若是吃不下去……夏秀雲道：吃不下去怎樣呢？還得罰上加罰嗎？薛愛芳道：這個我就不便再說，你問一問我姐姐，應該怎麼就是了。夏秀雲聽說，就掉過臉來，望着薛愛青。薛愛青笑道：依我說，壓根兒就談不到罰。我們既是請人家，來就是賞面子，不來也不算得罪了咱們，遲來早來，聽客的便，主人翁那裏管得着？夏秀雲道：呀！這不是好話呀。得，我自己來罰罷。就請二位，快快賞我飯吃罷。薛家的人，從親至疏，從上至

下，無論是誰，也得過夏秀雲好處的。一聲說到夏秀雲要吃飯，大家早是七手八腳，將預備好了的酒菜，一陣風似的端上。酒菜擺在客廳旁邊一間屋子裏，只有三副杯筷，就是薛氏姊妹二人奉陪他。老媽子早不喊不進來。薛愛芳的飯，吃得很快，便是老早的吃了飯先出去，屋子裏主客二人，慢慢的淺斟低酌，夏秀雲雖不敢多喝酒，但是他覺得今天極端的容易醉，只喝了一杯半葡萄酒，人就有些支持不住了。他忽然一省悟，可不能再喝，家裏人原以爲是到王小仙家去了。待會回家去，一股酒氣冲天，問起來是怎樣的說法，因此便停杯不飲。笑道：別儘管讓我喝酒呀。喝醉了怎麼辦呢？薛愛青先還以爲他是懶便的一句推辭話。後來一想，他若是果然喝醉了，會引起家裏人注意，就不再勸他喝了。夏秀雲吃過了飯，掏出金表一看。薛愛青道：別當着我的面，只管看表。你若是有什麼事要走你就請便。夏秀雲道：這可不對。難道當着面看表，那就算告辭嗎？薛愛青道：你是真不走，還是假不走？你若是能坐一會兒，我倒有幾句話，要和你說一說。夏秀雲待說什麼時，薛愛芳在屋子外叫道：停一停辦交涉罷。王小仙打電話來了。夏秀雲一聽，連忙去接電話，只聽到王小仙道：嘿！你忘了是打我這裏雇汽車走的嗎？你家叫人找你來了。我也沒讓他進來，我就告訴他們馬上就回去。就是這麼一擋子事，你瞧着辦罷。夏秀雲道：好，好，好，我就回來。薛愛青站在旁邊，等他掛了話機，便道：你們大奶奶下了聖旨了嗎？夏秀雲道：你別瞎扯。這是王小仙在他家，打來的電話。他說林總長由天津回來了，現在他那兒

三次走奔車忙中得趣

雙方佩珍物戲外傳奇

三六三

等着我呢。薛愛青道：既是到王家去，你幹嗎在電話裏說就回來呢？夏秀雲道：這也犯不着挑眼，我不過是說急了一點罷了。你若是不讓我去，我就給林總長打電話。薛愛青道：那更胡鬧了。林總長不是像從前，能天天和你見面了。現在他由天津來一趟，很不容易，也許當天就走，你不去見他那是什麼話呢？夏秀雲心裏巴不得她如此說，却站着發楞，似乎有些不知道如何處置是好的樣子。薛愛青道：自己有事，當然去辦自己的事，難道爲吃了一餐便飯，把正經事都就誤了才痛快不成？夏秀雲道：倒不是爲這個你說有一句話要和我說，我沒有聽到，心裏老是不安的，你能不能先把話告訴我。薛愛青道：這話很長呢。等你沒有事的時候，我再慢慢的把話告訴你。若是不走，我有話還不告訴你呢。夏秀雲聽了這話，就放大了胆，告訴回王小仙家來。王小仙聽到汽車響，早就迎了出來。夏秀雲剛一下車，王小仙就兩手一伸，作攔阻之狀，口裏連道：你快回去罷。車錢我給你開放就是了。夏秀雲道：這孩子就是這樣沒見識，又有什麼事，怕得這個樣兒？王小仙將他拉到身邊輕輕的對着他耳朵邊說道：你家派人來找你，說是老孀娘有事和你說呢。若是知道並不在我這裏，是打我這裏汽車走的，還說我和你串通一氣，我是吃不了兜着走呢。一面說，一面就把他向着階下推。夏秀雲的母親，最是厲害，平常管得兒子最嚴謹。夏秀雲一聽是母親派人來叫，也不敢再耽誤，匆匆忙忙的走回家去。到了家裏，直就去見他母親夏大奶奶，夏大奶奶，身邊又坐着夏秀雲的老乳母魏媽媽。夏大奶奶扳着一張黃瘦似的枯臘

臉兒像喪門神的樣子，翻着一雙吊角眼望了夏秀雲。那乳母却像大母猪似的胖，單提那個大肚子。就活像胸面前挺着一捲大棉絮。她正坐的是一把小圍椅，滿身的肉，都由椅靠子上擠了出來。不過她身雖是如此肥胖，頭却比平常的人，還要小一點。因此外人見着她，都稱呼她爲兔兒奶奶。兔兒奶奶自己雖是這樣的肥，可是她奶着夏秀雲兄弟，都剛健婀娜，一個是青衣，一個是花旦。夏家念她奶得孩子好，所以夏氏弟兄都要妻子了，還留着她在家里做活。這時夏大奶奶望着夏秀雲有生氣的樣子，兔兒奶奶便將一雙肉胞眼，先笑成一條縫，然後將臉脰上那塊肥肉一縮，笑道：大奶奶有話要和你商量呢。大爺，就是有這樣的大爺脾氣，無論到那兒去，只要有樂子，就會把正事忘了。夏秀雲道：我那是玩？林總長今天下午由天津來了，剛才他由王家門口經過，下車坐了一會。人家老遠的來了，見了面，我能不到人家坐一會嗎？夏大奶奶原是滿臉都帶有幾分怒色，一聽到林總長三個字，那怒色不由得慢慢淡下去，及至把話聽完了，連忙問道：林總長還在王家嗎？怎麼不到我們家來呢？林總長這人真好說話，有幾句好話說着，他就軟了的。別在小仙這孩子使鬼，不讓他上這兒來吧？照說是不能夠的？他總是幫着你的忙，沒有說過一個不好字兒，不能說是他現在不作官了，就不管你的事了。夏秀雲道：人家是有公事來的，聽說今天晚上，又要回天津去呢。剛才到王家去是因爲他車打王家門口過，停了車子下來坐坐，他那裏有功夫到我們這兒來坐呢。聽說他待一會就要走，我倒是想到車站上去送他一送，可是今

天太夠忙了。夏大奶奶道：白天一點兒事沒有，誰讓你那樣忙。這會子真有事了，你倒又嫌累不去。夏秀雲道：知道車夫不在家呢？夏大奶奶道：你真隨便，你是全不在乎，大財神爺讓人家搶了去了，也是活該。兔兒奶奶就接嘴道：是呀！別說你了。就是我真也得了。總長不少的恩典，他要讓我見面，我就真願給他磕一個，我瞧着這齊齊整整的屋子和你那亮光光的汽車，我就想林總長人真不錯。咱們總別忘了人家的好處。夏秀雲一想，這事情算辦得成熟了，用不着再廢話，便道：現在快要到時候了，既是那麼着我這就得去。於是就吩咐汽車夫開車，直待上了汽車，然後才告訴他們是到薛愛青家裏去。這一回來，薛愛青却是出於意料以外的，夏秀雲走到上房門外，正聽到薛愛芳道：小夏兒真有點大爺脾氣。剛才自己車沒來，還另外雇了汽車來，坐一輛洋車，也不要什麼緊呀！大老板到底是大老板。夏秀雲就在外面笑道：不敢當！不敢當！這個是自己車來，算不算大爺脾氣呢？薛氏姊妹一同啣了一聲，一齊向外看。夏秀雲笑道：我並不是非坐汽車不行，因為趕着到這兒來，怕是坐洋車慢了。這是我夠朋友，怎麼算是大爺脾氣呢？薛愛青笑道：真是湊巧，一提到你，你就來了，幸虧是沒有罵你，若是罵了你，那可糟糕了。夏秀雲道：那也沒有什麼糟糕，我是最愛挨罵的人，若是老有你們罵我，我倒樂了。薛愛芳道：姐姐咱們別依他，他說要咱們罵才好，他意思是說打是疼罵是愛呢。薛愛青抿嘴一笑道：誰有那們些個功夫，和他說那些廢話。於是大家就一陣笑。薛愛芳見他今日一天，連來

三次，必有所謂，大家坐在一處，顯着不合適，因此借個原故：就避開去了。薛愛青瞧了夏秀雲一眼，笑道：你怎麼回事？來了又要去，去了又要來。夏秀雲道：我本來打算不來的了。可是你對我說，還有一句話要說，我不知道有一句什麼好話要對我說，你不對我說明，我心裏怪難受的。薛愛青瞧着他半晌，才問道：你以為我有一句什麼話要和你說呢？夏秀雲道：就因為是不明白，我才來問你，我要知道你有什麼話要和我說，我就不來問了。薛愛青微笑了一笑，然後才道：這話說得是很有理，我駁你不到。可是我猜你心裏，一定以為我有句什麼要緊的和你說，所以你等着我的回話。其實……薛愛青說到這裏，又微笑了一笑，然後才道：其實是一句不相干的話，現在事情過去了，我也懶得說了。夏秀雲道：你不是說，回頭再對我說嗎？我總算不敢失信。薛愛青道：這樣說，你是說我失信了。夏秀雲笑道：我決不敢那樣說，不過我這人對朋友有點死心眼兒，你說着什麼，我就信什麼。現在說沒有什麼可說的，你就不必說了。薛愛青想了一想，微笑道：其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，過兩天瞧瞧，能告訴你就告訴你，不能告訴你不告訴你，你等着罷。今天你坐着兩輛車，跑來了三趟，也真夠累的了，坐着休息休息罷。夏秀雲果然就靠着沙發坐下，頭靠了椅背，一個勁不住的微笑。薛愛青道：你又該走了罷。你不是又有什麼約會嗎？夏秀雲搖着頭道：不。我今天晚上什麼事都沒有了，預備來談個三點鐘四點鐘的。薛愛青笑道：充你這樣一說，我成了開廢話公司的了。說畢，格格的一笑。夏秀雲道：

：我就記得這樣一句話。酒逢知己千言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廢話不廢話，原是沒有一定的，薛愛青道：你那裏聽來的這兩篇文章，我只聽到說酒逢知己千杯少，沒聽說千言少的。夏秀雲道：我真恨從前沒有讀書，現在遇到要談字的地方，都透着困難。你肚子比我寬的多了，要不，我就拜你作老師罷。薛愛青道：說着說着，又討我的便宜來了。夏秀雲道：拜你作老師，怎麼倒是討便宜？薛愛青將頭一伸，向他點了兩點，笑道：你不要裝傻了。你想想那得意緣的戲裏試試看，是誰拜誰作老師呢。你就常露這一齣戲，在這裏安下了機關。佔我的便宜哩，你以為我不知道嗎？夏秀雲經她一提，倒醒悟過來，笑道：原來我真沒有想到，可是真這一說，連我也覺得是有點討你的便宜。其實一個人真有那麼一個好太太，拜她作老師真也值。薛愛青道：說你佔便宜，你索興倒敞開來說了。夏秀雲被她封住了門，話就不好向下說，便躺着微笑。薛愛青向門外望了一望，微笑道：今天有一樁事對不住你，一直倒吃過了晚飯以後，我才明白，夏秀雲愕然道：你這話我不明白，你有什么事對不住我呢？薛愛青笑道：你這人太愛一點面子。今天上印度洋行買料子去，不是爲你自己要做形頭，趕着去買麼？到我家來的時候，你的汽車夫又不明白，把你自己的料子，和着送我的料子，一齊送了進來。我們家裏人都糊塗，也不問問，就一塊收下來了。你明知他們錯了，想着要說不是的，一來怕我們不好意思。二來也嫌自己寒蠢。所以索興充一個大方，全送我了。你說對不對？夏秀雲道：不是那樣的，你猜錯了。那點東西算什

麼？交朋友在乎此嗎？薛愛青笑道：我說你這人愛虛面子不是；他說這話的意思是說的夏秀雲讓人識破了，還不肯認。夏秀雲却誤會了她的意思了，以為她指着剛才那點東西算什麼幾個字說的。因笑道：你瞧着吧！我雖然愛虛面子，有時候也會是愛實面子的。他說了這句話，就不再提了。薛愛青本是批評他的話，他自己既然不提，當然也不便和說什麼，這一場交涉，就此過去了。當晚夏秀雲在薛家談天，一直談到十二點鐘方才回去。臨去的時候，再三約定薛愛青明日在家裏等他的電話，明天有要緊的話和她說。薛愛青料着他所說要緊的事，也無非是天天這一套，也就不把來掛在心上。到了次日正午的時候，夏秀雲果然有一個電話來，他說有一樣東西，要拿來看看，教薛愛青無論如何不要出門，總等着他。薛愛青因他說得很慎重，就堅決的答應了，無論如何不出門，等到天黑，也不走開。夏秀雲笑着說，決不讓你白等的於是笑着掛上電話了。在通電話以後，約莫有兩個鐘頭，夏秀雲果然來了。他笑嘻嘻的走進門，手可插在插兜裏。薛愛青道：你不用說話，我先猜一猜看，你這袋裏又帶了什麼玩意兒來了罷？夏秀雲道：帶是帶了一樣東西來了，可不是玩意兒。說着手向外一伸，拿着一個很精緻的洋盜印花扁匣，約莫有城寸見方大小。薛愛青道：這是什麼呢？夏秀雲道：你瞧吧，西洋玩意兒。一伸手將那扁匣子打開，裏面又另是一個紫海絨的匣子，緊緊的被套着。取出這個紫絨匣子來，再一打開，裏面又是翡翠也似的綠絨裏子，正中亮晶晶的嵌着小蠶豆似一粒鑽石，拿起看時，這鑽石在一只白金戒指

上。薛愛青自從走紅以來，什麼珠寶，都也看過。像這樣的鑽石，朋友之中，竟沒有見人帶過，真是可愛，托在手上，不住展玩了一番。夏秀雲道：你看這東西怎麼樣？薛愛青道：這樣大的鑽石作戒指正好。既不寒蠢，也沒有笨像。夏秀雲道：既然是這樣說，大概你也很贊成了，我索興讓你看上一看。於是又伸手到衣兜裏，再掏出一個錦匣子來，那個匣子，正是和剛才掏出來，差不多大小。打開來，也是裝着一粒鑽石。薛愛青托在手掌心裏，顛了一顛，正是分量，形式，光彩，無一不同。因笑問道：這鑽石果然不錯，你在什麼地方收羅來的？夏秀雲：這個你別管，你到底是看了合意不合意？薛愛青笑道：這樣好的東西，誰不愛？夏秀雲道：你愛就好，我今天跑了好幾個地方，收到這樣一對，花了三千塊錢，才買到手。這戒指我自己帶一個送一個給你，你能不能賞臉下來。說時，臉望着薛愛青盡管微笑。薛愛青笑道：夏老板，你是成心損我嗎？你送我這樣的好東西，還問我賞收不賞收，難道我那樣不知好歹嗎？夏秀雲聽她如此說，就扶着她的右手，拿了一隻戒指，輕輕的，給她套在指頭上，然後自己也在右手無名指上，帶了一隻，於是伸手出來兩人比一比。夏秀雲道：這戒指今天咱們是一路帶上的，我要看看，將來是誰先摘下。薛愛青笑道：不是今天初帶上，我說那喪氣的話，就憑我這點不相干的本領，大概再混個幾年，總也能夠餬自己的口，還不至於靠賣了這戒指來換飯吃吧？夏秀雲道：你不要瞎扯，我的意思，不是這樣說。我是說帶着帶着，總有一天不願意帶的時候，所以說着誰先摘下。

薛愛青將帶着鑽戒的那隻手放在面前看看，又伸了出去，遠遠的看了一眼，笑道：這東西果然不錯，我沒有看見誰帶過。要說有來有往，你送了我這重的禮，我應該送你什麼東西才好。我可拿不出三千塊錢來送你這樣一個重禮呀。夏秀雲望着薛愛青，半晌沒有作聲，却只管微笑。因道：你還是裝傻呢？還是真不知道呢？難道送禮是作買賣，來一個半斤，就要換回八兩嗎？只要人情到了，我想是千金不爲多，四兩不爲少的，你瞧我這話說得通不通？薛愛青却只管笑着。夏秀雲道：你怎麼不說話？薛愛青道：你真能說，讓我說什麼呢？夏秀雲見她說話時一雙亮晶的眼珠望着人，兩頰上暈着淺紅，含羞默默，柔情動人，覺得她雖不說什麼，可是就在這不說話之間，已經給人一種很深的影響。半晌，這才想起了一句話，因問道：你老把這戒指帶着，設若有人問起你來，你怎麼樣說法呢？薛愛青眼珠一轉，已經明白了他的意思，因道：那有什麼不好說的。若是生人，隨便怎麼說，也沒有關係。若是熟人，我帶着一個，你也帶着一個，我就不說，人家也明白的。夏秀雲笑道：人家明白什麼？她道：那還要提嗎？人家一定猜是你送給我的了。夏秀雲聽她這話，又望着她的臉，就禁不住由心裏直樂將出來。在薛愛青倒無所謂今昔，在秀雲，就好像自己眼裏看着薛愛青今日是格外美麗，而且也是格外有情，自從兩點鐘說話起，直談到七點鐘，在薛家用過了晚飯，王小仙打了電話來問，說是林總長今天真來了，你趕快回家去罷，說不定他一定會到你家去的。夏秀雲就是不敢得罪林總長。而且也怕昨天撒的謊，

會讓家裏對證出來，因此不敢多耽誤，就回家去了。夏秀雲一走，薛家人就一陣風似的，齊圍着薛愛青，要看那鑽石有多麼大。他母親先就說，夏老板人最好的，多麼大氣。她母親這樣一說，大家都覺有理，也跟着說起來。薛愛青當着衆人便道：人家的禮物，咱們是受了。可是人家有個條件，都得帶上，誰先摘下，誰就沒理。大家都說自然要帶上，這樣好的寶物不擺出來，難道還收着在箱子裏不成？薛愛青就是怕家裏反對此舉，既是家裏都答應了，這就敞開來帶着。在家裏帶着，出外帶着，在戲台上演戲也帶着。她總算是個頭等紅角，與平凡的坤伶不同的。有一天，她演汾河的柳迎春，也是照樣的把那鑽石戒指帶着，並沒有取下。過了一日，報上就登出一種不好的戲評來。說是汾河灣的柳迎春，飯都沒有吃，全靠兒子打雁充飢，怎麼她手上還拿着一個鑽石戒指。這鑽石在電燈下，有一種光耀射入，決計是真的，不知道是那個大闊老，送了她這樣一個，讓她捨不得除下。當這篇戲評。剛剛登過去兩天，恰好夏秀雲也演汾河灣，照樣帶着那鑽石戒指，未曾除下；台下聽戲的人，有幾個注意的，這就看出來了，他們兩人戒指圈兒，都是白金的，這未免相同得太湊巧了。於是又有人把這事作了一篇戲評，投到報上去。大意說，老戲原不能十分寫真，汾河灣的柳迎春，弄成一個叫花子出台，固然令人感到不快。但是這可以是必有的白金鑽石戒指，這一男一女，兩位名青衣，何以都帶着呢？唱戲的戲子多半是看小報的，大報雖然有這種批評，夏秀雲却還是不知道。有一天薛愛青在一張小報上，看到捧她的人，

作有戲評給她辯護。說是中國的舊戲，向來是講美觀，不講實際。要不然，誰的鬍子，會長着蓋了嘴。戲台上的古人，鬍子都是長在上唇的。又像長靠，就是古人的盔甲，打仗的人，那能穿得那樣花稍。再說靠後的四面令旗，不能無所謂，真要那樣打起仗來，有多麼不便。像這樣不合理的裝束，老戲裏，到處都有。爲什麼都不管，就只攻擊這一隻小小的白金鑽石戒指呢？再說這白金戒指，既然有得賣，就誰也可以帶。不能說有人帶着同樣的戒指，就會有什麼關係。薛愛青看這篇戲評，倒辯護得理由充足，但不知對誰而發。因此向小報界的朋友，四下打聽，這才知道有關於自己 and 夏秀雲的兩篇文章。這雖是司空見慣的事，不過自己的意思，是不願學芳芝仙去嫁華小蘭作二房的。若是像報上這樣鼓吹都不去更正，越傳越壞，將來一定會傳得弄假成真，有一天擺脫不了的日子，與其到將來無可辯護的時候再來辯護，不如先說明白了是乾淨。如此一想就分途去和報界接近的人物來接頭。她想到賈叔遙也是和新聞界人常到一堆去的，大概找他幫一點忙，他也不會推下的。她本知道賈叔遙的住址，草草的寫了一封短柬給他，說是有事，請他來面談。賈叔遙接了信，第二日就來了。

此
页
空
白

第一八回 聯袂閑遊躡蹤作幻想 倚欄小立拾帕賞餘香

薛愛青却將賈叔遙招待到客堂裏，供過了茶烟，於是一點也不隱瞞，把始末告訴他，因道：一個朋友，送我一隻戒指帶，這也很平常的事，爲什麼許多人，就要大驚小怪起來。賈叔遙道：這也因爲你是社會上有名的人，一舉一動，都會有人注意。若像我們，就是送十隻戒指給人，或者人家送十隻戒指給我，也沒有那個會來管這一樁閑事。這一件事，人家說過去也就算了。若是一定更正過來，更是會讓人注意。薛愛青道：我倒不怕現在有人罵，就是怪這話越傳越厲害，回頭弄假成真。賈叔遙笑道：這我又要批評一句了。假也好，真也好，這事不礙着旁人，全靠薛老板自己。薛老板願意弄假成真，我想無論是誰，還是假的，那也過不下去。薛老板願意老讓他假着，一輩子也真不了。只要您自己拿定主義，旁人愛說什麼讓他說去，那都是瞎扯淡。這幾句話，倒真打入她心坎裏去了，因笑道：據您樣說，我就不必管了，可是現在還有人請我拿出錢來辦機關報，專門替我自己鼓吹呢？要是鼓吹沒用的話，我倒不必去花這筆冤錢。賈叔遙笑道：我多少和報界有點關係，薛老板的話，可把報界人挖苦透了。要知道開一家報館，究竟和開一家煙捲攤子不同一點呀。薛愛青笑道：賈先生真不信嗎？您想我總不是那種角色，會繞着灣子來挖苦人。我給您一個東西瞧瞧，您就相信我不是撒謊的了。說着話，就到屋子裏去拿出一張稿子遞

了過來，笑道：我還怕失落了，放在保險箱子裏呢。賈叔遙接過來一看，却是一張硬料格子洋紙，格子原是藍色的，這却像作新式簿記一般，另外又把紅線攔了。上面寫的字，正端端却是一筆衛夫人體的小楷，開頭一行，乃是梨花日報預算，即呈薛愛青老板批准。計開，每月印刷費一百八十元，紙張費八十五元，用編輯一位兼校對，月薪二十五元，報差一名兼信差，月薪十元……再望下看，都是一筆款子兼幾筆用的，一共有四百多元的預算。隨後又附着一行小註道：其房屋電燈電話等各費，因設在舍下，均可省去。人工一層，凡是舍下之人，均可當作家事，出而維持，乃有事半功倍之效。辦報之便利，未有如此輕易者。賈叔遙嘆笑道：預算案開得這樣文氣通天的，我也是今天第一次看到，這人的學問倒也不凡啊！這真是新聞界的人嗎？薛愛青笑道：現在您相信了。那天我看了這張預算，連忙退還他，說是請您找別人幫忙罷。我一個女戲子，那有這大的力量，一個月拿出幾百塊錢請人來辦報。他就說這原是開支，但是報館也還有收入，可抵銷一半，其實你能拿出二百多元來，報也就辦成功了。賈叔遙笑道：沒有的話。天下豈有如此容易辦的事業？薛愛青道：您說這錢少了嗎？可是真要照他的話辦，連這麼些個錢不要呢？他現在倒住了一所二十四塊錢的屋子，打算撥出兩間廂房來，專門辦報。聽說有個大學生，家裏寄了錢來，到手就花光，現在不能住公寓，住在他家裏。他要是把報辦起來了，這個學生就給他辦事，工夫算是抵了房飯錢。不然，他就會轟大學生出門的。據說，就只要買點兒紙，

給點兒印刷費就得了，共起來也不過百多塊錢。有幾家戲園子裏，他還能找點兒廣告費。實在話，我只要能貼補他們六七十塊錢，他這報就維持住了。賈叔遙偏着頭想了一想，口裏念道：梨花日報？梨花日報？於是點了點頭，笑起來道：有這家報沒這家報，我不知道。可是據他這一篇話說起來，果然是個小內行才說得出來的。不過他開口要四百，便不算多，減價打對折減到二百，我已覺得是不可能的事。最後索興減價，減到只剩一百多，就算薛老板肯拿出來，他難道還能在那裏面落下個三十五十的嗎？若是不能落個三十五十，這張報，辦得又有什麼意思？我倒知道一點報務，像他這樣的算法，我實在不明白。說了半天，這個人究竟是誰？請你告訴我，我倒要去請教一二。薛愛青笑道：這個人也許賈先生認識。這份報未必辦得成功，不把他說出來也罷。賈叔遙一想，或者這個人有說不得的苦衷，也就不追問了。因笑道：我也不搶他這筆買賣，不知道他也就算了。薛老板打算怎麼樣，究竟是辦不辦呢？薛愛青道：我真辦這麼一張報，與我也沒有什麼關係。可是要一點兒不答應，這個人，在梨園行裏，真也有點拉攏，把他得罪了，也不大好。所以他要是肯湊付的，我這兒打算每月送他五十塊錢。他怎麼辦，我都不管。賈叔遙笑道：別再往下談了。再往下談，恐怕會落到一月只要十二塊錢津貼，就能辦報了。薛愛青聽說，也不由得笑將起來。但是她請賈叔遙來，原有兩樁事。一是請他出來辯護，二是請他當顧問，問一問辦報的內容。現在這兩件事俱談得沒有什麼結果，一刻倒想不起什麼可研究的問題。

• 他又是自命善於談論，不同凡俗的女子，若默然的坐着，現出詞窮的樣子，又是不願意。因隨便說了一句道：『近來的天氣很好，賈先生也常到公園裏去玩嗎？賈叔遙道：公園裏人太多，我不大去，倒是偶然一高興，還去北海一兩趟。那裏和公園一樣是人工造成的。但是比較着近於自然一點，不像公園裏，有形無形之間，端着一種洋氣。薛愛青聽他這樣說裏，眼睛却不由得向他身上望了一望。賈叔遙見她如此，低頭一看，不由得先笑起来。因道：是了。薛老板看我穿着洋服覺得討厭洋氣，這句話有點不合適，對與不對？薛愛青道：我可不敢說不對，不過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賈叔遙道：我自然有點意思的。穿洋服就嫌着沒有中國材料，若有中國材料，春秋二季，最好是大家一換上，作起事來，比穿長服便利得多。做長衣綢料雖好看，但、結實。布料結實，又不好看。所以春秋二季，我總是穿西服。若是我不着事，在家裏專門做大爺，那我也許穿長衣不穿西服了。薛愛青道：你這樣愛穿西服，怪不得喜聲園的人，都叫你做洋學生。這一程子和飛霞見面沒有？賈叔遙道：她找了一個有子兒的小白臉要出閣了，我們這些朋友，還去見她作什麼？那豈不是自討沒趣。薛愛青挺了一挺腰，似乎暗中嘆了一口悶氣。因道：唉！這話說來也難。愛美的心思，男女誰不是一樣？飛霞和李小掌櫃交情雖然很好。可是小李那種又黑又粗的樣子，要說她看得中意，那話可屈心。但是小李也有幾處好處，有錢是不提了。一來他媳婦死了，飛霞過去，是真正續絃的。二來老李就是捧金飛霞的，將來是乾爹公公，上面人

，也好說話。三來小李沒兄弟，人又很老實，將來一定是全聽飛霞指揮。所以飛霞除了瞧着不順眼而外，其餘的事，可以都對付過去了。賈叔遙道：若是小李是個窮小子，她不能夠嫁他呢？薛愛青笑道：照着愛情說，當然是不問窮富的。可是這也不可一概而論，各人有各人的難處。您想，飛霞那一雙爹媽，她要是不理窮富，只管樂意就嫁，辦得了嗎？賈叔遙道：這樣說來，她嫁李黑胖有許多原因，最大一個原因，還是爲了錢。她們在戲台上演戲，演新排的，固然是提倡自由戀愛。就是演舊戲，也是鬧那些佳人才子，講個郎才女貌。何以到了自己身上，就會把這些完全丟開，專看上幾個錢。薛愛青聽了這話，臉也不由得一紅，勉強笑道：你們是好朋友，你不該這樣損她呀！說着昂頭想了一想，又微笑道：他本約後日到公園裏去溜達溜達的。既然是你很難贊成北海，我就約她改遊北海罷。賈叔遙笑道：這倒奇了，我喜歡不喜歡逛北海，和二位有什麼關係？薛愛青望着他，先是抿嘴笑，然後才道：像你這樣一個聰明人，還有什麼不知道的。我們大概是吃過午飯，慢慢的走。在下午三點以後，五點以前，準在北海。要陰涼一點，大概我們還是在五龍亭。不過在第幾個亭子我現在不能說得那樣一定。賈先生您都聽清楚了沒有？賈叔遙笑道：明白明白，薛老板倒是有作東勸和的意思呢。其實不是我不見她，見了面，不好說什麼，倒怪難爲情的。薛愛青道，我是給您一個信兒，至於您有工夫去沒工夫去，那在乎您自己。可是這話，我也不會先對她說的。賈叔遙笑道：很好……就只說了這很好兩個字，要

想說別的，一時却說不上。薛愛青笑道：「那末，找着一個會東的人了。薛叔遙又是一笑。因無什麼話可說，坐了一會，就起身走了。在他當時，覺得薛愛青是笑話，就不必認真，她說約金飛霞到北海去，就讓她去約，到了那日，失信不失信，沒有什麼關係。自己出了薛家的門，同時就丟了薛家所聽到的話。到了第三日，這天的天氣却是十分的好，黎明的時候，下過一陣大雨，不久太陽出山，滿天烏雲盡散，溫度不是那樣暴燥，空氣非常和潤。由家裏坐車到書局子裏，經過長安街，一點飛塵也沒有，馬路旁的樹木經雨洗過，綠綢子似的青，讓陽光一蒸，還發出一種清芬之氣。在這時候，看見路上那些輕裝楚楚的男女，便覺得他或她今天都是趁着好天氣出來遊歷的。自己也就遊興勃勃。及至到了書局子裏去，將作事寫字台邊的鐵紗窗打開，對着院子裏幾棵槐樹棗樹，和地上一片長短不齊的青草，就是一點花朵沒有，也覺好看。恰是一陣風從樹間吹到窗子洞裏來，風是又香又涼，令人精神爲之一爽。不覺手上拿着筆出了神，不曾放下去，眼睛只管望着綠樹外的青天。忽然有人在肩上輕輕拍了一下，接着道：「窗明几淨，日朗風清，大概想到了什麼好文章吧？」賈叔遙回頭一看，見梁寒山將手撫着在他肩上，因笑道：「文章可沒有想到。天氣裏樣好，我想在家裏絞腦子很可惜，應該找個風景好的地方，散步散步才不辜負這天。梁寒山道：「我也覺得今天的天氣太好，到那裏去玩呢？」賈叔遙道：「北海如何？他心裏想着老早就答應介紹他見一見薛愛青，今天可是個機會了。可是說出之後，又感到於自己有所未便。」

，僞爲難起來。又依然望着窗外，在出神之中，答這話的聲音，可是極低。梁寒山道：爲什麼怕說得，我也很同意啊！趕快把事情弄完，我們就走吧？賈叔遙見他也說去，心裏爲之一快，馬上就加工作起事來。把事情完全作了，還只有三點半鐘。一回頭看梁寒山還在低頭寫字，因道：時候是來得及，到了北海也不過四點鐘罷了。梁寒山道：你從來完事沒有如此的快，今天完全是北海之神，打的嗎啡針。這一說兩人都笑起來了。於是馬上出門，就向北海來。湖裏的水，正長得滿滿的，那出水面飄着的新荷葉，陪着幾隻零落的野鴨，在日光罩下的白色波紋裏顫動，却很有意思。梁寒山道：太陽還不十分晒人，我們先沿着水岸走，不到樹林子裏去，好嗎？賈叔遙是無不同意的，兩人由南向北，沿着湖岸走。那湖裏的水，在新雨之後，沒有一點浮塵，整個湖面的水起了花紋，只是蕩漾不已。同時，水底裏的晴天白雲，也在微微顫播。梁寒山道：這種景緻，的確看得心曠神怡，我們慢慢走罷。於是二人沿着水旁的一條走道，只管一步一步的走。因爲兩人都在玩賞景，只管走路，却沒有說話。道路並不很直，正走到凹進來的所在，便看見到凸出去的一角。這角上恰有一叢樹，兩人依着一叢樹，向外張望。忽聽得有一片唧唧噥噥之聲，不覺得都定了神，聽着說什麼？仔細聽時，却是兩人說話。一個說，我要走了，我總怕碰到人，你摸着我心口，還亂跳呢。又一個道：青天白日，在這裏坐，就是碰到人也不要緊。梁寒山和賈叔遙相視而笑，於是退了一退，將脚步走得放重些，然後才走了過去。到了近處看時，有

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坐在一張露椅上，低了頭在那裏撫弄一把綠綢傘。水邊另站了一個黃臉西裝男子，約莫有三十多歲。那男子正在遠遠的望着瓊島白塔上一抹斜照。梁寒山在遠處也正要着他們，及至走近，連忙就偏着頭過去了。那女孩子低了頭却是未曾看到。走過來了許多路，賈叔遙笑道：這真豈有此理。人家沒有什麼爲難之處，你倒先害起臊來。梁寒山道：你有所不知，其中有一位，是我認得的，我怕人家難爲情，所以我搶着走開。賈叔遙道：現在的女子，真比男子要懂事多少倍。剛才那位小姐，也不過十五歲罷了，就和一個中年男子在這裏情話了。但是我覺得有點不平等，不知那位小姐是用意何在？梁寒山笑道：我覺得你的話，對於兩性問題，有點不澈底。你要知道，女子所以情竇早開，是因爲年輕的男子去引誘她。若是同她年紀相等的男子，手段實力，都沒有引誘的資格，怎麼樣能夠結合起來呢？你因爲看到最年輕的女子和年輕的男子在一處，以爲女子比男子懂事多少倍，其實那正相反，正因爲她不懂事，才有這不平等結合呢。我看世界上的女子，可以分作四種。一種爲金錢而犧牲。一種爲虛榮而犧牲。一種也不爲金錢，也不爲虛榮，却是爲男子手段所籠罩。此外，不過有極少數的女子，是能照着她自己的意思談戀愛罷了。賈叔遙搖了搖頭道：你還算不懂得，只有一二兩項是對的。這因爲人生在世，都無非是求名求利，女子若沒有職業，自然把身子去換金錢。女子若沒有技能，在社會上沒有地位，所以又把身子去換虛榮。此外你所舉的第三種，無論男子什麼手段，不外乎名與利，中

了男子的手段，他就是爲名爲利。又你舉的第四種，說她可以照自己的意思去戀愛。她又有什麼意思呢？無非是求名與求利，所以你說的四種人，其時是兩種人。梁寒山道：不然吧？社會上有許多女子花錢和戲子談戀愛的。又有許多小姐，跟着僕人偷跑的。這是爲名爲利麼？這一反问，把賈叔遙逼得無可再駁了，便笑道：那也是有的，不過是例外。梁寒山道：例外只有一個，兩個例外，就應該算是一種。據我個人的經驗來談，大概女子們第一需要的是金錢。第二需要的是虛榮。若是有了以上兩項的一項，再要一項，比平常人自然又容易一點。那末，她們對於戀愛上可以純潔一點了。設若以上兩項，一樣都沒有，就不容易上愛惜之路的。賈叔遙笑道：我們兩人，今天在這沒有人的北海，儘量的侮辱女性。設若在什麼交際公開地方，說了這些話，你猜會怎麼樣？恐怕有人報告到女子聯合會去，要我們的好看吧？梁寒山道：我不過是一種理論，多少還說有談愛情的女子。可是你到一針見血，說定了女子無非爲着金錢和虛榮哩。不過你說的話，我到又可以原諒你，因爲你是受過一種激刺的，說這話，正是一種反響。賈叔遙更不說什麼了，依然是微笑說着話，走路就不嫌遠，不知不覺就由東岸走到了北岸。賈叔遙記着辭愛青的話，她如和飛霞都在這裏，所以老遠的，就在路兩頭張望，看看可有她兩個人。可是一直將五龍亭五個亭子都走過去了，兩個人之中，一個人也不會看見。心想她或者是有事在南岸耽誤了，這時還未曾來到北岸，便和梁寒山道：現在時候尙早，你我不必就坐下來喝茶，還是由這裏走

回去溜達溜達？這地方走道，很有意思，我們還是走一走。梁寒山道：由這邊老遠的走了來，你還覺得沒有走夠嗎？賈叔遙笑道：這好的路，多走一回，又何妨呢？梁寒山並不知其命意所在，以爲他果然愛水邊樹陰下的路，也就偉轉身慢慢和他走了回去。把一道北岸，走盡了頭，就站着不動，背了手站在樹下望着一湖水景，不覺出了神，梁寒山道：我們還是走到五龍亭去找個座位罷。賈叔遙點了點頭道：也只好如此。梁寒山道：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？好像很有些無可奈何似的。賈叔遙覺得自己言語出口失於檢點便吞了一吞。於是二人，依然走到五龍亭，找着橋頭上放的一副座位坐了，這裏倒是東南西北，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看見。賈叔遙在這兒坐了許久，那裏會見醉愛青金飛霞的蹤影，因見太陽更是西沉了，便道：我要回去了，你怎麼樣？梁寒山道：來一趟不容易，怎麼不多坐一會？賈叔遙道：也坐得時候不少了。而且我想起了一件事，我想回去一趟。梁寒山見他有些坐立不安的樣子，他不願在這裏久坐，當然有他的原故，也不攔阻他，便道：你既有事，請便，我還在這裏坐一會。賈叔遙道：一個人不嫌寂寞嗎？梁寒山道：我一個人出來玩很是常事。我覺得一個人玩，也有一個人玩的好處。賈叔遙不覺得邀了人家同來，不和人家同走，是對不住人。既是他這樣說，倒不必客氣，就先走了。梁寒山坐在一彎石橋上，喝過了一壺茶，呆呆的望了那一片湖光，猛然間一想，這又何必一定坐在這裏，沿着岸，走一會坐一會，不比較有趣些嗎？於是付了茶資，沿岸而行。由北岸又走到東岸，臨水一個石

碼頭上。只見聚着一叢男女，也有坐的，也有站的，也有拿了小照相機子，左一比右一比的。嘻嘻哈哈，老遠就聽到他們的笑語風生。看那樣子，分明是一羣男女同學。梁寒山一想，現在的大學生，比五年前的大學生，真是安慰得多了。燕侶鶯儔，儘正堂堂的聯合起來，這樣一開放，給人間添了多少的有情眷屬。不過據自己所知道的，自從社交公開以後，不免有許多男子的戀慕，上了人家的欺騙。就像這一羣人中，大家都是那樣快樂。果然能結爲圓滿婚姻的，當然是有。但是誰能保證個個如此？心裏這樣想着，身邊有一張露椅，就挨身坐下，遠遠的且看那些人找些什麼樂趣，坐了許久，看那些人，雖然是彼此聚在一處，然而隱隱之中，似乎總有一個男子依着一個固定的女子，這裏評自然分出親疏界限來。離着這般人，約莫有一二丈路，那裏也有一張露椅。椅上有個女郎，側身而坐，手上拿了一柄七寸小扇子，有時招了兩招，有時又將扇子放到鼻子下，掩了嘴唇。梁寒山看那女郎不是別人，正是張梅仙。她居然和這些人在一處，却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。因爲每次信札往還，她都表示願離羣獨處，避開無味的應酬的。不過她雖然和那些人在一處，究竟有些不同，却沒有和那些人一樣，跳躍嘻笑。心想且不要驚動她，看她究竟如何。於是轉過身子去，只是斜着看了這邊。約莫有半個鐘頭，那一羣人，也不知有了什麼新決議，大家哄的一陣，就向前面走了。張梅仙却是坐在露椅上，有點不大願走的樣子，慢慢的站了起來，手扶着椅子靠背，却沉吟了一會子。看那情形，却似乎不贊成那些所舉行的什

麼遊藝。她正如此沉吟着，過來兩個女郎，帶說帶笑，拉着她就走，於是她也笑着跟他們去了。梁寒山遠望着這些人已經去遠了，便走到石碼頭上來。見這石頭上散着幾張粉紙，和兩三截煙捲頭，紅紅綠綠的，倒散了不少的小黑芹。仔細看時，乃是包口香糖陳皮梅的紙，蹲着身子檢着那些小紙片，不由得笑了起來，就轉身坐到露椅上，望了那草地出神。一低頭，這露椅下，是一片浮沙，一路印着好幾個脚印。這印子即不像平常人的脚印，那樣肥大，只後面和前面，印得顯明，中間却是迷糊的。尤其是後面半截，印到浮沙裏去很深。分明是女子高跟鞋，留下的印子。剛才張梅仙坐在這裏很久，後來又有那兩個女郎挽她去。這一羣脚印，無非此三人了。這些脚印子很是雜亂交錯，究竟那個印是那個人留下的，却沒有法子去分別。看了一眼脚印，便想到自己坐的這張露椅上，剛才豈不是張梅仙在這裏坐下的嗎？這上面並沒有留什麼痕跡就不如這一片浮沙，能留下許多芳跡，給人賞鑒。比較是沒有趣了。可是想到露椅，它倒是個飽有情場閱歷的人。這個時候，伴着我一個孤獨者，對於我這孤獨者：寂寞無聊，只管賞鑒人的脚印，一定好笑。將來我去了，天色黑了，電燈暗處，或者有一對青年男女到這裏攜手談心。他們所談的話，是不便有第三者來聽的。他們說話時候的一種態度，也許更不便有第三者來看見的。可是無論如何藏躲，瞞不了這張露椅。那個時候，不知道露椅對了他們，有什麼感想？露椅有知，恐怕是最難堪的時候吧？前兩天，我看到了一段社會新聞，有個少年，因為失戀，在北海一張露椅

上留下遺書，跳水死了。不知道就可是這張露椅？若果是這張露椅，我想那個自殺的少年，一定和他的戀人，於夜間人靜，月暗花陰的時候，也在這裏綿綿情話過。所以自殺的日子，還是在這張露椅邊下。這張露椅，總算給了一個莫大的刺激。露椅有知，對於這件事，又當怎樣難過呢？我想北海公園樹陰下這些露椅，對於這件事，在一個夏季，真不知道要經過多少。它若是個人，現身說法把這件事說出來，一定是可歌可泣的。他由這裏一想，更覺得這件事又趣又玄。設若將這張露椅，編成一章寓言短篇小說，說他所親身目觀的事情，那末，這一篇小說，至少可以讓一部份青年男女聽了，覺得有點正中心病。露椅若有知，對於我現在這種感想，一定要抱無限的同情……正在這樣想着。忽覺靠露椅上的手胳膊有點兒顫動，彷彿就是這張露椅顯起靈來了，這倒不由得嚇了一跳。急忙閃了一邊看時，原來是朋友王佐才站在椅子邊，搖着自己的手呢。因笑道：你也是一個人？王佐道：不，今天殷先生在濠濮間開講學會，已經散過了，我在這裏散步。梁寒山道：那個殷先生？講什麼學？王佐才道：就是殷積之先生。梁寒山昂頭想了一想，笑道：就是現在的財政廳長殷家謨罷？我記得他是號寄枝呢？王佐才道：對了，就是殷先生。他今天講的是大戰後的世界文學。梁寒山道：他一個經濟家，怎麼倒講起文學來了？王佐才道：殷先生是無書不讀的人，尤其對於世界有關係的大問題，他肯下心思去研究。這事且不討論，你一個人在這裏作什麼？說着話時，梁寒山已經慢慢的走到水邊下，背了兩手，看着湖水。只見

水草裏面，藏着一羣游魚，露着黑背，游來游去。小的魚，有兩三寸長，大的魚，竟有長到尺多的。梁寒山見魚如此之大，又如此之近，便不由得看出了神。只管看去。王佐才走上前，執着他的手道：你看什麼？看得這樣入神？梁寒山道：你看水裏的魚，看得清清楚楚，多麼有意思？我們手上若有捕魚的東西，這一下，不就可以捕到許多魚嗎？王佐才道：古人說：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。你現在站着呆望，你還是你，魚還是魚，不是一着好計劃。梁寒山道：你這話果然是有理。但是我又有我的思想，臨淵雖是羨魚，却不一定要得着魚。這種羨而不得的趣味，長夠人想一輩子的。王佐才道：我很蠢，你說的這話，我一時却解不開。你詳細細細把這種理由，說給我聽一聽看……呵！般先生來了。說着，他也不理會梁寒山，轉過身一直向樹陰底下大道上面去。梁寒山看時，那樹陰下面，果然有一大羣人，簇擁着一個略有鬍子穿長袍馬褂的人，在一處走。遠遠的看着，和幾家照相館門口掛的相片，有些像，那正是財政總長般家謨了。只見王佐才如蒼蠅趕血一般，撲上前去，老遠的就對了他一鞠躬，鞠躬之後，他退了一步，垂着兩手，站了個挺直。遠遠的看着那神情，分明是站着回稟什麼話，然後讓般家謨走過去，就在他後面緊緊的跟着。梁寒山看到，搖了一搖頭，也就不去看他了。由水邊走過來，復坐到那露椅上，只一低頭，又看到了張梅仙她們留下的脚印，不過許多脚印之外，却又添了一行大些的印子。這脚印不是別處來的，正是自己的脚印，却有幾處，和人家的脚印相混了。他想着，這樣看來

，一個人還不如一個脚印的豔福，就是這個印子，他還比我強，能夠和那脚印成一個團體。可是這話又說回來了，剛才王佐才說的，臨淵羨魚，不如退而結網，我呆呆的只管看着些脚印，由今天看到明天，看過今年，再由今年又看過這一輩子，那又有何用處？還不像剛才水邊看魚一樣，只是空看嗎？一個人坐在露椅上，將手靠椅背，只管向地下出神。這樣耽誤時間，自己延誤到了什麼時候，自己也不知道。只是眼前的湖光，由金黃色漸漸轉爲暗淡。望那水的對岸時，已是紅日西沉，只剩一片帶紫色的雲彩。糊裏糊塗在這裏一坐，也不知如何，就坐到這黃昏時候了。站起來，撲了撲身上的灰塵，於是背了手在那槐陰大道下，一步一步的走着。水邊已都是那樣暮色蒼茫，在這濃密的槐陰下，更是黑暗了。在那電燈距離稍遠，擺着露椅的地方，只見一對一對人影，在那兒一閃一閃，同時，也就唧唧噥噥發出一種可辨不可辨的聲音來。心想這地方擺着露椅，總也算是大行方便的事。若是沒有露椅，大家豈不要站着說話嗎？人都是這樣，在他用不着愛情，或者沒有施愛的機會的時候，就覺得這種名勝地方，有了幽會的人兒，就成了桑間濮上，未免點污了好風景。等到自己有必要的時候，還要嫌這裏不十分僻靜，依然有人來往呢。一個人靜悄悄的走過了這一條綠陰大道，將要過一道長橋的時候。只見一羣男女，由對面大道上而來，也是要由這橋上過去。頭裏幾個人，都是女子，第一個便是剛才看見的張梅仙。心裏忽然一想，她向來是表示不屑與衆人爲伍的，今天她却和這些人在一處嘻笑無度，未免與她的所

說不符。若是和她招呼，她心裏先會覺得不能受用，事後又必定要想法子來解釋，豈不是給人家大大的一種不快。因此連忙向後一縮，縮到一株石榴花後去。這裏正有一張小露椅，於是背着去路坐下，讓她們那班人走過去。停了一會，猜着那些人走了，這才起身走出來。不料走到橋上，正碰着張梅仙一路看了過來，似乎是尋找什麼。這道橋中間，是無可躲閃的，不能見了面還不理會人家。便道：張女士，一個人嗎？張梅仙抬頭笑道：梁先生才出來嗎？我不是一個人，有一大班男女朋友哩。梁寒山點了一下頭，呵了一聲。張梅仙道：今年到北海來還是第三次。不然這第三次還不知要展到那一天的。無如我們有幾位同鄉今天太高興，約了來划船，我不能十分拒絕他們。來了人多船少，船又沒有划，只是在這裏胡跑一陣我真有些倦了。剛才都要出大門了，我發覺丟了一條手絹。這也不知丟在那裏，我只好亂找一陣。找到這裏還沒有，我也就不必找了。梁寒山心想，我又不曾問她這些，他何以一見面就說了這一大套，因笑道：這樣的天色，在這種大地方，要找一條小小的手絹。豈不是一樁難事？張梅仙笑道：所以到了這裏，我就知難而退了。梁寒山也微笑說道：這句話倒用得恰當，張女士一定善於製燈虎，因為用現成的句子，俯拾即是。張梅仙道：梁先生倒是善善從長，不肯埋沒別人的好處，於是人家隨便一句話，梁先生也誇獎起來了。梁寒山笑道：既然善善從長，當然一字一句，都可以誇獎了。張梅仙又笑了，一時却找不着可答覆的話，只將手上扇子撫弄，斜靠橋邊的石欄干。梁寒山道：張女士

的同伴呢？張梅仙道：是啊！他們坐在橋那邊等我呢。說畢，她就說聲再見，匆匆的走過橋去了。她一過去，梁寒山又不覺大悔起來。剛才她走回來，似乎就是爲了要解釋一番。解釋之後，或者她還有別的話要說，也未可知，所以她靠了這石欄干，若有所思。我一說她的同伴，倒好像是催促她走的意思，她就不得不走了。這種辦法，似乎也是焚琴煮鶴一流的事情，很是殺風景。她之說同伴在橋邊等着，分明是一句敷衍的話，豈有她在這裏慢慢閒談，讓一大羣同遊之人遠遠等着的。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對，可是事情已經做錯了，又沒法子挽回，只是背了兩手，在橋上走來走去。不料走了兩次，却在電燈光下，發現橋板上有一塊手絹。他連忙一彎腰，將手絹拾起來，恰是一條英綠色兩角繡花小方巾，還不等仔細看着，已是香氣襲人。在這香上，似乎覺得和張梅仙衣衫上那種香氣，無大差別。那末，這一條手絹，一定就是她的了。將手絹玩弄了一回，心想她原來是來找手絹的，不料由此倒失了一條手絹了。這個我給她保留，明日用信給她寄回去罷。可是轉身一想，依然不妙，因爲她來找手絹的時候，讓人家知難而退。人家不找了，又寄回人家。好像當時想把人家的手絹吞下，過後又追悔似的，倒不如實行吞沒下來倒無所謂了。自己已經算了一會子，還是不能決定，且將手絹揣在袋裏，就趁着一點月色，走出了大門，只挑那冷靜的街巷，步月而還。他所走的，正是府左街，長長的一條半彎的街，街邊稀稀落落的有些綠樹，這邊樹下，一道紅牆，那一邊樹下，全是閉了門的人家，一條很寬的馬路上，鋪着那

水也似的月色，越顯得這兩邊其寂寞的地域了。走着路，忽然有人劈胸一把將他抓住，笑道：你往那裏走？他突然被人抓住，倒吃了一驚。抬頭看時，却是新聞界的朋友高樂天。因笑道：你這人太冒失，幸而這是路邊下，你將我嚇一跳，也沒有什麼關係。設若你在路正中，也是如此，我以為是撞上了汽車，真會大叫起來。高樂天道：不是我存心嚇你，因為我看見你儘管低着頭，好像是在想什麼呢？難道你走路都不肯閒着，所以臨時起念，要嚇你一下。梁寒山笑道：我因為月色很好，只管走着，玩味這景致，其實也說不出想什麼。高樂天道：我也是出來踏月的，這倒不謀而合了。既然有了伴，我們找一個地方去銷磨這上半夜，你同意不同意呢？梁寒山笑道：今天倒沒事，可是逛簾子不來。高樂天道：那爲什麼？難道你就沒有走過這一條路嗎？梁寒山道：先是走過。可是我在這裏面，現在沒有人，我也不願陪考。高樂天道：近乎此的，去不去呢？梁寒山道：那些鬼鬼崇崇的地方，是違警的，我更不要去。高樂天笑道：你以為是那裏，什麼違警不違警。我是邀你上落子館聽大鼓書去。梁寒山道：這個我倒同意，不過你有點擬於不偷了，於是二人就雇了車子，向太平園落子館來。依着梁寒山，找個散座的坐位，聽聽說相聲的，說兩個笑話，可以了。可是高樂天一進門，這裏的夥計，早有兩個滿臉是笑的走上前來對他又點頭又鞠躬道：您才來？二號還空着呢。高樂天哼了一聲，也不加什可否，就和一否走進去，直奔台口的包廂。梁寒山既是陪他來的，也不能推却，就跟着後面，一路到包廂裏來。這包廂

誰然擺着四個小方凳，但是只走進兩個人也就無週轉之地了。這包廂的橫欄，離着台口也不過一二尺，就是台上入耳話，包廂裏也聽得清清楚楚。兩人剛一坐下來，夥計們早把茶壺瓜子碟水菓碟，擺了一橫欄板。梁寒山輕輕的笑着對高樂天道：原來你在這裏有這樣深的資格，以前我未免把你小看了，當然不能無目的，你是捧誰的？高樂天笑道：到這來的人，無非都是臨時取個樂兒，這個樂兒，不捧是不成的。梁寒山道：你先用解釋，我對這事極諒解的。我只問你捧的是誰？高樂天道：你不要問，過了一會兒，你就知道了。梁寒山因他如此說，用就不再問，只是等着。先是一班唱蓮花落和說相聲唱雙簧過去的了，隨着就是女子大鼓書上場。就在這個時候進來兩三個人，其中有一個中年漢子，頭髮梳得溜光，像烏油緞子一般。走過人面前，便有一種香氣，撲的鼻端。他穿着一件綠嗶嘰長衫，走起來有一種飄飄然的興致。他由高樂天的二號包廂前搶了過去，就在隔壁的一個包廂站着。他伸手將頭上的帽子取下，就向站在旁邊的茶房手上一拋，然後兩手一捲長衫的底擺，向前面一抄，向一張靠背椅子上坐下人向後一仰，昂着頭問茶房道：貴仙來沒有來？茶房將一個熱手巾把子彎着腰，雙手遞了過去，笑道：她來了。那人接着手巾，只將手擦了一擦，然後一反手將手巾向茶房扔去。在那克羅克斯的眼鏡裏，瞪了眼望着茶房道：既是來了，爲什麼瞧不見人？茶房一努嘴笑道：你瞧，她不是在簾子底下望着你嗎？於是那人和同來的兩個人，都樂了。梁寒山見那人一種狂放不羈的樣子，倒好像是個公子哥兒

，只因相隔太近，只對他望望，却不曾問高樂天。高樂天這時却和那人搭話了。笑問道：今天什麼這就誤了？可來的不早。那人道：不要把起，一下午有三個應酬，那裏忙得開來，最後一餐飯，我只吃了涼碟子就走了。他說着一口揚州話，說起來，揚着臉，有一種得意的樣子。梁寒山看到，很有幾分不樂意，然而各坐各的包廂，各聽各的曲子，誰用不能干涉誰。正是這樣想着，高樂天却中來介紹，這才知道這位林一心先生。他是在這裏捧一個唱大鼓書的劉貴仙，每日必來，至少是一個包廂，有時還要兩個三個的。這天他只帶兩個朋友來，沒法子鋪張，坐一個包廂就算了。過了一會，他所捧的大鼓娘上台了。早有一個照應台面的，拿了一把扇子，走到包廂口，將扇子輕輕一展，露出了三四折，然後彎着腰低聲向林一心道：三爺今天要聽什麼？林一心反着巴掌，向外一揮，皺了眉道：我今天沒有功夫多明。隨她便，唱兩個就行了。那人連點着頭，連着答應兩聲是，然後就離開了。梁寒山看台上那個女子，約莫有二十歲附近，穿了一件極長的蔥綠色綢旗衫，前面長髮，梳了個歪桃兒，配着一臉的胭脂粉。雖然還有幾分姿色，却是有點近於俗。看她那樣子，將臉綳緊緊的，站在那裏唱，可是林一心就像中了魔一般，台上唱一句，就叫一句好。眼他來的那兩個朋友也有一陣的附和着。梁寒山雖然覺得討厭，但是大家花錢，大家聽曲子，叫好鼓掌，也是人家的自由，誰又能干涉誰？因此只冷眼看着他，也不說什麼。一直等劉貴仙把這隻曲子唱完了，換了別個上台來唱，他才停止了不叫好，梁寒山以爲這可以

聽上幾句了，偏是隔壁包廂裏也有兩個大個兒，將兩隻大巴掌高抬過額，像大龍蝦伸出兩個鉗子一般，在空中搖動着，只管一張一合。那嗓子比林一心更大了，破鑼似的，呵哇呵哇的叫着好。梁寒山覺得這落子館的風味，實在大不如戲館子那樣的環境，這裏不講聽，只講鬧。聽過兩個鼓姬，不能再聽了，就對高樂天道：真對不住，我頭痛得厲害，我要回去睡覺，只得先走一步了。說着，就要向外走。高樂天要想留他，看他兩道眉毛幾乎皺到一處，已是十分不堪。這還要留他，未免有點不近人情了。便道：明天我請你先農壇去喝茶罷，那裏比較清靜。梁寒山正在要走，隨口答應了一聲，也就走開回家了。



本
定
價
0.50

4

五和書社

上海市虹口區
五和書社
地址：江西北路塘沽路口